EVA Fanfiction

福音同人

第 2 辑





声明：

本合集中作品由网络资源整理，整理者不具有Evangelion相关版权，如果原作者及相关版权方提出建议，整理者愿意对本合集中相应内容进行修改、增补、删除

Die besten Wuensche

2021.1

目录

圣诞前夜，下雪的那一天

作者：土根儿

“喂，东治，今天是 12 月 24 日了。”

“恩啊，是啊，12 月 24 日……”东治百无聊赖的把小指头插进鼻孔掏了掏，酸溜溜的说道：“和我们无关的日子。”

今天是 12 月 24 日……

教室的门打开，真嗣和明日香一前一后走了进来，还没坐定，真嗣不禁打了个寒碜。

东治和相田四道尖锐的目光都聚集在自己身上。

“感情真好啊……”

“恩啊，天天都这样一起上学。”东治故意把“一起上学”四个字念得又酸又长，引得教室里的其他几个男生一同转过头来。众目睽睽之下，真嗣只觉得满身不自在，赶紧慌张的辩解道：“我，我们是一起寄住在美里小姐家里而已啊！有什么办法！”

“啧啧啧，同一屋檐下呀。”相田早有准备的接了一句，教室里顿时口哨声四起。真嗣满脸通红的瞄了瞄明日香，后者只是把书包往椅子上一丢，拨了拨那头火红的长发，满不在乎的在座位上坐了下来。

眼见明日香不屑的态度，东治有点自讨没趣，但他依然不折不挠的继续挖苦真嗣：“看来连物流也无话可说啊~是吧？英俊潇洒的真嗣同学~”

真嗣有点懊恼的瞪了他一眼，但没待开口，班长洞木走了进来。

“那个……铃原同学……能过来一下吗？”

“啊……哦哦……”态度瞬间一百八十度转弯的铃原乖乖的跟着班长走了出去，3 分钟后又走了回来，用一种不大好意思的口气说道：“要我晚上 8 点在校门口等她……？女人真麻烦……”

还没说完，东治被四处飞来的铅笔橡皮埋没了……

***

第三新东京 NERV 支部内

几个常驻职员正在聊天，节日的气氛下大家一扫往日紧张严谨的态度，一些人甚至调皮的在过道上嬉闹起来。

“这种时候要是使徒来袭，那可真会出事啊~”日向伸了个懒腰，对边上的青叶和伊吹说道。

“使徒大概也不会这么自讨没趣吧？”伊吹笑了笑，脸上洋溢着一片春光：“今天可是

12 月 24 日哦~”

“伊吹，你晚上该不会有约会吧？”青叶显得有点惊奇。

“没有呀，只是大学同学要一起聚会。”

“大学同学的聚会么？”冷不防律子已经走到身后：“就我所知晚上还有另外两个‘大学同学’会一起聚会吧，私底下。”

“哦？”伊吹有点不知所措的看着律子，边上的日向已经低下了脑袋开始唉声叹气。

“律子，你不觉得你是个很爱多管闲事的老太婆么。”旁边趴在桌上的美里的声音果然响了起来：“我和那家伙早就没关系了！”

“是么。”律子用一种不以为然的平和口气回答道：“老太婆就不要提了吧……”

“哼！无论当时！当时因年幼无知而和那种东西交往始终是我这一生最大的错误！”

“哦哈？太无情了吧？那种东西？”一道颇富有磁性的男中音响起。

眼见加持在操作室的门口出现，美里的脸瞬间垮了下来……

“樱叶，晚上在市中心广场的喷水池边见哦。”

“恩~哲夫。”（恶搞一下，P2 见谅）

看着美里和加持，再听到边上的一对小情侣的对白，日向越发垂头丧气把头埋到一边。

“算啦，还有来年……”青叶拍了拍日向的背

“喂，即使是节日，你们也该认真工作呀。”副司令冬月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冒了出来：“现在是全人类面临着重大生死抉择的关键时期，你们肩负的可是挽救人类的使命，更何况司令现在出差……”

“副司令……你完全没有说服力啊……”美里嘟着嘴指了指冬月手里的一袋烤白薯……

***

“叮咚叮咚~~~~~~”伴随着下课铃的响起，2 年 A 班的全部同学要么兴致勃勃要么死气沉沉的的离开了教室，忙着晚上各自的安排。真嗣本想和哭丧着脸的相田一起回家顺便安慰安慰他，却被明日香死缠住了。

“喂，真嗣，晚上有空吗？”明日香依然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

“啊，晚上……或许有吧。怎么了？”

“闲着没事的话就陪我去逛逛街吧？怎么样？”

“为……为什么？”真嗣有点受宠若惊。

“唉~~有什么办法。加持先生总说他忙啊忙啊的，小光又说晚上有事。啧啧……什么事嘛，分明就是要去找那个热血白痴啊！喂！还是说要你陪我你有意见么！？”明日香越说越火，把整张脸都贴到真嗣鼻子前面，搞得真嗣满脸通红起来。

“知道了知道了啦……我陪你就是了……”

明日香对着真嗣一顿发号司令般的牢骚之后，背着书包头也不回的走出了教室，真嗣只得苦笑着叹了口气。这时，迎着夕阳西下的最后一点余光，真嗣才注意到靠窗的那排最后一

张桌子的主人正在看着自己。

“绫波，还没回去么？”

“恩。”

“那个……刚才你都看到了？”

“恩。”

“物流总是这么霸道，呵呵……对了，绫波， 今天是12月24日呢。”

“恩……”绫波似乎有什么心事般看着真嗣，这反而让真嗣有种心虚的感觉。

“绫波，不然我们三个晚上一起出去吧？平时我们除了训练很少能有机会三个人在一起呢。”

绫波转过身去看了看窗外，然后微微点了点头。

***

“唉~~~~~完全没有圣诞节的感觉啊！都不下雪！”明日香嘟着嘴巴一个人走在最前面：“而且还要陪着你们两个！一个天下无敌大白痴，一个根本就是木头！”

看来她对绫波也在一起感到相当不满。真嗣无奈的笑笑：“因为第二次冲击的影响，现在全日本的气候……”

“白痴真嗣！已经够没气氛了你还来杀风景啊！别再跟我说什么为什么日本不下雪了！”明日香豪不客气的往真嗣脑门上砸了一拳：“唉~~要是能和加持先生在一起该有多好……”

“虽然如此，但今天相比以往也显得很冷啊，搞不好真的会下雪哦。”真嗣搓了搓手掌，尽量装出很开心的声音说道：“早知道就戴手套来。”

明日香一点也不客气的指着真嗣的鼻子骂了起来：“白痴！你说这种天会下雪的话！就跟我说会在下一个拐角碰上加持先生般属于天方夜谈！”

“哎呀……好熟悉的声音……”伴随着明日香的话音落下，加持的声音在街角响起……

看着明日香一个眼睛瞪得跟两个大一般，连绫波也有点忍禁不住的轻轻笑了起来。

“加持先生，你怎么会在这里？”瞬间变身乖乖女的明日香轻轻挽住加持的手开始撒娇起来，虽然早已知道物流有这套绝技，真嗣还是有种作呕感。

“呵，因为这位女士担心圣诞前夜会太过寂寞，所以我只好担当起保驾的任务啦。”加持笑着指了指身后，顺着加持的指示看去，明日香的脸顿时铁青起来。

“呜啊！为什么加持先生会和美里在一起！”高八度的声音再次响起，真嗣受不了再听那叽里呱啦的牢骚声，只得闪到一边。

“绫波。”真嗣轻轻唤了一声绫波，后者正在注视着路边嬉闹着的孩子们。

真嗣陪着她看了一会，不禁说道：“真羡慕他们……”

“恩？”

“他们有自己的父母，有安详的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不用驾驶EVA，不用和使徒战斗。”真嗣指了指孩子们。

“碇，我们也有家呀。”绫波轻声说道

“哦？”

“只要大家都在一起，我们不也一样有家吗？”

“……恩。”

明日香还在那里朝着两个大人唠叨着，一片片白色结晶缓缓从天上飘了下来……

“哎呀！真难得，日本也会下雪呢！”加持半感叹半转移话题般的对明日香说道。

美里也用手承起一片未化的雪花，用一种且惊喜且落寞的声音说道：“是啊，上一次看到是 15 年前了。”

物流呆呆的伫立了片刻，转身自嘲的说了一声：“喂，白痴真嗣，真的有天方夜谈这种东西吗？”

“咦！白痴真嗣和优等生呢！？”看到身后已经没了人影的物流瞪着诧异的双眼，加持和美里不禁相视着笑了起来。

“喂！白痴真嗣！还有那个优等生！你们给我出来!!!”

“绫波，我们去那边走走吧。”把物流那高八度的叫嚷声置之脑后的真嗣，拍拍落在肩上的雪片，拉着绫波向第三新东京夜间最繁华的路段走去。

(2003.12.25).

[同人]圣诞前夜，下雪的那一天（二）

“喂，东治，今天又是 12 月 24 日了。”

“恩啊，是啊，12 月 24 日……”东治百无聊赖的把小指头插进鼻孔掏了掏，酸溜溜的说道：“又是和我们无关的日子。”

今天又是 12 月 24 日……

教室的门被无精打采地推开了，真嗣像游魂一样晃了进来。他眼角上的一片淤青吸引了东治和剑介的目光。

“怎么啊~”东治略有些拖沓的关西腔首先响了起来：“今天和以往不大相同耶~”

“出什么事了？”剑介托了托眼镜：“摔倒可不会在这个位置留下淤青的。”

“没什么……被明日香打了。”

真嗣一边将书包丢到桌上一边冷淡的说着，话音未落自己已经被四只手紧紧的勒住了。

“你，你们干什么！？”

转身一看，两个活宝已经泪流满面。

“真嗣！你果然没有背叛我们!!”

“你果然是和我们同一战线!!”

“够了吧你们……”有些无奈的将两人推开，真嗣早已经习惯了这两个损友的举动。

“一大早就这么亲密啦？你们果然是物以类聚。”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进了教室的明日香一边用鄙夷的目光看着站在一起的三人，一边随口说道："今天是 12 月 24 号了呀。你们该不会有那种兴趣吧？"

东治有点扫兴的向身边啐了一口唾沫，用又尖又细的声音嘀咕道："什么嘛，又在摆臭架子了！这个外国女人。"

"铃原同学！"

从身后传来的声音让东治像触电般整个儿从桌子上跳了下来。转身一看，委员长小光站在自己身后，高扬着眉毛瞪着自己。

"什……什么事？"

"你刚才怎么随口吐唾沫？"

"啊，这……"

真嗣和剑介互相对视了一下，暗暗笑了起来。虽然平日里以热血男儿自称，天不怕地不怕的东治，对委员长总是敬畏三分。

而且，两个人私下之间似乎有种无言的默契，不知为什么，真嗣每次看着东治跟小光在一起，就觉得他们的关系并非只是同学那样简单。

"还不快把地板拖干净！？"

"哈哈……哈哈哈……"

眼看着东治在小光的教训下灰溜溜的拿起拖把，终于忍不住大声笑了起来。真嗣和剑介一边嘲讽般的做出一人拧着另一人耳朵的姿势，一边狡黠的看着东治。东治则羞红了脸朝两人大声嚷着："笑什么！混蛋！"结果小光真的边笑边狠狠的拧紧了他的耳朵。

"吵死了……这帮家伙。"明日香有些无精打采的看着那边四人，随后将视线投向了窗外。

（加持先生……）

一想到去年的今天，加持陪着美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便觉得很难咽下胸中恶气。

（什么嘛……美里那个老女人有什么好的。本小姐这么年轻美丽，充满热情，加持先生……今天晚上……）

边想着，脸上浮现出一片绯红。

（烛光晚宴，礼物，初吻……然后……）

"感冒了？"

一个柔和的有些冷漠的声音将明日香浮想中的景象一下子吹到了爪洼国外，"优等生"站在自己身边，红色的双眸正落着自己因陶醉而显得有些滑稽的脸颊上。

在这个班上，明日香最讨厌的人就是这个'自以为是'，'傲慢无礼'，'装模作样'的绫波丽了——虽然同是 EVA 的驾驶员，但她们俩人无论怎样都显得合不来。

一个如火山爆发般风火迅疾，一个如千年冰山般冷漠无情。这是大多数 NERV 成员们

眼中的看法。

“啊~”稍微掩饰了一下自己的狼狈，明日香马上展开了对绫波丽的还击，当然，其实丽根本没有攻击过她……

“优等生今天居然学会了关心人呀？”将前额的刘海稍微扬了扬，“也对哟，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绫波有些疑惑的看着明日香，过了一会，她轻声问道:“特别？”

“怎么？原来你不知道？今天是 12 月 24 日呀，明天就是圣诞节了。哎呀不愧是我们的优等生呀~顾着训练连这种常识都忘记了。”

丽沉默了下来，似乎在回想着什么……

“这可是非常重要的节日哟~每年 12 月……”明日香依旧滔滔不绝的说着，丽却似乎根本没在听。

她把视线转向窗外，虽然气温已经非常低了，不过今年还没下过雪，事实上，由于第三次冲击后地轴扭曲，日本已经很少能再碰上下雪的天气了。现在，早晨的太阳在远处的山坳间放射着冷冷的光辉，市立第二中学外的景色也随之透出一股冷冷的色彩。

她的脸颊上也稍稍泛起了一丝红晕，去年今天的晚上，是和那个人一起度过的吧……

直升机的螺旋桨高速转动着，发出刺耳的鸣叫声。

客舱里，源度依旧摆着一张阴沉的脸，完全没有生气。

“我说你啊……稍微高兴点又有什么关系？明天就是圣诞了呀。”冬月一边品尝着手中的小甜饼，一边无奈的看着司令。

“啊，圣诞啊……”

“你去年出差没赶上，这回总部可该开联欢会了。”

“上次和唯一起度圣诞……已经是哪一年的事了……”

“……”

“啊，到了。人还不少哪。”

看着降落平台上站着的人群，冬月懒散的伸了个懒腰:“居然会来迎接？他们也不大正常了呢。”

源度依旧无精打采的在坐椅上晃着头。这时直升机已经平安降落，螺旋桨卷起的气流将站在前方的葛城美里的长发吹得胡乱拂动。

“辛苦你们了，司令，副司令。”

“啊，还好。这是……”将从京都带回来的土产随手交给走过来的青叶，冬月指了指站在停机坪边的整圈儿的工作人员。

“其实，我们今晚打算就在这里搞派对。”

“是加持的提议。”赤木补充道。

“总部呢？怎么办？”源度有些不满的看着人群，他们大多都带着散漫的表情，有的连

制服都没穿，更有些甚至戴着圣诞帽子。

“啊，使徒不会挑这么特别的日子来袭的啦。”头上歪歪斜斜的罩着一顶圣诞帽，随手搂着有些惊慌失措的伊吹，加持开玩笑似的说着：“圣诞呀，使徒应该也在搞派对了。”

“呜~~~~~~~~~~~~~~~~~~~~~~~~~~~~~~~~~”

似乎故意和他过不去，防空警报的声音突然呜的响了起来。

一时间，停机坪上乱作一团，东倒西歪左冲右突的工作人员们如战场上混乱冲杀的人群般搅在一起，有的高声呐喊，有的抱头鼠串，有的一边将圣诞老人的装束脱下，却不小心绊倒在地。

源度冷漠的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就像看戏一般，冬月无可奈何的摇了摇头……

（在重要节日鸣响防空警报，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过去十多年来的艰辛，这不是惯例了么……怎么还紧张成这样……）

“总之，回总部吧。”

冬月看着眼前尘土飞扬的景致，只好一边叹气，一边随着原度首先离开了停机坪……

“喂！白痴真嗣你过来！”明日香一如既往的高八度嗓音在下课铃声刚落下时便响了起来。

“是，是……”垂头丧气的，真嗣飘到了明日香桌边。

“什么事？”早上被她打到的眼角还在隐隐作痛。

“真嗣，你帮我去约加持先生，让他晚上到X街X町目的XX饭店来。”完全是命令的口吻。

“……”

“有什么意见吗？”

“为什么是我去……”明明知道争辩不会有作用，但真嗣还是习惯性的回了一句。

“有什么办法嘛。”出乎意料的是明日香脸上真的出现了为难的神情：“直接去请她，我总觉得不好意思。而且，虽然我不大理解，不过加持先生和你似乎很谈得来耶~”

（这样啊……）

“而且……”

（而且？）

“去年今天丢下我，带着优等生去溜达了吧！作为赔罪帮我做点事也是应该的！”（她脸上又挂起那副高傲的表情……）

（真倒霉。）

这么想着，真嗣向加持的办公室走去，实际上，今天在他看来真的没什么圣诞将至的气氛。

由于长期作同步率训练，他总觉得近来一段时间身心都非常疲惫，日子只是一天又一天周而复始的过呀过，完全没有什么所谓节日的快感存在吧。

“啊。”

就在路口，不小心和迎面走过来的女生撞了个满怀，刚把对不起说出口，才发现是丽。

“啊……绫波，没事吧。”

“哦，哦……”

（有些脸红，莫非是感冒了？）这么想着，不禁将手放到对方的额头上，就在手指刚贴上去的瞬间，绫波却像触电般闪开了。

（怎么更红了？）

轻轻点了个头，丽就像逃跑一样迅速走开了，真嗣自个儿有些纳闷的站在原地。

当然，暂时是无法理解绫波到底在想些什么的，因为她会有这种反应，实在很稀罕……

夜幕终于降临了……

[呜哦~~~~~~~~~~远处的山坳中传来阵阵狼嚎声]

（加持先生……）

穿上特意准备的美丽洋装，明日香一下车就飞快的向预定好的饭店跑去。

（今年一定要……）

“哇哈哈哈哈！干杯！干杯!”

（一定要……）

“加持！不要灌真嗣喝酒！美里，你怎么也……!”

（一定要…………）

“青叶，来一曲吧！伊吹主唱!”

（一定要………………）

“呜呜呜……冬月先生，你知道……你知道……我对唯……”

（俘获加持先生的心!）

碰的打开包厢的门，明日香瞬间石化了。

原以为，在点着蜡烛的餐桌旁，加持先生用含情脉脉的双眼注视着自己，然而眼前的画面，却是一整群人儿东倒西歪的盘踞在混乱不堪的桌边，一边嘶叫一边手舞足蹈……

加持先生，美里，真嗣，优等生，司令，副司令，赤木博士，还有三个操作员全部在列……

“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明日香早应该想到，加持先生这样开朗的人肯定会把“明日香订了饭店”的事说出去；明日香永远也想不到，今晚一切开销都得由她买单……

“我想……对于同是学生的你来说负担可能很大，如果需要，我可以帮忙出点儿。”真嗣有点尴尬的陪着笑脸说道：“我也有点积蓄啦……”

明日香根本没有力气再对真嗣进行殴打了，她已经像遭受精神攻击般失神落魄的愣在了原地。

“看！下雪了!”

日向首先注意到落地玻璃窗外，夜空中徐徐飘下的白色花瓣，他兴奋的叫了起来。

“今年的圣诞前夜，也下雪了呀！”

“哟呵！好呀，来唱卡啦OK!!”

“美里先来！美里先来！”

“混蛋！这种事当然是我这个当司令的先来了！你们有意见吗？”

“哇~司令醉了！司令醉了！”

“吼！没醉！没醉！我很清醒！啊~~~我的爱~~~一去不复返……”

简直是乱作一团的，原本已经东倒西歪的大家又变得异常兴奋起来，源度一反往日阴沉的形象，居然像酒疯般和部下们闹在了一起。

连真嗣自己都不大相信眼前的大叔就是自己那个冷酷的父亲……

（这样啊……）

（今年的圣诞，也不错呢。）

视线扫向窗外，雪花零零碎碎的飘落着……下雪，去年好象也发生过。

这时，有什么碰到了自己的手，温暖的柔嫩的感觉。

（啊，是丽的手啊……）

转过身来，正注视着自己的丽，脸颊一片绯红。

由于刚才丽也喝了点酒，无法判断这到底是因为感冒还是因为酒醉引起的……（都不是啦！这猪头 ==）

“到外面走走？”没理由的，这么一句话竟然从嘴里冒了出来，真嗣自己也有些不可思议……

（啊，这么说，去年今天也说了类似的话呀……就在最后一行……）

由于雪下得还很稀疏，并没大到足以给街道盖上一层白被的地步，因此脚踏在坚硬的路面上，还是有很实在的感觉。

“去年这个时候，好象也是这样跟绫波走在一起呢……”

“恩。”

抬起头来，仰望着暗色的天空，白色的点状物像要将自己覆盖般飘落而下，一种不同于平日枯燥氛围的冷，却无比实在的快感渐渐莹溢于心。

真嗣伸出手去，一片白色的雪花落在掌心……

端详着，六角型的白色花瓣虽然无比冰冷，却显得美丽而纯洁……然后，渐渐融化了。

“知道吗？”

丽微微抬起头来，凝视着那张平日里默然，现在却显得无比娇媚可爱的脸时，真嗣感到心里充满平静，这种平静有点反常。

“丽，和雪好像哦……”

（没有说话）

“那时候，丽曾经说过想再握一次我的手吧？”（参见漫画单行本）

“那时我就在想，握着丽的手时，丽就显得特别可爱……”

绫波有些不大自然的低下头，不过，身子却紧紧的贴到真嗣身边。真嗣能清楚的看到她围巾上的毛线，感觉到她的气息。

他继续说道：“但是，总觉得这种可爱只能维持那么一会……很快就会像这片雪花一样融化，消失。”

轻轻的将丽搂在自己怀中，他清楚的感觉到丽在颤抖。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因为情感在发生着变化。

在外套下面，在衣服里面，身上，丽有许多长期训练和战斗中留下的伤痕。

“如果那种感觉能持续得更久点的话，如果这些伤痕能消失的话就好了……”

“说不定，我已经喜欢上丽了呢。”

最后一句话，丽没有听道，因为凌晨的钟声在此时轰然敲响了……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贺喜声开始在第三新东京夜晚的街道上沸腾起来，不远处的饭店里，传来 NERV 员工们的欢呼声（包括明日香）。

“圣诞……快乐。”看着夜空中开始绽放开来的礼花，真嗣轻声对身旁的女孩说道。

“恩……”再次露出了甜美的微笑的丽，这次和以前不同，是发自内心的笑。

“圣诞快乐。”

祝大家圣诞快乐

(2004.12.25).

雪の予感

作者：**Quester YMJ**

新世纪エヴァンゲリオン短篇小说
1998 年圣诞节特别纪念作品

「....雪，是怎样的东西呢？」

「像无数轻软的羽毛一般，从空中缓缓飘下的，像棉花般的纯白结晶。即使想仔细看个清楚，放在掌心中的话却会立刻融化成水。」

「这就是雪吗？令人难以亲近的，无比美丽而又冰凉的东西....」

少年像是只说给自己听一般的低语着，虽然映着落日余晖的教室中只剩下他一个人。

「雪....和绫波好像......」

1

「......第二次冲击，超越第一、二次大战的人类史上最大的悲剧。仅仅半年之间，地球失去了将近一半的人口和数百万平方哩的土地，全球气候也为之丕变。干旱、洪水在各地层出不穷，这是第二次冲击使地轴歪曲，地球逸脱了原来的公转轨道所造成的气候剧变。」

衬着满溢教室内的午后蝉声和不断从窗外吹进来的和煦凉风，二年 A 组的学生们不禁有点昏昏欲睡。这倒不是因为这一班的学生特别懒散，而是因为这堂课是常被学生们视为老生常谈的历史课，而这个年纪已近六十的老师又的确有点缺乏讲课技巧。

唯一的好处是，这位有点老糊涂的老师经常讲课脱节而讲到自己的种种往事，那么一节枯燥的历史课便不免变成众所期待的说故事时间。对于从未见过第二次冲击前的世界的这个世代的学生们来说，这些听来真实却又不可思议的事情比什么浪漫神话要更加来得有趣。

「老师！我有问题。」

看到同学们纷纷不支倒下的明日香知道表现一番的时机已至，她不假思索的立刻举手发言。

「啊，惣流同学。你有什么问题呢？」

「根据老师的说明，全世界的气候在第二次冲击之后有了巨大的变化。能不能请老师以日本为例子来说明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明日香知道问些不相干的问题便能轻易的岔开老师的思路，之后再稍加牵引便很容易进入大家盼望的说故事模式，她也可以因此赢得同学们的感谢与崇拜。当然了，真嗣总是将此当成明日香「拯救」全班同学的义举，并没有想到这一层上。

「日本啊....很幸运的日本是个岛国，因此气候剧变所造成的影响并不算太大。相信大家都知道最显著的变化是气温的改变，现在的日本终年常夏，没有明显的四季分别，全年最低气温都在 25 度以上。而在第二次冲击前的日本，不，全世界，都有着明显的四季，特别是冬天时的气温，在日本纬度最北的北海道可以降到零下十几度。」

「哇，零下十几度！」

「老师，那会是怎么样的场景？」

听到这不可思议的话语之后，2 年 A 班的沉静空气顿时沸腾了起来。然而在众多充满好奇的脸庞之中，真嗣却看到了一张对这话恍然不闻的冰冷脸孔。那是用手支着脸颊，静静的看着窗外风景的绫波丽。

「绫波....她老是这样看着窗外，不知道她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不知怎的，相较于有关冬天的话题，这张冰凉的侧脸对真嗣却更具吸引力。他不由自己的痴痴看着丽的脸庞，直到他听见明日香那似是有意要引起他注意的大声发言。

「原来如此，冬天的时候会下雪。那么老师，在第二次冲击之前，有什么和雪有关的节日庆典吗？」

「雪？....」

没有听到刚才讲解的真嗣有一点着恼，不过这情绪随着丽的转过头来而一扫而空，她似乎也注意到明日香的发言了。忽然发现那对红色眸子正望着自己的真嗣顿时满连通红，只好把注意力回到老师的讲解上。

「和雪有关的节日吗....有很多啊。冬至、新年都可以算是属于冬天的节日。不过以前最盛行、最受欢迎的冬天专有的节日，应该就是圣诞节了。」

「圣诞节？那不是基督教的节日，用来庆祝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吗？而且这个节日现在也还有啊。」

心直口快的明日香立刻发出了疑问，虽然她随即察觉到这是有点失礼的问话。

「唔，惣流同学，你說的没错。圣诞节的确是基督教特有的节日，但在第二次冲击前的繁华社会中，圣诞节已经演变成人们互相祝福的共有习俗了。在一年将尽的寒冬之中，大家不分宗教身份，在这个雪花飘落的银色圣夜中举杯共饮，感念又一年平安无事的过去，也在这天寒地冻的冬夜中彼此求取另一份温暖。」

说到这里，年迈的老师脸上露出了温暖的笑容，或许是回想起了往日某个圣诞节的愉快往事吧。

「不只如此，在日本，圣诞节也变成了属于情侣的节日。成双成对的情侣们在圣夜里共进晚餐，然后一起度过这个被祝福的神圣夜晚。在第二次冲击之前的日本，这是十分流行的习俗呢。」

「哇，好棒......」

「原来如此啊。在雪花飞舞的冬夜中和恋人共度一夜....」

「....好罗曼蒂克啊。从来不知道圣诞节有这样的习俗....」

随着这段话，2 年 A 组的女学生们瞬间进入了兴奋的高点，在沸腾的喧闹声中，连身为委员长的光都开始红着脸幻想自己和东治在耶诞夜独处的景象，唯一例外的大概就只有身为

始作俑者的明日香，不知所措的真嗣和其他男生只好保持沉默。

「什么嘛，为了这点事就起劲成这样，女人真是有够无聊的。」

面对这场将双手背在脑后的东治脸上露出了不耐的表情。

「算啦，东治。」在竖立着当掩蔽物的笔记型电脑液晶银幕后面努力做着昨晚买的战车模型的剑介边拆着零件边说着，「女人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嘛。再说你也置身事内，没什么好批评她们的啦。」

「我也置身事内？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那就看看委员长的脸吧？」

听到这话的东治先是一愣，然后转头望了光一眼。恰好光也在此时转过头来偷望东治，不巧四目相投的两人瞬间从头顶红到脚底，连忙别开了眼。

「哪，东治，我说的没错吧？」

「啰、啰唆！安静的做你的模型就好啦!」

脸红如猪肝的东治强做无事貌，但在剑介看来这一点说服力都没有。

「知道啦知道啦。」

「别一副什么事都知道的表情！你这个军事学究!」

「你刚叫我什么？再叫一次看看!」

「哼，你以为我不敢叫吗？你这个....」

『当～当～当～』

幸好忽然响起的下课铃声结束了这场混乱，不然东治这边可能会开辟出第二战场来，从头到尾目睹这一幕的真嗣总算松了一口气。

在例行的起立敬礼之后，老师带着复杂的表情走出了教室。真嗣回想起刚才漏听的有关雪的描述，难忍心中好奇的他终于下了决心，走向明日香的座位。

「嘿，明日香。」

「什么事？」

不知怎的，明日香一看到真嗣走过来，嘴就翘的老高，一副不爽的样子。

「刚才....刚才老师是怎么形容雪的？能不能再说一次给我听？」

「怎么？你没听清楚吗？」

「唔....」

「哼，你顾着看第一适格者的脸，结果什么都没听到啊。第一适格者的脸那么好看吗？可以让你看到听而不闻？」

「我....我没有啊!」

被明日香一语道破其中关节的真嗣立刻面红耳赤。不只是因为在大庭广众面前被明日香如此公然指责，最重要的是丽就坐在不远处，随时可能听到明日香所说的话。

「既然那么喜欢第一适格者，干脆直接去问她算了，何必来问我！笨蛋!」

「可是，绫波那个时候望着窗外，一定和我一样什么也没听到啊!」

「....碇君，想问我什么？」

听到丽的声音在背后响起的真嗣吓了一大跳,她终究还是注意到了明日香那高八度的嗓音。那对红色眸子中看不出有任何感情，只是沉静的望着眼前的真嗣。此刻已经别无选择的他少只好硬着头皮发问。

「绫波，你知道....雪是怎么一个样子吗？」

「....雪？」

垂下眼帘的丽不知是疑惑着为何真嗣会问自己这个问题,还是在思索这这个问题的答案。一会儿之后，她抬起了头来。

「....那是在冬天时才会出现的东西。像无数轻软的羽毛一般，从空中缓缓飘下的，像棉花般的纯白结晶。即使想仔细看个清楚，放在掌心中的话却会立刻融化成水。很冰凉、令人感到舒服的东西。美丽无比却只能存在于一瞬间的东西......」

「咦？」

对于丽的回答感到惊讶的并不只有真嗣。这是比之前老师所说的更具体、更真实的描述,何况从真嗣的「证词」听来，她应该没有听到之前老师的说明才对。

「第一适格者，听你这么讲，好像你真的在哪里亲眼看过雪似的。」

明日香以半信半疑的口气问着。

「嗯。说不定是在哪里见过吧........」

真嗣注意到此刻变得空茫无比的绫波丽的眼神。像是在那深沉的回忆之海中看到了什么漂浮的断片，但在瞬间又立刻被涡卷的潮流冲得无影无踪的困惑与失落。

然而，这眼神也只持续了一会儿而已，那对眸子随即又回复了原本的冰冷与沈静。

「....那么，我回我的座位了。」

望着径自走回自己座位的绫波丽的孤单身影，真嗣感到自己有千言万语想问，却又不知道该问些什么，不知道从何问起。

2

一天的课程平安无事的过去了，不知不觉的又到了放学的时分。

2 年 A 组的学生们三三两两的离开了教室，很快的教室里就剩下没几个人，除了还在打板擦、倒垃圾的今天的值日生之外，就只剩下还在慢吞吞收拾书包的真嗣，和独自坐在窗边沉思着的丽。

因为自己偷看绫波丽一事而大闹别扭的明日香一放学就气冲冲的走了，知道她还在气头上的真嗣也懒得去理她，索性就在教室里待晚一点，免得在路上遇见了徒增尴尬气氛。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通常会在放学后像幽灵般不知不觉间离去的绫波丽，今天居然也留了下来。

自从回答了真嗣有关雪的问题之后，绫波丽就一直是那个样子。她静静的坐在自己靠窗的位子上，用手支着脸颊凝望窗外，直到最后一堂课结束，课堂的内容她大概是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真嗣从那孤独的侧脸上完全看不出她在想些什么，唯一能看到的是她那茫然虚幻的眼神，像是在一片浓雾中寻找着什么般的执着与失落。

两个值日的学生并非没有见到这奇怪的景象，但她们一方面早已习惯了绫波丽的沉默与孤僻，一方面也为现在环绕在她身边的冷冽气氛所慑而不敢出声呼叫。她们完成了最后的洒扫工作后，看到绫波丽依然一动不动的坐在原地，只好无可奈何的走到了也还坐在自己座位上的真嗣身边。

「あのね，碇同学....」

「....あ，は、はい！」

忽然被人出声呼叫的真嗣从一大堆奇异的联想中猛然回过神来，只见眼前是那两个今天

值日的女同学。

「碇同学，我们要回去了。可是绫波同学还坐在那里....」

「是啊。天色就快黑了，不管怎样，让她继续这样一个人待在没有人的教室里总是不太好。所以，能不能....请碇同学去叫她一声？」

「哈？要我去叫她？....」

真嗣对于这突其而来的请求一时有点脑筋转不过来。

「是啊。绫波同学说不定是在想什么很重要的事情，要是我们打扰了她，说不定她会生气的。不过若是碇同学的话，一定没有问题的。」

「是啊，绫波同学她....好像也只有和碇同学你比较要好....」

看到这两个女同学脸上那带些尴尬的表情，真嗣知道她们必定也看到了问问题的那一幕。他倒不怎么在意这件事，然而在他转头看着周身沐浴在夕阳的血色余晖中的绫波丽之后，心中忽然涌现了不知来自何处的决意。

「没关系，就由我在这里陪她一会儿吧，如果天黑了她还不走，我会负责叫她的。你们就先回去好了。」

「啊，那真是太谢谢碇同学了。那么，万事拜托了。」

「那我们先回去了，明天见。」

「明天见了。」

两名女同学的脸上不约而同的露出如获大赦的表情，然后提起书包匆匆离去。

在教室拉门关上的喀拉声响之后，再次笼罩在放学后的沉寂与斜照的晚霞余光之中的 2 年 A 组教室中，就只剩下了这一对少年少女。骤然间意识到这是难有的两人独处机会的真嗣感到胸口一阵狂跳，这是和任何其他人在一起时所不会有的。

顺着映入教室长窗的霞光望去，在红色的夕阳余晖中的绫波丽是那么绝美而神秘。过于白晰的苍白肌肤染上橘红后变得无比娇艳,随晚风微微飘动的淡蓝色短发闪耀着着奇异的光辉，让真嗣联想到天使翅膀上的雪白羽毛。斜照的阳光在她的脸上投下了淡淡的睫影，而在那对血色的眸子中，真嗣似乎看到了什么让自己为之神迷的东西......

那是彷徨于灵魂中的的渴求与迷惘，在那面映着她寂寞侧影的瞳之镜中，真嗣仿佛也看见了自己。

那个渴望被爱,可是又怕被自己所爱的人背叛、伤害,因而逃避一切被爱的机会的自己。

以及眼前这个不知爱与感情为何物,却以全部的生命拥抱那仅有的残缺不全的爱的少女。

....绫波和我是一样的。

真嗣终于了解到，为何自己一直无法将目光从丽的身上移开。是因为她那悄然伫立的孤单背影，因为那将她紧紧绑缚的悲哀宿命，也因为她在某些方面和自己是那么的相似。

从屋岛作战的时候就该知道的，存在于两人之间的并不只是彼此共有的牵绊而已，在互相认识对方不为人知的内面之后，还有一份由此而生的同情与相惜。他还记得在初号机ゲージ中与丽初次相遇的时候，那令他下定决心代替丽出击的来自灵魂深处的悸动。那不是别的东西，是从那一刻起就在冥冥中让两人的一切紧紧交缠在一起的，至深至重的命运的锁链。

自幼一直是孤单一人的真嗣自此终于明了到，与另一个人命运相系的沉重与温暖。即使如此，这却是他所愿意承受的负担，因为自己可以不再是孤单一人....

「沙」

忽然间回眸向他这边望来的丽再次把真嗣吓了一跳，虽然他感到自己的脸颊红得发烫，他这次却没有避开丽的双眸。

「....碇君，まだここにいるの。」

丽那淡漠的表情依旧，然而真嗣感觉到她一向冰凉的目光似乎有了什么改变，在那深邃的红色瞳眸之底....

「呃呃，因为绫波一直坐在座位上不动，所以我....」

「....在这里等我？」

「嗯。毕竟绫波是个女孩子，让你一个人留在没有人的校舍里，我不太放心....」

「........」

什么都没说的丽开始收拾东西。把仅有的几本书放进书包中之后，她唰一声悄然站起。

「....我回去了。」

「啊，等等....天色已经很晚了，我送你回去好吗？」

「......嗯。」

真嗣并没有注意到，在这瞬间从背对着自己的丽的脸上闪过的一抹红晕。

初晚的天空暗得很快，还好两人脚程都还颇快，总算赶在天全黑之前离开了接近一片漆黑的学校。

从地势较高的第一中学校通往第三新东京市的徒步道上，可以看到都市中的高楼大厦纷纷点上了灯火，那繁华热闹的都会气氛，和这只有清冷路灯照亮的丘上公路恰好成强烈对比。

走在丽身旁的真嗣一直想趁这个难得的机会和她说话，然而面对一直沉思不语的她，真嗣也找不到开口的时机，两人就这样默默的在有点沉闷的气氛中并肩往前走着。偶尔有令人舒畅的晚风缓缓吹过，轻拂丽那在夜色中闪闪发亮的蓝银色短发和制服领口的红色缎带，虽

然只是如此的景象，却也让真嗣看得目眩神迷。

不可思议的是，这段平时并不算短的路程此时却过得飞快，明明还走没多久，两人却已经走过了几条大街，在远方的初晚夜空之中，已经可以隐隐看到丽所住的空荡公寓群了。

「....碇君，到这里就好了。」

在离公寓大约还有一百公尺的地方，丽停下了脚步。

「啊，这..没什么。那么我回去了，绫波，晚安。」

「....有关雪的事情，我想了一整天。」

「嗯？」

本来已经准备转身离去的真嗣听到丽这句预期之外的话后，顿时呆在原地。

「雪....我应该没看过的，却又不知道在哪里看过的东西。但是，我的确记得....雪是那么一个样子的。」

「没关系，我相信绫波所说的话，记不得在哪里见过雪也无所谓。只希望，我们将来能有机会一起亲眼看到雪，那一定会是十分愉快的经验。」

「如果，这是碇君的愿望的话....」

忽然抬起头来遥望星空的丽，以旁人几乎听不到的声音低语着。

「....雪会再来临的。在下一个约束的白色的圣夜....在铺满银色的雪的第三新东京....碇君和我会一起看到那满天飘落的雪花。在那一刻......」

「....啊？」

「....那么，晚安。」

留下之前那句谜一般的话语之后，丽头也不回的走向公寓大门，还没有从那句话中回过神来的真嗣只是呆呆的望着她单薄的背影消失在公寓门口的薄暗之中。

3

「ただいま......」

「おかえり～」

拜之前在学校的一番折腾，真嗣回到美里的公寓时已经七点半了。他抱着怯怯的心情踏进了房中，忐忑不安的想着明日香会不会一见面就找他麻烦。美里那半带慵懒的招呼声让他紧张的心情顿时放松了不少，而让他有点惊讶的是，经常在这个时段和美里一起赖在电视机前看爱情ドラマ的明日香竟然不见踪影。

「シンちゃん，今天回来的真晚啊～到那去和女孩子约会啦？」

美里嘴里咬着半截乌贼脚，微带醉意的望着真嗣，她的手里还拿着一罐常喝的啤酒。

「没、没什么啦，只是在学校有一点小事没弄完....」

真嗣并不愿意轻易对美里撒谎，唯独与丽有关的事情例外。不知怎的，他不希望让任何人知道自己和丽之间的种种，为此他宁可刻意对美里隐瞒此事。

「那也就算了，何必和明日香吵成那样子呢？」美里一脸诧异的表情，「明日香一放学回来就气冲冲的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连晚饭都不吃了，一边在房里边吼叫边摔东西。我还以为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呢!」

「不，我只是....和她有点不愉快罢了....」真嗣有点不安的望向明日香的房门，「她没事

吧？现在这么安静....」

「没事，没事。」美里摆了摆手，笑着说:「我刚进去看过了，她只是哭累了之后睡着了而已。我在冰箱里留了她的晚餐，她半夜肚子饿了自然会起来吃的。」

「那就好....」

「真嗣，我知道你也有脾气，不过明日香那个孩子就是这个样子。明天起来后对她和颜悦色一点，可能的话道个小歉，大家言归于好，这样好吗？」

『什么嘛，是她自己要和我吵的，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说....』

虽然真嗣心中多少有点不平，但看到美里那半带恳求的笑容，他心里的怒气也就平息了大半。

「....うん。」

「这才是我听话的乖シンちゃん。」美里用眼角指了指饭厅的桌子。「去把晚餐吃一吃，今天就早点休息吧。俗话说睡得饱的话，心情也会跟着变好哦。」

或许现在什么都不想才是最好的。如此想着的真嗣走向了饭厅，虽然他的心里还一直在想着丽最后那句谜一般的话语。

还有那仿佛已经刻印在他的灵魂深处的，不时浮现在他眼前的丽绝美的孤独侧脸。

「锵!!! -------」

不知从哪里传来的凄厉金属碰撞声让真嗣一跃而起。

那是仿佛不是来自无机体的，像利刃般刺进真嗣的双耳之中的，尖利如惨叫般的高昂声响。然而，令他瞬间睡意全消的不是这声响贯穿双耳的刺痛，而是眼前那前所未见的奇异景

象。

他所看到的是被巨大的红色月亮覆盖着的黑暗夜空,以及映着血红天光而显得一片殷红的银白色大地。耸立在四周的无数白色柱子依稀可以看出它们原来大楼的模样，而从天空不断飘落的纯白羽毛掩盖了它们原本的面目，并为周遭的一切铺上一层银白色的绒毯。

「这里是....第三新东京市？....不，这是....这是......」

他睁大双眼环顾四周，寻找着记忆中这个要塞都市应有的模样，然而这应该是他再熟悉不过的景象，却和他现在所看到的全然不同。眼前的第三新东京仿佛只是失去生气的残破废墟，华美而神圣的银色中充满着令人窒息的死与灭亡的气息。

无声无息的，几片白色的羽毛状物飘落在他仰天而望的脸庞上。从脸颊上传来的是轻柔而冰凉的感触，像是在哪里体验过的感觉，却又像不存在于他记忆中般的陌生。虽然自己应该是第一次见到的，他却认得眼前这像羽毛般的奇异东西。

「雪....这就是雪吗？绫波所说的雪....」

真嗣把右手掌往身旁一撑，想要让自己站起身来，不料右手掌却插进了蓬松的雪堆里。还不习惯在雪地里移动的他翻倒在雪中，手忙脚乱的沾了一身雪之后，这才踉踉跄跄的站了起来。

就在此时，又一下凄厉的金属交击声像吹进他衣襟的寒风般让他全身为之一颤，这次他清楚的听到声音是来自背后。真嗣艰难的把脚从雪堆中拔出，笨拙的在原地转过身之后，他终于看到了那声音的来源。

那是两个浮在空中的纤细人影，他们的手中还握着极长的奇异双叉枪状物。

虽然他们不像是靠伸展在身后的三对翅膀飞翔,但他们的确是飘浮在离地有十几公尺的空中。那三对并不摆动的光梭严格来说也不能说是翅膀，只能说是发出明亮光芒的翼状物罢了，分别映着橘红和蓝白两色光晕的光之翼在夜空中显得无比威严，连巨大的血红色月亮也为之失色。

「这....这是....」

在光之翼的照耀下，真嗣可以轻易的看清楚那两个此刻静止不动的人影的轮廓。拥有橘红色脉状光翼的是个和真嗣年纪相仿的银发少年，他白晰的双腕握着一柄鲜红色的双叉长枪。另一个人影则伸展着蓝白色的半透明光翼，那泛着剔透光芒的翼仿佛是实物而非虚幻的光。一对和那少年一样苍白纤细的手握着一柄式样相同的漆黑长枪，那似乎连映照其上的光都瞬间消失的黑色表面，仿佛已溶在黑暗的夜空之中。

在真嗣仍然张口结舌的瞬间，两个人影忽然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交手。在橘红与冰蓝两色光翼在空中交叉而过的瞬间，两柄长枪再次嘶鸣着那像是来自深渊的恐怖尖嚎。

而在两柄长枪间火光飞散的刹那，真嗣终于看到了那蓝白色光翼的主人的容貌。

飘动的淡蓝色短发，鲜红的血色眸子，紧抿着的樱色薄唇，还有那因为充满杀气而显得格外陌生的苍白脸庞。然而他知道自己没有看错，也不会看错这张脸庞的主人，因为他对这张脸庞是如此的在意与熟悉....

「....绫、绫波？」

虽然他仍不敢完全肯定自己看到的就是丽，他仍情不自禁的喊了她的名字。而几乎就在这同时，伸展着蓝白色光翼的少女似乎也听到了他的呼喊。

「....碇君？」

低头在地上寻找着真嗣身影的她一时忘记了自己还在与敌人交战中，而银发的少年并没有放过这个机会。趁她分神的这一瞬间，鲜红色的长枪猛然从她的身侧刺了过来，回过神来的丽虽然勉强避开了致命的一击，但长枪仍有一端刺进了她的肩头。

「....噫!!」

丽的脸庞因为痛苦而扭曲着。虽然她仍紧紧抓着那柄黑色的长枪，但她已经没有力量反击了。她背后的六枚光翼顿时黯淡了下来，似是失去了支撑力量的身体顺着枪尖向后滑了出去。

当红色的枪尖离开她的肩头时，和那枪一样鲜红的血喷洒在满天的白色雪花之中。像受了伤的鸟儿一般，失去了光之翼的丽从天上落了下来，幸而还有一分力气的她努力支撑着，让自己下落的速度不至过快。

「....绫波!!!」

天空中所发生的一切真嗣全看得清清楚楚。他慌张的丽落下的方向奔去，希望能赶在前面接住她的身子，然而就在丽快要落到雪面上之前，他听到了从上方呼啸而来的一道风声。

一道红色的闪光以石破天惊之势从上空向丽射了过来，在两人都没来得及有所反应前，那鲜红的光贯入了丽的胸膛,并乘势将她钉在地上。当丽落在雪地上所扬起的烟尘消逝之后，真嗣看见了那红色闪光的正体。

穿过丽胸膛的，正是刚才那柄鲜红色的双叉长枪。

「....!!」

真嗣抬头往上望去，只见那个银发少年露出胜利的微笑，正在张开光翼缓缓飞下。他知道那柄长枪必定是他掷下的,趁着丽无力闪避的当口....然而担心丽伤势的他勉强压下满心的恨意，直向躺在地上的丽奔去。

丽就仰天躺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真嗣一个箭步奔到丽身旁，惊见那长枪深深的插在丽的胸口正中，枪身直没到中央的分叉处。看见丽仍在喘息着虽然使他稍微安下了心，但从白色的プラグスーツ上不断涌出的红色鲜血仍使他心惊。

「....绫波！振、振作点!」

「....碇....君......」

眉头紧皱、眼神涣散的丽无力的喘息着，她的全身不时微微抽搐，任谁都看得出她正在忍受着长枪贯胸的极度痛楚。然而在听到真嗣那充满关怀的声音之后，那一直支撑着她忍耐痛苦的绝对的意志忽然间消失无踪，回复成寻常柔弱少女的她再也忍受不了那排山倒海而来的痛苦。

「....あ....い..たい...あ.....」

紧咬着牙关的丽以细不可闻的声音呻吟着，虽然这呻吟声在真嗣听来听来清晰无比。

「绫波！伤口痛吗？我...我该怎么作？」

「....好痛....枪.....啊.....」

「枪？是这支长枪在作祟吗？绫波，我把枪拔起来好吗？」

「....不....你会弄痛自己的....不要碰枪......碇君....啊......」

目睹痛得说不出话的丽，真嗣决定先拔出插在她胸口的红色长枪，至于这会不会危及丽的性命，六神无主的他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心意已决的他伸手握住了分叉处的枪柄，然而当一阵贯穿大脑的痛楚让他禁不住放开枪柄的同时，他看见两手掌心出现了一道被高热烧灼出来的焦痕。

「这....这长枪....」

「你在作什么？胜负已分，她已经输了。不论你怎么作也于事无补。」

真嗣回头望去，说话的是那个外表看来和自己年纪相仿的银发少年，他背后的光翼不知何时已经收了起来。他白晰的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但他话声中的冷酷无情却使真嗣感到一阵寒意，虽然这寒意立即被随之而来的愤恨掩盖了过去。

『那红色长枪竟然热到这种地步，非得赶快把枪拔出来不可，不然绫波会....』

狠很瞪了那个银发少年一眼的真嗣并不为他的言话所动。现在他知道那是一柄灼热无比的枪了，而比起自己的双手，被那柄枪刺穿胸口的丽所承受的痛苦不知道要强上几百倍。心

中再无任何迟疑的他深吸了一口气，紧紧握住了枪柄，然后猛然往上一提。

「....喝啊啊啊啊啊啊！」

再次袭来的剧痛让真嗣的脑中一片空白，他还记得的只剩下执行肢体动作的意志。不断冲击神经的激痛使他忍不住大叫，但他始终没有停下手上的动作。随着枪尖唰的一声被拔了出来，用力过猛的真嗣抓着长枪往后仰倒，意识到长枪已经拔出的他遂将枪身顺势往后一抛，当他砰一声躺在雪地上时，他也听到了长枪落地的钝重声响。

「....成功了！」

真嗣丝毫不顾手上的伤痛，只急着想看丽是否平安无事。虽然慌慌张张爬起身来的他看到丽身上白色プラグスーヅ依旧血迹殷然，然而他所害怕的大量出血并未发生，丽脸上的表情也平缓了许多。

「....绫波！你没事吧！」

「....うん。もう大丈夫....ありがとう，碇君....」

虽然丽的回答有气无力，真嗣的心中满满的是知道自己帮了她的欣慰与喜悦。然而这欣喜的心情却持续不了多久。

「愚昧的 Lilin....你可知道违犯神的意旨是多重的罪？」

是那个银发少年冷漠无情的声音。不知怎的，真嗣忽然觉得这声音和最初相遇时的丽有几分神似，那冰冷的语调并不是代表敌意，而是不知道感情为何物的淡漠。除此之外，还有那对此时方才注意到的红色眸子....

「不要说那种没人听得懂的话，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伤害绫波....啊？」

真嗣转过身来面对着那银发少年。他骤然间发现银发少年的身上未着一缕，虽然对方与自己同性别，一向害臊的真嗣仍然忍不住面红耳赤，然而那银发少年自己于此却毫不为意，仿佛认为赤身露体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般。

「这是她一开始就已经备注定的命运，也是被派来此地的我的使命，因为神已经做了抉择。Lilin 是不需要了解的。」

银发少年以一种奇异的口气回答，然后向落在地上的鲜红长枪伸出了手，那长枪竟像有生命的活物一般飕一声飞了过来，不偏不倚的停在少年的掌中。

「....我还得把未完成的工作做完，希望你别再妨碍了。」

看到少年的眼光望向自己身后的丽，真嗣的心里猛的一跳。

「你想干什么？！我不会让你伤害绫波的!」

「....是这样么？」

真嗣在那对红色的眸子中看不到杀气，然而他马上就知道自己想得太天真了。银发少年忽然间张开背后的光翼，提着长枪就从真嗣的头上飞越了过去。

「可恶..等等!」

真嗣终于觉悟到只有一战才能阻止那个银发少年。不过如果要战的话，首先需要的是能够与对方对敌的武器....心念一转的他看到落在丽身边的漆黑长枪,他知道眼前能用的也只有这个了。

往前抢上一步的真嗣一把抓起黑色的长枪，幸好枪上并没有之前那种要命的灼热感，而看来十分巨大的枪身也没有想像中那么沉重。将长枪拿到手的他立刻朝着身处空中的银发少年刺出一枪，这一刺虽然笨拙，却正好挡住了他对丽的攻击。少年也对真嗣回以一枪，当两支相交的长枪再次发出凄厉的号声时，真嗣感到枪身上传来极强大的斥力，使他他险些握不住长枪。

「....不能输！为了绫波....我绝不能输!」

望着仍然躺在地上的虚弱不堪的丽，真嗣感到一股想保护她的感情在心里油然而生，不知哪里来的斗志与力量瞬间充塞全身,强烈到令原本懦弱怕死的他完全忘了对战斗与受伤的恐惧，即使是银发少年那不可思议的眼神也丝毫不能令他感到迷惑。

「Lilin 是不能碰神的武器的，特别是那柄黑色的长枪，如果你珍惜生命的话....不，恐怕已经太迟了....」

「....神的武器？！」

听他这么一说，真嗣这才注意到握着黑色长枪的双手的确发生了异状。虽然这两只手掌都还灵动自如，但从指尖以下的部位却已失去了知觉，而一股不易察觉的冰冷感觉正从手腕缓缓往上延伸。衬着不甚明亮的月光，真嗣看到了遍布手上的一条条浮起的脉络，而它们还像生物一般继续往前伸展着。

「这....这是....」

「我说过了，已经太迟了。」

露出哀凄微笑的银发少年不再理会真嗣，提起红色长枪就向躺在地上的丽飞了过去。即使双手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目睹此状的真嗣仍然绞出全身的力气往前追去，往上刺出的一枪有惊无险的挡开银发少年对丽的一击。在空中相交的长枪再次传来巨大的冲力，然而真嗣随枪摇晃着的双腕却没有传回任何知觉。

「....已经不行了吗？好，既然如此，只有拼命一战了....」

4

真嗣已经没有勇气去看自己的双手，内心变得自暴自弃的他开始奋不顾身的拼命攻击。漆黑和鲜红两道枪影在丽的上方不断交锋，真嗣的猛攻虽然拙劣，却还是能逼得银发少年手忙脚乱。最初他似乎并不愿正面对真嗣动手，只是不断找机会攻击丽，然而在久战不下之后，他的表情开始变得凝重。

「我不明白.... 」

像是想要确认些什么似的，在真嗣往下的一枪刺空之后，银发少年乘势轻缓的往后跳开，将长枪斜插在地上的他以平静的眼神望着真嗣。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救她。这既不是你的职责，也不是你能作得到的事。更何况她是本来就不应该存在这世界上的,除了虚假的灵魂和被造出来的身体之外,她是一无所有的。或许你并不知道，她在心底深处期待着自己从这世界上消失，盼望着心与魂的解放...... 」

「....一、一派胡言！你是说绫波她希望自己死去？」

「是的。活着这件事只让她感到空虚与痛苦，在她的职责已了的现在，让她在神之枪底下平静的死去，这是神对她的仁慈宽悯，也是对她的灵魂的最高救赎。然而不明究里的你却一再的妨碍我...... 」

「不要尽说那些我听不懂的话!」真嗣举起长枪直指那银发少年。「我才不管你怎么说，绫波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我们一起和使徒作战过，是生死与共的伙伴，不论如何，我绝不会让你伤害她的!」

「是吗？」银发少年转头望着真嗣身后的丽，她此时已经以受伤的右手支起了上半身。

「我可以感受到他灵魂的脉动，那是来自于对你的感情与思念，是这力量支撑他和我战斗到现在。虽然你的命运已被决定了，但你并非如你自己所说的那样一无所有啊...... 」

「...... 」

丽只是凝视着真嗣的背影，并没有回答银发少年的话。

「.. ..算了。对我来说，所谓的感情与思念和 Lilin 的心一样，我是不会明白的。」银发少年作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不过不管怎样，总得把这件事作个了断....相信你也如此认为吧？」

「求你不要伤害他.... 」

「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刚刚你也听到了他的心声，如果我不认真的打倒他，这场无意义的战斗还会继续下去。如今我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如此才不失将他当成一个敌手所应有的敬意...... 」

如此说着的银发少年长枪一挥，展开了和之前全然不同的凌厉攻势。这回他的攻击全是

针对真嗣而来，本就不擅于使用长枪的他顿时陷入险境，有好几次红色的枪尖已经刺到了眼前，都是在千钧一发之际才勉强挡了下来。然而不论对方的攻势多么绵密、不管情势如何危急，真嗣却连一步都没有后退，因为他害怕只要自己一被逼退，银发少年立刻就会对重伤的丽下手。

一昧防御的真嗣已无暇再去顾双手的状况，虽然麻木与冰冷感有增无减，但这奇异的存在似乎也为他带来无穷的力量，纵使以自己都不敢置信的速度猛挥着长枪，却丝毫不感到疲倦或乏力。然而即使是这力量也挽救不了真嗣的颓势，在接连几次险象环生的攻防之后，真嗣手上的长枪被银发少年的一记猛劈击得荡了开去，在他还没能拉回长枪之前，倏然而至的鲜红色长枪的枪尖飕一声穿过了他的右肩。

「......哇啊啊啊啊啊！」

那是无法以言语形容的感觉。不只是中枪的右肩，仿佛骨骼与肌肉都要烧起来般的灼热感刹时传遍了整个右半身，冲击着全身神经的激痛使真嗣在一瞬间失去了所有的力量。然而这感觉瞬即消失，在他好不容易回复了神智的刹那，他下意识的全力把还握在左手上的长枪往前刺出。

「....？！」

像野兽尖嚎般的长枪相击声再次响遍了空中，真嗣感到一股极大的压力从长枪上向左手传来，当他的双眼回复焦距时，他看见张开了橘红色光翼的银发少年飞在空中，他所持的红色长枪正好和黑色长枪互嵌在中央的分叉处。他抽回已刺中真嗣肩头的长枪本来是为了给他最后一击，没想到他这下意识的一刺正好挡个正着，于是两柄枪就成了如此的僵持之局。

「....真是不可思议啊。就因为那一心一意要保护她的意志，竟然使你能够和我战到这种地步，我对你的勇气与斗志致上最高的敬意。不过再怎么努力也是没用的，因为 Lilin 的力量也不过如此。さあ，让一切就此结束吧.... 」

说完这句话之后，银发少年脸上的赞许之情随即变成了残酷的微笑，他背后的橘红色光翼变得更加明亮了，枪上传来的压力排山倒海的向真嗣压来。他单凭左手握持的黑色长枪抵受不了这强大的压力，而随着长枪逐渐被压得向下偏斜，红色长枪的枪尖也越来越逼近真嗣的胸膛。

「....く....く.... 」

咬牙苦撑的真嗣知道自己已是有输无赢，但他仍然不愿背弃身后的丽而撇枪逃开。望着离自己胸膛越来越近的鲜红色枪尖，忽然间万念俱灰的他挤出全身残余的力量，奇迹般的勉强将长枪推回了一点点距离，然后用最后的力气狂喊着。

「.....アヤナミ！快逃！快逃啊！」

早已对自己的命运有所觉悟的丽并没有挪动脚步，她只是缓缓站了起来，面带迷惑的悄然站立在不断飘落的漫天雪花之中。

「碇君，为何..为何要为了我拼命到这种地步.... 」

「因为你对我来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人啊！我不要看到你死，不管是为了什么理由..... 」

「....って，碇くん，私のことを....好き？」

「啊？」

随着这突兀的一句话，一个模糊的印象像电光石火般从已近一片空白的真嗣的心头闪过。

「....喜欢？我..我喜欢绫波吗？」

从一开始就凭着直觉行动的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他知道自己的视线平素就被丽的一举一动牢牢吸引着，知道自己一直在意着这个孤独少女的悲伤与喜悦、挂念着她的寂寞与苦痛。然而这个对男女之情还很生涩的少年并不确知原因为何，在迷惑之余，总认为不过是出于对和自己一样身为エヴァ驾驶员的丽的关怀罢了。

然而，在靠着不知来由的力量奋战的此刻，他感受到了心中那无法抑扼的热潮与悸动，在那里有着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感情，是那感情让他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丽被杀，是那感情让

他舍身忘我的拼命战斗。因为自己不愿意失去身后的少女，因为在心中的某个角落，她的存在比自己的更加重要，重要到让他宁愿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

是的，「好き」和「爱」。丽的这句话让他茅塞顿开，在这瞬间，他明白了这两个看似平凡的字眼所代表的真正含意，那是言语所不能表达的深远的意义。他终于明白喜欢上一个人会是怎样的感觉，在双目相投时盈满心头的温暖与满足，见不到面时那止不住的牵挂与思念，这奇妙不可解的种种，原来都是因为这两个字的缘故……..

是的，能够拥有这样的感觉真是一件美好的事。即使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至少是带着满心的温暖与满足逝去，而不是空空荡荡的徘徊于冰冷的黑暗之中，或许，这样的结局对自己来说才是最好的也说不定。

然而，在这之前，还有一句非说不可的话。

像是临死前最后的遗言，也像是要对着这片天地发下的誓言，再也没有疑惑的真嗣用尽全身的力量声嘶力竭大喊着，这喊声响彻了周遭清冷的夜空，甚至压过了两柄互角长枪的吱轧声响。

「是的!我一直喜欢着绫波!所以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活下去,为此我是怎样都无所谓的!」

「碇君…. 」

背对着丽的真嗣并没有看到忽然间从她白晰的脸颊上流下的两道泪水。她抬头望着天空中的银发少年，像是自言自语般的轻声说着。

「タブリス，你说的对。我并不是真的一无所有…… 」

银发少年对她的言语回以另一个残酷的微笑。橘红色的光翼变得更亮了，在枪上传来的巨大压力之下，鲜红色的长枪渐次逼近，枪尖只离真嗣的胸口不到半公尺远。

「アヤナミ，抱歉….我已经不行了…. 」

真嗣艰难的转过头，想要在死前再望丽最后一眼。就在此时，忽然有两只纤细的手臂从他的胁下伸了进来，他感觉到一个温软的躯体轻轻的从后面抱住了他。他知道那只会是....

「.....アヤナミ？！为什么....为什么不逃？」

「....对不起，碇君。我是赢不了他的，必须死在枪下，这是已经被注定的我的命运，所以我也没办法帮你..不过，至少我可以选择和你死在一起，我能做的就只有这个了...... 」

「いいよ，如果是和你一起的话...... 」

不可思议的暖流忽然间传遍了真嗣周身，所有心中的激昂、憎恨、恐惧和身体的苦痛，似乎都被这股暖流给销融净尽，连握着黑色长枪的麻木双手也不再觉得冰冷了。在他的胸中取而代之的是满溢的安心感与满足感，就像是在母亲的怀里一般。那是他已经遗忘许久的感觉....

锵的一声，已经放弃挣扎的真嗣再也支撑不住那巨大的压力，被红色长枪弹开的黑色长枪和仍握着它的左手重重的甩在他的身侧。再也没有阻碍的鲜红色枪尖笔直的刺了下来，真嗣闭上了双眼，等待着最后一刻的来临....

在这瞬间，一道明亮的蓝光忽然映满了真嗣的眼帘。

他的确感觉到胸口处有微微震动，但那与意料中的贯胸痛楚相去太远。当他满心诧异的睁开双眼时，出现在眼前的是令他不敢相信的景象。

「啊！这是.... 」

六枚像剔透的冰一般的蓝白色光翼满溢着明亮而不刺眼的青白蓝光，似是要保护他一般的交叠在他身前。怒吼着的鲜红色长枪贯穿不了这看似脆薄易碎的冰蓝色光翼，枪尖嘶嘶作响的在翼上激起一阵强烈的白光，但这却损不了光翼分毫。

「这是....这是绫波的吗？这光之翼.... 」

真嗣本能的想回头去确认这一点，然而这念头随即被打消了，因为他记起了先前和银发少年对战时的丽，记起了当时那充满了杀气的红色眸子。他害怕此时回头看到的，会是一个

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丽，虽然他自己内心也知道，或许这力量、这姿态，才是她真正的本来面目....

「....碇君，我会保护你的。」

依然轻柔的丽的声音让真嗣安下了心。随着她这句话，翼上一枚枚的椎状羽毛张了开来，蓝白色光翼变得更华美而威严。随着翼上的蓝光增强，枪尖逐渐被逼离了光翼的表面，但鲜红色的长枪仿佛要与这股力量对抗一般，原本分叉的枪尖忽然缠卷成和后半截一样的单股螺旋，各截的尾端处呈伞状张了开来，像生物般喷放着热气，执拗的要钻入翼上的蓝光之中。

变型之后的长枪似乎威力大增，泛白的枪尖在光翼上激起更强的白光，枪身也开始微微的向前推进。透过眼前的耀眼光团，真嗣可以看见那银发少年脸上的得意笑容。

然而这笑容忽然间消失了。当枪尖终于接触到光翼表面的刹那，仿佛同心圆一般的金色光晕从枪尖处猛然散射开来，像野兽般尖嚎着的枪瞬间被逼退了一大段距离，跟着枪身上冒出无数抖动的水泡，这些水泡随即伸长成短短的尖棘，整支枪转眼间完全变了样。

「不可能的！这是....『无限』的领域，只有全能者才拥有的『神之领域』！你不可能有这种力量的！为什么....」

银发少年以毫不掩饰的惊慌声调喊着。他的惊叫声还未止歇，只见变了样的长枪像是被巨大的力量反推一般，掉头朝着相反的方向，以惊人的气势向着银发少年射了出去。瞬间加速到遍体发出白光的长枪是如此威猛，没有料到事态会变成如此的银发少年根本没有时间闪躲。

随着一道凄厉的轰鸣声，只见八角型的橘红色光晕在他身前倏然张开，然而这并没有阻住长枪的去势。橘红色光晕仿佛在接触到枪尖的瞬间就飞散了，长枪噗一声贯过银发少年的胸口后，在夜空中划出明亮的光迹，继续向着天际飞去。

「真是....愚蠢呐....」

鲜血从银发少年胸口的破孔处像泉水般向外喷洒着，鲜红的血沫伴着纯白的雪花从空中落下，构成了一幅再诡异不过的景致。而身受如此重伤的银发少年却只是仰头望着夜空，他的脸上充满了被欺骗的愤慨与落寞。

「....难道这从头到尾只不过是一个骗局？难道将 Lilin 们领向毁灭，只是为了阻止他们获得这力量？如果这是真的，没有心的使徒的我们和他们相较之下，根本就不算是什么啊。您是如此对待我们这些侍仆的吗？把一切全给了 Lilin....唔！.... 」

虽然血花仍在喷溅着，银发少年的身体却似乎已经到了限界。只见他痛苦的将双手合抱在胸前，背后的六道橘红色光翼像挣扎般的颤抖着。

『这场战斗....已经结束了。我祝福你们，可以拥有未来的被选者们....还有你...... 』

真嗣只看到他脸上的微笑，并没有见到他开口说话，然而这声音清清楚楚的传入了他的脑中，那是银发少年最后的遗言。只见六道越来越淡的橘红色光翼向前折弯，包住了他的身子。

『....再见了，碇真嗣君...... 』

一道强烈的白光忽然充满了空中，像是同时有几万个太阳一起出现般的耀眼光芒瞬间淹没了一切，跟着是震耳欲聋的轰鸣和迎面奔来的灼热气流。惊惶的真嗣本能的把双手挡在面前，虽然他知道这动作是无济于事的。

然而，除了一阵令他站不住脚的冲力之外，意想之中那烧灭一切的灼热焚风却半点都没有吹到他的身上。即使在他往后朝天倒下的时候，那六枚晶莹华美的蓝白色光翼也依然牢牢的裹在他的身前，而盈满四周的蓝白光辉不但挡住了巨大爆炸的威力，也像插入栓中的 LCL 般，令他感到无比的安心与温暖。

爆风和烈焰扫过四周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几秒钟，但对两人来说却像永恒那么长。当强光逐渐消逝，四周再次被夜空的薄暗所笼罩时，两人正好同时砰一声倒在铺满厚雪的地上。

仰天躺着的真嗣看见夜空中巨大的血红色月亮慢慢褪去了慑人的鲜红光辉，回复成原有的那温和的蓝白色泽。

而雪，仍在不断的下着。

几朵雪花落在因为爆炸的冲击而有点茫然的真嗣脸上。冰凉的触感使他清醒了过来，当他记起了刚才发生的一切之后，立刻一翻身从雪地上跃了起来。

「....绫波！绫波？」

此时他心中唯一关心的，是身后那个少女的安危。然而忽然间失去了所有力量的麻软双腿却不听他的使唤，只跃起了一半就又难看已极的跌了下来，唯一不同的是，这次他是脸朝下的倒在地上。

「....哇啊啊!」

千钧一发之际，伸出双手撑在地上的真嗣勉强止住了跌势，总算没有摔在有着淡蓝色短发的少女身上。然而他的双腕噗一声深深陷进厚积的雪堆中，当他的双眼回复焦距时，他惊见丽那稍嫌苍白的美丽脸庞就在自己的眼前。两人之间只有咫尺的距离，近到真嗣可以看见那对红色眸子中映着的自己。

「....碇君。」

「绫....绫波。」

对真嗣来说，像这样和另一个女孩亲密的互相呼叫彼此的名字还是第一次，但他却没有感到任何的生疏与不自然，仿佛两人之间早已是这个样子一般。

「谢谢你，碇君。....因为你的缘故，我终于知道我并不是一无所有，我并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或许我不该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但在这里还是有一个只属于我的温暖角落......」

真嗣感到有一双手轻轻的揽住了自己的后背。他望着那对湿润的鲜红色眸子，望着那美

丽的淡樱色薄唇。他感到自己的心急促的跳了起来。

「......谢谢你，碇君。」

「绫波....」

「碇君，我不要再离开你了。我....我想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うん....我也是....」

随着丽的双手微微收拢，两个人靠得更近了些。或许是出于爱情的引导，虽然没有人告诉过他们该怎么做，少年和少女却自然而然的的寻找着彼此的双唇。轻轻的、缓缓的，两人像是交换一生不逾的盟约一般，生涩而又郑重的将双唇交叠着。在这瞬间，真嗣不自禁的闭上了眼睛。

和之前与明日香接吻的不愉快经验全然不同的，嘴唇上传来的是冰凉而柔软的触感。像雪一般冷冽，却又令人感到宁和清爽的舒适感觉。

「绫波的嘴唇....是这么的冰凉啊。」

时间的沙漏在这一刻似乎也停止了流动，在一片寂静的天地之间，仿佛就只剩下了这一对少年少女。感到胸中充满了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满足与温暖的真嗣沉浸在这甜美而又如梦似幻的的感觉中，只希望这一刻能永远持续下去......

永远，永远的持续下去......

5

「....碰碰碰！」

一道巨响让真嗣霎时睁开了双眼。当他看清楚眼前的景物时，不禁愣在原地。

在他周遭的不是明亮的蓝白色满月和飘着雪花的夜空，也不是被雪铺成一片银色的残破的第三新东京。清晨的阳光从长窗中斜照进来，映得四周一片明亮，这里不是别的地方，正是他自己在美里公寓中的房间。

「刚才的是....梦？」

一时还无法分辨真实和梦境的他有点回不过神来。的确，那一幕幕清晰得有如亲眼见到的景象还停留在他的眼前，虽然大部份的细节已经随着那声巨响而消失无踪，他仍记起了自己不顾性命的和谁死斗过，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时刻，为了一个自己一直思慕与关怀的少女....

「....绫波？」

他记起了那最后的一幕，两人的双唇交叠的至福的一刻。虽然他知道自己记忆中的种种只是梦境，然而那印象是如此的鲜明而真实。似是在回味着那时的甜蜜与喜悦，真嗣不自禁的伸手轻抚自己的嘴唇，仿佛那里还留有丽那柔软双唇的冰凉感触。然而......

「....笨蛋真嗣！！你到底起床了没有！要我叫几次啊！......」

伴着这高八度的吼叫声，穿着第一中学校制服的明日香气势汹汹的开门冲了进来。看来余气未消的她是打算乘这机会再轰真嗣一顿，然而她看到抚着自己的嘴唇出神的真嗣时，这意料之外的状况让她吃了一惊，往下的骂人话也就自然打住了。

「你....你在干什么？!」

「呃？没....没什么。早安，明日香。」

正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虽然一大早就被明日香的粗暴敲门声和高八度的骂声叫醒，真嗣仍然以发自内心的愉快笑容对她道早安。然而对于并不知道真嗣梦境的明日香而言，他的的这种反应可说是已接近不能理解的地步。

『....奇怪，难道笨蛋真嗣睡昏头了？算了，骂这种笨驴一点意思都没有，今天就到此为

止好了。』

向来当机立断的她马上决定中止原先的计画，幸好眼前就有很充分的理由可以让她找台阶下。

「哼，你知不知道现在已经七点半了？要不是我好心来叫你起床，你还不知道会睡到几点呢。你该好好感谢我的好心才对!」

「啊，昨晚我忘了开闹钟。明日香，多谢你来叫我起床....糟了，早餐怎么办？」

记起今天早上的早餐是轮到自己做的真嗣从床上一跃而起。

「那种事就算啦！反正一天不吃早餐也不会死。别管那个了，赶快换衣服吧！我可不想为了你而迟到被骂。」

「知道了。马上就好。」

望着满脸春风的真嗣，明日香勉强压下满心的疑惑与不快，砰一声关上了房门。

「啊！我忘了拿相片！我说好今天要拿以前在德国的照片给光看的!」

虽然真嗣梳洗的速度并不算慢，但七点半起床毕竟还是迟了些。在忙中有乱的情形下，两人慌慌张张的冲进电梯之后，记起自己忘了带东西的明日香立刻大叫了起来。

「嗯，不能明天再拿吗？」

「不行!! 你以为我和你一样散漫啊！答应了的事就非做到不可!」

「可是，我已经按了往一楼的按钮.... 」

「那无所谓!等电梯到了一楼,你先到外面门口等我,我再直接乘这部电梯回去拿相片!会这么迟都是因为你的缘故，可不要不等我就先走了!」

「....我不会做出这种事吧？」

「....谁知道像你这种笨蛋会做出什么事来！不先讲好我怎能放心!」

「知道啦，我等你就是了。」

此时电梯正好抵达一楼，明日香不等电梯门全开，立刻手脚并用的把真嗣赶出电梯外，真嗣半带苦笑的望着电梯门关上。

『明日香总是这个样子。唉，她要是能有绫波的一半沉静和温柔就好了.... 』

如此想着的他迈步走向公寓的玄关。早晨的空气还带着一点凉意，明亮澄澈的阳光洒满了街道，浓绿的路树叶端闪耀着金色的光辉，在他的眼中，这一切是如此的充满了生气。仰望蓝天的真嗣伸了个懒腰，他忽然记起，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喜欢过一日之始的早晨了。这也是因为那梦境的缘故吧....

「....咦？」

忽然间，从眼角余光望见的一个少女吸引了他的视线。穿着第一中学校女生制服的纤细身影，不知望向何处的空茫眼神，还有那随着晨风微微飘动的淡蓝色的短发。不敢相信眼前所见的他心里猛的一跳，禁不住的就喊出了少女的名字。

「....绫..绫波？」

少女就站在离公寓门口不远的墙壁边，像是在等人般的望着远方出神。听到这声呼唤的她如梦初醒般的转过头来，而当她看见站在门口的真嗣时，原本苍白冰凉的脸庞有如浮现了光辉般的明亮了起来。

「啊....碇君，早安。」

「早安，绫波。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見你。」

发现自己情不自禁的望向丽的樱唇的真嗣感到脸上有点发烫，似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

他走到了并未挪动脚步的丽的面前。

「不过，从你住的公寓到学校的路不是和这里正好相反吗？」

「....うん。」

脸上带着踌躇的丽并没有清楚的回答，只是以平常看不到的温柔眼神凝视着真嗣。

「是有事要找美里小姐吗？恐怕她现在还在睡大觉呢。绫波，你先和我一起上去.... 」

「....不，碇君，我是来..找你的。」

「是这样啊！难得绫波有事找我。到底是什么事呢？」

「........... 」

「绫波？」

「我想....我想向碇君....道谢。」

丽迟疑了许久之后，终于以轻得不能再轻的声音说出了想说的话。

「道谢？为什么？」

「因为..碇君救了我。」

「....我救了绫波？什么时候.... 」

「....在神的御使面前，碇君不惜自己性命的为了我而战.... 」

随着丽的这句话，在清醒后随即像阳光融雪般被遗忘殆尽的梦中景象再次浮现在真嗣的眼前。仿佛还留在双手上的烧灼的痛楚，鲜明到似乎还在耳边回响着的凄厉的野兽号声，以

及那时在心中的高扬的鼓动。真嗣记起了在那一刻，自己的胸中充满了非为谁而非战不可的炽热意志，和从自己有记忆以来就不曾有过的勇气。

而那不可思议的一切，都是为了眼前的少女。

「....不管怎样，总觉得非向碇君道谢不可。所以我来到了这里，希望能遇到碇君........ 」

垂着双眼说话的丽并没有看见他脸上的惊讶表情。

「......だから，ありがとう，碇くん。」

那是和梦中的情景一模一样的话语。刹时之间，眼前的丽的脸庞忽然间和梦境中的影像重叠了，两个人都是一样的清丽娇美，两对红色眸子都是如此温柔的望着自己。还有那他现在才注意到的，那白晰双颊上微染的淡淡红晕，和炫目如春天阳光的绝美微笑......

面对这样的美丽笑容，真嗣心中所有的诧异与疑惑都瞬间消失无踪，原本想问的一箩筐问题还没到嘴边就全吞下肚去了。

「我的确想起来了，绫波。可是那只是梦而已啊..我想，绫波不用为了这种事而道谢吧。」

「不。或许有一天，我们见到的都会不再是梦。在约束之日，在雪再次飘下的时刻.... 」

忽然间收起了笑容的丽又回复了平日的冰冷表清。

「....那么，我先走一步了。」

没有等待真嗣的回话，丽转过了身，开始朝着上学的路往前走去。真嗣正在犹豫要不要叫住她，从后面传来的明日香的刹风景的叫声立刻让他打消了此意。

「....ちょっと！那不是第一适格者吗？她为什么会在这里？！」

「啊，她是来向我道谢的。」

「道谢？为什么？」

「我也不清楚，可能是对我昨天送她回家表示谢意吧。」

也不知道是怕解释起来很麻烦，还是不想让明日香知道这个只属于他和丽两个人的秘密，真嗣只是口头上轻描淡写的带过。

「真的？～～怎么看都很可疑哟！你不会有什么事瞒我吧？」

瞪着真嗣脸上难掩的愉悦表情，明日香满腹狐疑的问着。

「我说没什么就没什么啦！啊，先不提这个，要迟到了！我们用跑的上学吧!」

真嗣也不等待明日香的同意，提起书包一转身就奔了出去。

「等我啊！笨蛋真嗣！你想让我一个人迟到是不是！喂！.... 」

虽然背后传来明日香气势惊人的骂声，真嗣却不想去理会。迎面而来的清凉微风吹动着他的头发，晴朗的阳光映得他眼前一片明亮。虽然是和往常一样的早晨，一切却都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或许有了改变的是自己的心吧，在那颗阴暗寒冷的心中，他找到了以往所没有的意志与勇气。那是来自于那个梦，那个真实得不能再真的梦....

或许，那真的不是梦也不一定。不过，那已经无所谓了。

「是的，在雪再次飘下的时刻。

如果那一天果真会来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会拿出所有的勇气保护绫波。就像

那时一般....」

一边仰头望着天上的云朵，一边全力向前奔去的少年在心中如此发誓着。

〈全文完〉

哀零

作者：wishUp4rei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个女孩开始走进我的生活。

她的头发是海水一样的淡蓝。每天早晨我站在阳台上，都能看见那一抹悦目的淡蓝从下面徐徐经过。她的眼睛是血红的，里面积淀着远古般的神秘。她的皮肤是没有血色的白，似乎那是一种另类的纯洁。她的身上有一种圣洁的气息，说不清像什么。我想了很久，那是天使。

每次我在路上偶然碰见她，都会对她微微一笑。有时她看不见我。有时她看见了。但表情一例是冷漠。她从没有笑过。

总觉得这个女孩不寻常。不知为什么，她总让我想起传说中的异族。绝美，残酷。每个异族都有悲惨的宿命，还有让人无法正视的另外一面。

有的时候我会胡乱猜想她的身世。想来想去发现都是在浪费时间。毕竟她透露给我的信息太少了。

我试着让我自己不再考虑他人的身世这类问题。我一直认为我们是两条不会相交的平行线。毕竟我们之间的距离不仅仅是几层楼而已。她的气质已经在她四周筑起了一道冰墙，也许这就是那传说中的“心之壁”吧。

淡蓝的头发，血红的瞳孔。没有笑容，但她却如此的美。

天空，是她的发色。她不是凡人，我对自己说。但我还是会不断地想起她。渐渐地，只要我一阖上双眼，她的形象就会出现在我眼前。每次那一抹淡蓝从楼下徐徐经过，我都会感到一股温馨。我再也不敢在她可能出现的时间下楼，我怕看到她后我会不知说什么好，就像一切恋爱中的男女一样。我爱上了她。她被我爱上，这个没有表情，浑身散发着宗教画般神秘气息的女孩。

她倒在我的楼下是一个平凡的上午。我站在阳台上，看到那一抹不再跳动的淡蓝。她的脸更加没有血色。她身上缠满了绷带。

我疯了似地冲下楼去。她倒在路边，嘴角有血。

我扶起她，轻轻地呼唤着。尽管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她很快清醒过来，血红的眼睛睁开了。她试着站起来，但没成功。她发出一声轻轻的呻吟。

我帮她稳住重心，她终于站了起来。站着的她显得憔悴、苍白。

我终于说出了那句我一直想说的话：“上去休息一会吧。”同时做了一个吞咽动作。

她轻轻地说：“紧急集合，我先走了。”说完，她回过头，走了。艰难却坚决地走了。

我本来想喊你要去哪我送你吧，但是她突然转过身，面对着我。我一惊，话到嘴边停住了。

淡蓝、血红、绷带、苍白的脸。她轻轻地说：“谢谢。”

她就走了。

我的衣服上有几抹红色。是血，她的血。有什么东西从我脸上滑过。是泪。

我这才明白她对我是多么重要。

凄厉的警笛声划破淡蓝色的天空。防空警报响了起来。

那件事之后我才知道她的身份。她是 EVA 的驾驶员，负责保卫这座城市，击退那种叫“使徒”的奇怪生物。同时她也受到特务机关 NERV 保护。

在我看来，NERV 是失职的。他们应该看看她的累累伤痕，无论肉体和心灵。

我能想象她的生活。驾驶着上百吨重的、包被着钢铁和各种仪器、随时会暴走的野兽，坐在充满血腥与机油味的插入栓内冒着生命危险和不明来历的敌人作战，实验时还要担心被你永远也摸不透的 EVA 精神污染……

我开始为她担心。我想守着她，不让她害怕，不让那血红的眼中透出一丝痛苦，不再让她打着绷带上学。她就是我的女神。

但我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她的宿命，是将她缚于其上的十字架。

我不希望她是什么 EVA 的驾驶员，我也不希望她是什么莫名其妙的天使，我只希望她——属——于——我。

几个月她都没有出现。我又在楼下遇见了她时，她已经不缠绷带了。

这次，我对她说：“你好”。

她看了我一眼，继续向 NERV 本部方向走去。就在她与我擦肩而过时，她停住了。她微微仰起头，仿佛在感受什么。突然，她转过头，看着我。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地和她面对面。她血红的眼睛是那么清澈，仿佛血色的海洋。

她说：“你的心之壁，为什么是敞开的？”顿了一下，她低下头，仿佛想起了什么。“……碇君？”

我一怔。她又抬起头。我看的出来她的脸上少了一丝忧郁。

她说：“我走了。再见。”语调还是一样，轻轻的，听着很舒服。

她就走了。

满月的夜。血红色的海水一阵阵冲刷着乳白色的海滩。……这是什么地方？

突然，我看见了她。她就在我眼前，面对着我。淡蓝的头发，血红的瞳孔。她的脸上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微笑，神秘却不可怖。

她的微笑竟然这么美。

她的背后是眩目的光。这光，让她的轮廓浸透在一片柔和里。那是光翼，眩目的光之翼。

不知为什么，这一切，让我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突然她开口了。

她说：“这里是伊甸园，是不再喧嚣的灵魂安息的地方。”

她的眼里凝华着永恒。

她向我伸出手。我握住。我想说些什么，但我说不出来。

她只是笑了一下。

……又是一阵眩目的白光，就在这一片白光中，我醒来了。

我从床上坐起来，看了看窗外。今天不是满月。我用手擦了擦额头。

我下了床，走到阳台上。站在这个平时我看着她的地方，望着白天她出现的位置，我点着一根烟。缭绕的烟雾在我眼前幻化成她的形象。

此时，她大概在她的床上，很舒服地睡着吧。她，有没有梦呢？

又想起刚才那个梦。满月、死寂、血红的海……还有她……

我打了个冷战。不知为什么，我有不详的预感。

梦……我看见神的怒火横扫人间，人们惊叫着四处奔逃；我看见人类使用各种工具自相残杀，铁锹、火炮、EVA；我看见 EVA 发出震撼一切的怒吼，人们在惊恐中不可理喻地熔融，灵魂争相向空中逃逸，一个白色巨人站了起来，周身是眩目的光，而它的面孔，……竟然是她！

我大叫一声，猛地坐了起来。我喘息着。

满月的夜。血红色的海水一阵阵冲刷着乳白色的海滩。……这是什么地方？

我慢慢转过头。一刹那我觉得我的血液凝固了。我看见了她。

那是一颗巨大的、破碎的头颅。一海之隔，仍然显得如此巨大，巨大到我须仰视。

它的面孔，是她。

她血红的眼睛令人恐怖地圆睁着，仿佛仍在看着这个不曾理解她，也不曾被她理解的世界。

她的嘴角向上微微翘起，使她惨白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奇怪的笑容。她在笑什么？笑那些利用她的人？笑我？还是笑她自己？

她淡蓝色的头发，早已没有了光泽，变的像一张裹尸布。

她死了。

我听见我口中发出嘶哑的哭喊。我不顾一切地向海的对面冲过去，直到有冰冷的液体渗进我的鞋子。偌大的地球一片死寂。只有一个男人绝望无助的喊叫，还有他心碎的声音。

天穹被一抹血色染的通红。她的血。

满月的光仍是静静地洒在海滩上，洒在红色的海面上，洒在她的脸上。满月、死寂、血红的海，还有她，怎样的一幅残酷的美景。

她还是那么美，美的不真实。她无神的眼里凝华着不再永恒的永恒。

我以朝圣的姿势跪倒在血红的海里。

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件事情。我要走到海的那一头，爬上她惨白的头颅，阖上她不曾瞑目的、血红的双眼。而后，我要在她浮肿的脸上俯下身去，吻她腐烂的唇。

路很长，临近尽头尤甚。但是，做完这一切，我就可以这样死去。因为，我没有遗憾了。

我的生命临近结束的时候，我又看见了她。她就在我眼前，面对着我。淡蓝的头发，血红的瞳孔。脸上是无比温馨的微笑。她的背后是眩目的光翼。她像天使一样美丽。

她血红的眼里凝华着永恒。她的背后是眩目的光。这一切，让我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她说："这里是伊甸园，是不再喧嚣的灵魂安息的地方。"

说完，她向我伸出手。我握住。我凝视着她的双眼。

眩目的白光淹没了我。她的手在我手中。一切就这样结束了。

天堂门之风

作者：**prayer**

*作者推荐：阅读以下文章时，最好听着 FF10 的《MELODIES OF LIFE》……^^*

什么？……什么是 FF10？
当我没说过……

The Wind Through The Heavens Gate

夕阳的最后一抹嫣红还没从天边褪去，山下的城市中已亮起点点灯火。

好象宇宙中所有的星星都落到了人间，恣意着，流连着。城市漆黑的身影截断群山模糊的曲线，那袭黑色的袍上洒满了缤纷的流莹。科学是这个时代的魔法，人类用科学召唤光明。

城市一如诸神遗忘的乌托邦，借着夜幕的临近，掩盖着静谧的外表下人类那疯狂的喧嚣，任性的欢乐。

……还有曾经的回忆。

使徒来袭，第三次冲击，都已被掩盖在名为“昨天”的历史中。随时钟的转动，一切如沙般漏过指间，不能在今天的灿烂上留下一丝划痕。

第三新东京市辉煌依旧。

碇真嗣站在山顶那片草地上望着山下的一切。温柔的山风拂动他的额发，真嗣任山下那座梦幻之城映在自己深蓝的眸中。

夏末时节的风中夹杂着草的清香，清香中又夹杂着枯萎之前衰落的气息。真嗣深深吸了一口这样的空气，城市那曾让他为之陶醉身影在他眼中摇曳起来，第三新东京市中似乎已随风而逝的一切，又从记忆深处伴着苦涩涌出。

无论如何，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该得到的还没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

真嗣在草地上坐下，把刚买的两听可乐放在身边。易拉罐冰冷的触觉让真嗣打了个哆嗦。风在草地上划出起伏的旋律，真嗣双手环膝，把自己在草地上缩成一个点，手上残留的凉意却像这风一样迟迟不去。

真嗣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直到身后的草地上响起脚步声。

“碇君……”流水般纤细的声音轻轻震动着空气。

真嗣没有回头，他知道他要等的人来了。

蓝发的少女在真嗣身边坐下。“又见面了呢……碇君……”绫波浅浅看了真嗣一眼，又

飞快地把视线移向了山下的城市，于是那片电力点燃的星空也跃动在少女血红的瞳孔中。“我还以为碇君已经忘了……”

“怎么会……”真嗣小心地侧头打量着那头熟悉的蓝发，穿着校服的绫波看起来和平时没什么不同，真嗣已经习惯了这样没什么表情的绫波，一如第一次在 NERV 见到的绫波，一如和第五使徒交战之前说再见的绫波，一如那时常常在电梯中沉默着的绫波，一如那天对自己说一切结束后一起到这里看灯光的绫波……

没什么表情却总让自己感觉温暖的绫波。

“那时我答应过的，和绫波一起来这里看灯……一切都结束以后……”

“我……很开心。”

“……”

“……”

山顶的草地上一时只有空气的流动声，气氛有些尴尬。真嗣将一听可乐递给身边的少女，接触到绫波手指的瞬间，他觉得少女的手指比易拉罐还要冰凉。不过看着绫波拿着可乐略显笨拙地研究拉环，真嗣开始后悔没把易拉罐打开再给她。

“我来吧。”

“……不用。”轻柔的声音还是那么固执。

生活方面很笨拙……和爸爸一样，这是律子博士对绫波的评价。的确很像爸爸，不管是生活，还是这固执的脾性。

拉环猛地被掀开，锋锐的边缘却在少女苍白的指尖留下一道口子。即使在微光中，还是可以清楚看见血滴在草地上，少女轻轻皱了下眉。

“啊……绫波……”真嗣本能地伸手，但他的手在接触到蓝发少女的手之前突然停住了。真嗣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绫波吮了吮手指就开始低下头轻啜可乐，那只手中途变成了搔头的动作。“那个……对不起……”

“碇君……为什么要道歉？以前碇君就很喜欢道歉呢……”

“是这样吗……”真嗣打开自己那听可乐，再次把目光移向山下的灯光。“说到以前，有一次我们和明日香一起看过晚上的东京市……绫波记得吗？”

“记得，就是停电的那次，我们从紧急通路爬进总部。”绫波轻轻晃着手腕，可乐的重度一圈圈漾开，风卷起的草沫中混入了可乐的甜香。

“那时绫波说话像哲学家一样……”

“那时的星星很漂亮……现在的……也很漂亮，但，不会有使徒了。”

不会有使徒了，也不会有 EVA 了，一切都结束了……

“除了这里的灯光，什么都不一样了呢……”

隐隐有汽车的笛声随风传来，飘渺如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山坡上的两人沉默着聆听，深蓝的视线和血红的目光在远处的城市上交会，永不停息的风茧一般缠绕着两人，时间一丝一

缕在风中流逝。

突然一个礼花绽开在城市上空，一阵缤纷的流星在夜空中坠落。一时间，城市和山都笼罩在金色的光晕中。

今天是夏祭的日子啊……真嗣这才恍惚记起，真是的，经历了那么多不平常之后，平安喜乐的普通生活怎么看都是那么远，让人再也不能融入其中似的……

又一朵礼花照亮了夏季的星空，绫波看见真嗣将脸转向自己，“那个……真是很幸运，第一次和绫波来这里，就赶上了夏祭，我是第一次站在这里看，也是很漂亮的样子……”

越来越多的礼花升上夜空，五色的光似乎要显示自己的存在，争先恐后地突然照亮所有人的眼睛，但每一次绚烂之后，稍瞬即逝的美丽总是如来时一样突然淡去。“碇君……”绫波突然像下定了什么决心，“以前，洞木同学带我来这里看过夏祭时的烟花，那时的烟花也很漂亮，但今天，我比什么时候都要开心。”

蓝发的少女站起来，迎着风的精灵飘逸的舞蹈，“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

礼花的光芒一波波袭来又淡去，绫波又向前走了两步，纤细的身影融入那忽明忽暗的变幻，真嗣一时觉得又回到了很久以前，那时他和绫波坐在葛城三尉的车里，隧道里的灯光就是这样忽明忽暗地掠过每个人……

“谢谢你，碇君……”少女突然回身，她的脸被焰火照亮的一瞬间，真嗣分不清那深红的双眸里是不是泪水，“碇君说分手时不要说再见，那这个时候，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绫波？”

“谢谢你，碇君……”

突然地，像一阵风吹过夜行人的脸，又像一阵焰光掠过漆黑的夜空，蓝发的少女消失了。

四下里仍流溢着纷乱的光，真嗣迷茫的目光落在少女坐过的草地上。没开口的可乐静静地立在半长的草中，一朵鲜红的花随着草地的起伏摇曳着，纤薄的瓣不时轻触易拉罐冰凉的表面。

真嗣低头把一大口可乐夹着凉风灌下去，但压不住从身体深处泛上的一声呜咽。他站起来，各种光从远处射来，在他身上纠缠。

真嗣觉得周围的一切都疯狂地变幻着，沉重的现实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只有山间温婉的风还是那样轻柔，轻柔地好象少女温柔的呼吸，但这轻柔的呼吸却推开了天堂沉重的门扉，把早已消逝的灵魂带到今人的面前……

“绫波……”

一滴泪缓缓爬出真嗣的眼角，爬过他脸上深深的皱纹。50 年的时光从他身上流淌而过。65 岁的真嗣终于再一次记起，他的绫波在 50 年前就死了啊……

曾经的少年遥望自己生活过的城市，夕阳的光早已消失在天边，山下的城市亮着点点灯火。

好像宇宙中所有的星星都落到了人间，恣意着，流连着。城市漆黑的身影截断群山模糊

的曲线,那袭黑色的袍上洒满了缤纷的流莹。科学是这个时代的魔法,人类用科学召唤光明。

城市一如诸神遗忘的乌托邦,借着夜幕的临近,掩盖着静谧的外表下人类那疯狂的喧嚣,任性的欢乐。

……还有曾经的回忆。

使徒来袭,第三次冲击,都已被掩盖在名为“昨天”的历史中。随时钟的转动,一切如沙般漏过指间,不能在今天的灿烂上留下一丝划痕。

2065 年,第三新东京市辉煌依旧。

Nobody Wants to Be Lonely

原作：**TRAXBLADE**

翻译:残酷的天使

There you are, in a darkened room

You are all alone, looking out the window

Your heart is cold and lost the will to love

Like a broken arrow…

天色渐暗,阴暗的天幕中出现了闪烁的繁星,房间里,一个孤独的人凝视着眼前的景象,零边叹气边走到自己的床边,不知为什么,她今夜失眠了。她的思绪完全集中在一些事情上,或者说,是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碇。那些瞬间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他们第一次的见面,当时她跌倒在地，是他把她扶了起来，他也曾冒着烧伤手的危险拉开插入栓的门，把她救出来，他是唯一一个真正关心她的人。现在，她第一次对自己的无情提出质疑，她独自站在房间里，看上去是那么的单薄。她，恋爱了吗？

Here I stand in the shadows,

Come to me, come to me

Can’t you see that…

零站起来，深红色的眼睛凝视着房门。‘我应该这样做吗？’零眨眨眼睛，她的手已经触摸到门的把手。‘是的，一定要让他知道。’零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睡衣就打开门走出公寓。她一个人走过漆黑的小巷，根本不去理睬什么刺骨的寒冷。‘一定要让他知道，一定…’

Nobody wants to be lonely

Nobody wants to cry

My body’s longing to hold you

So bad it hurts inside

一滴泪流过她的脸颊，夜风轻抚着她蓝色的短发，她的心变的沉重起来，她已经等了很久，她不要再掩饰自己了。‘一定要让他知道。’

“碇…”

Time is precious and its slipping away

And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all of my life

Nobody wants to be lonely

So why…

Why don’t you let me love you?

“碇…”

“绫波？”真嗣环视着陌生的景象，在他面前是一个白色的人影，她很美，并且有着天使般的翅膀。还有那个声音…他发誓他认识声音的主人。

“碇…”

“什么？你在说什么？”当真嗣靠近的时候，一切都消失了。“等等！别离开我！怎么会这样？为什么？！”真嗣感觉自己在迅速的往下落，此时他的身边已是一片黑暗。他抽搐了一下，猛的坐了起来。

Can you hear my voice?

Can you hear my song?

It’s a serenade, so your heart can find me…

我又梦到她了。真嗣眨眨眼睛，仔细的看看自己的公寓。天还没亮，但是星星却闪烁着，快到黎明了，已经没必要再睡下去了。真嗣调整一下姿势，开始回想刚才的梦。它意味着什么吗？他脑海里所有关于绫波的记忆都浮出水面。绫波零，他所认识的人中，唯一能真正倾听他诉说的人。她没有任何表情，像个机器人，但是她有她的故事，让他不能忽视的故事。他对她的感情算什么？他不知道答案，他很快绕开这个问题，走下了楼梯，或许散步会帮助他清理一下自己的头脑。

And suddenly you’re flying down the stairs

Into my arms baby…

真嗣刚刚打开门，一股寒气就扑面袭来，寒风吹起了他的夹克，他朝着公园的方向走去，这阵寒风并没有打断真嗣的思绪。‘绫波，你想要什么？我快疯掉了。’

Before I start going crazy

零赤裸的双腿开始有些颤抖了，她环抱着双臂来抵御寒风的侵袭，但这并不起很大的作用。她抬起眼睛看看前面，就在这时，她的眼神变的异常明亮。碇…真嗣在路的另一边看到了零。终于，零在寒夜中倒了下去，真嗣立刻抱住她，把她扶到长椅上躺下来。

Run to me, run to me

Cause I’m dying

“绫波？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零？”女孩无力的挣开眼睛看看面前的这个男孩。真嗣

脱下自己带有体温的夹克，盖在了浑身发抖的零的身上。“你还好吗，绫波？”

Nobody wants to be lonely

Nobody wants to cry

My body’s longing to hold you

So bad it hurts inside

“真嗣。”零坐起来含着眼泪抱住了面前的人。“我很孤独，碇，我的一生，孤独。我…我…”

Time is precious and it’s slipping away

And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all of my life

Nobody wants to be lonely

So why…

Why don’t you let me love you?

“零，我在这里，一切都会好的。”真嗣抚摩着零的脸，感觉着她滚烫的泪水。“绫波，你在做什么？外边这么冷，你应该呆在房间里。”

“碇…”零紧紧的抱着这个对她来说有着特殊意义的人，她爱的人。

I wanna feel you need me

Just like the air you’re breathing

她爱他，她压抑自己对他的感情已经很长时间了，她不想再继续下去。

I need you here in my life

Don’t walk away, don’t walk away

Don’t walk away, don’t walk away

“碇…我想说…”零没有把话说完，现在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她探过身去吻住了真嗣的嘴唇。她所有积蓄已久的感情终于通过这个吻全部释放出来。

Nobody wants to be lonely

Nobody wants to cry

零移开自己的嘴唇，看着真嗣脸上震惊的表情，她尴尬的转过身，眼泪从她的脸上流淌下来，这时，她感觉到一只胳膊搭上了她的肩膀，“零，没关系的。”真嗣把零拉过来抱在怀里，零深红色的眼睛碰触到了真嗣温柔的目光。

Nobody wants to be lonely

Nobody wants to cry

My body's longing to hold you

So bad it hurts inside

“我爱你。”

“我也爱你。”

Time is precious and its slipping away

And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all of my life

Nobody wants to be lonely

So why…

黎明降临第三新东京，它看着一对年轻的恋人热烈的拥吻，露出了一个暖暖的微笑。

谢谢你，真嗣。

Why don't you let me love you?

谢谢你，谢谢你的爱。

起初，我是被这个故事的名字吸引过去的，作为一个欧美乐迷，我对这个题目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这是一首两年前（我高三）在 BILLBOARD 排行榜上超级流行的歌，当然，演唱这首歌的两位歌手也是炙手可热，因为当时没有人不知道 RICKY MARTIN 和 CHRISTINA AGUILERA，怀念~~！

因为作者在作品中引用的是原版歌词，为了维持文章应有的效果，所以我并没有连同歌词一起翻译过来，还请大家见谅。

Evangelion SR（节选）

原作：かつ丸

翻译：OriginalX

Evangelion SR 插入章 1

一切在……之中

《脸红心跳，Angel 病房》

手里是一本写着这个标题的写真集，丽一言不发地凝视着。

封面上是一个身穿白衣的女性，笑容满面。

“这是？”

依然处于石化状态中，连左手拿着的书被丽夺走都没有注意到的真嗣，总算被这句话带回了现实中。

长裤还褪在自己的脚踝处。

连忙慌手慌脚地处理了一下右手，把长裤连同内裤一起提上来。

稍微调整了一下呼吸，露出尴尬的微笑向丽那里望去，却只见她仿佛很有兴趣一般沉浸在那本书中。

“……绫波？”

没有回应。

然而对真嗣来说，由于还是第一次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被他人看见，因此内心还远远没有平静下来。

所以，这会儿丽并没有把意识放在自己身上，或许反而如己所愿。

……就这样直接逃走吧。

虽然心中还留有一点余韵，但表面上还是装傻比较明智吧。

如果换了美里，说不定会把自己千刀万剐，不过丽对于真嗣刚才所做的事情，大概根本无法理解吧。

就在真嗣小心翼翼地站起身子，正准备从床边离开的时候，丽突然抬起了头。

“为什么？”

“哎……”

红色的眸子笔直的盯视着真嗣。她的手仍紧抓着那本书。

“……为什么……这个人……不好好穿着衣服呢？”

打开的书页上，是一个裸露酥胸、并叉开双腿做出煽情动作的，女性的身姿。她身上只

有一件白大褂，而

就连这仅有的衣服都有一大半穿走样了。

没有任何马赛克之类的修正。真嗣的好友之一，相田剑介，他的收藏能力确实非同一般。

“那……那是因为……本来就是……这类书……嘛……”

真嗣前言不搭后语地解释着。

“是吗……”

说完，丽的视线又回到了书本上。

在真嗣看来，这气氛相当不妙。

冷静地回想一下的话，和刚才被瞧见的自己一个模样的丽，也已经好几次映入过自己的眼帘了。

只是，在那些时候，丽也绝对不是处于普通的状态吧。

相比之下，这本书可能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如果只是水手服的话或许还好，可这是白衣，而且还是护士和女医生的Cosplay写真集。

万一丽对自己的兴趣产生误会，从而爆发出嫉妒的话，那就太可怕了。

而且，平时自己身边就确实存在有常常身着白衣的女性。

虽然不清楚丽会不会对她引起误会就是了。

而真嗣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选了这本书带回来。

中午，在学校的屋顶上，剑介拿出来的一堆书里，从正统派的、女子学生的、军人的、动漫人物的，到 SM

系的、绑缚系的应有尽有，然而自己却毫不犹豫地，将手伸向了这本“白衣系”的。

昨天，在 NERV 与律子擦身而过的时候，自己被她身上那股香气熏得一时间头晕目眩，那就是原因所在吗？

【译者注：其实是中了药了……】

这么说来，刚才自己所想象的“对方”，也是……

“所以……刚才就做了“那种事情”？”

陷入思考的真嗣耳边，响起了丽的声音。

“……那，“那种事情”指？”

当然，真嗣并不是真的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只是实在不愿意触及这一话题而已。

可是丽却仿佛全然不理会真嗣的心情一般，用惯常的口吻继续道。

“自慰。手淫。Onanism。Masturbation。***【译者注：是好孩子就不要翻英汉字典!! ……突然想起丽平时看的书都是英文的……】***孤身一人时获得快感的行为。自己玩弄自己的行为。为了排遣寂寞，人会产生的

行为。……是这样啊，很寂寞呢，碇君你。”

这些平淡的，但是不断涌出的言语，使真嗣的脸色越发变青了。

“绫，绫波……太过分了啦……”

几乎连眼泪都要出来了。果然被自己的女朋友这么一说，不是件让人高兴的事情。

真嗣垂头丧气地一屁股坐回床上。丽坐回他身边，一边把身子靠向真嗣，一边向他柔声低语。

“太好了……因为我也这么做过……”

“哎……”

被这句话吓了一跳，真嗣赶忙望向丽。

丽的脸微微泛红，一点点地说道：

“……因为我也……自己……安慰自己过。……好高兴……碇君也和我一样……”

说到这里，像是实在太过害羞，丽把脸埋进了真嗣的胸口。

真嗣抱住她的双肩，然而，刚才那过于意外的回应却让自己感到困惑。

就算彼此已经交融了很多次，但她居然会独自做这种事情，不，她会知道有这种行为存在，这一点就已经

令自己感到很不可思议了。

“独自……这样？”

也许是很清楚真嗣这句话里潜藏的意思吧，丽稍稍把脸移开一点，避开真嗣的视线答道：

“一开始是……看到伊吹一尉……在夜里……”

“真，玛雅小姐她？”

丽点点头。

“嗯……她用很大的声音……喊着“前辈”什么的……我被吓了一跳……过去一看就发现……”

“是，是这样啊……”

在从玛雅身上感觉到某种“危险”的同时，真嗣随声附和到。

“就发现……她满脸通红的发出呻吟声……我不由得走近……”

“那，那样一来玛雅小姐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吧？”

“……嗯，她生了很大的气呢。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为什么，不过看到她的样子以后就明白了。……那同和

碇君在一起时的我一模一样……那种时候要是有谁突然闯进来，我一定也会生气的……”

丽的脸更红了。

“于是……当我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就被告知“孤身一人觉得寂寞的时候，人们就会这样

做”……“你如果因为他不在身边而感到寂寞的话……这么做会比较好”之类的……她是这么告诉我

的……所以我就……”

说到这里，丽再次把脸埋到真嗣的怀中。恐怕那脸已经红得要滴出血来了吧。

那样子实在是惹人怜爱。真嗣紧紧的抱住了丽。

爱与被爱的欢愉，将两人包覆住了。

“……好痛，这样很痛，碇君。”

长时间的拥抱之后，简直像撒娇一般，丽对真嗣小声私语。

“啊，对，对不起……”

仿佛总算是回过神来一般，真嗣稍稍放松了力道，丽温柔地吻住他的嘴，然后分开。

“……没关系的。”

轻轻地还了她一个吻，真嗣心中突然涌上一个疑问，于是询问道：

“我说，玛雅小姐连“一个人做的方法”都告诉你了吗？”

听到这个问题，丽害羞地摇了摇头。

“……不知怎的就慢慢明白了……”

“是，是吗……”

对于丽的回答感到的少许安心感，以及一种“想看看玛雅教会丽的样子”的古怪念头，在真嗣的心中对撞

着。

“……这本书……”

在稍稍分了会儿神的真嗣耳边，传来了丽的私语声。

“哎？”

“喜欢这样的人是吗？”

被这句话吓了一跳的真嗣慌忙答道：

“不，不是的啦。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呢。”

然而，丽依然是一副很担心的表情。

“但是……因为我每次都是想着碇君做的……碇君不是这样吗？”

“哎，我，我是……不，我当然也是每次都想着绫波的……但，这和那个不同……这不是“喜欢”、“讨

厌”的问题……只是，这种时候眼里看着的人和……真正喜欢的人是两回事啦。”

仿佛感到不可思议般，丽偏着脑袋。

“这，这么说来有时候我也会一边回忆起和绫波你亲热的事情一边做就是了……但这种时候看的东西，仅

仅是为了燃起情欲而已，或者说是让自己变得下流起来……我，我在说些什么呀……”

“……对这样的人能燃起情欲，是吧。”

丽的视线又回到了书上。

“不，不是这样的……书上的这个女人并不好……不，好倒也挺好的就是了……”

“……挺好的？”

红色的眼眸带着犀利的目光，笔直的盯着真嗣。

“所，所以都说了啊，没错，只是对白衣或者护士装之类的，对这类服装很有兴趣而已……所以说和身着

衣服的人没什么关系的啦。”

“服装？……什么都不穿的话，不好是吗？”

“那也挺好的就是了……但这是所谓的“Cosplay”嘛。穿上制服之类各式各样的服装做这种事……没听说

过这是文化的精髓么？……哈哈，哈哈……”

房间里回响着真嗣空虚的笑声。

“那么，你喜欢白衣是吗？”

“呃……嗯。但，但是比起白衣，还是更喜欢医院一些吧……在病房里看到裸体的话，就算对方是猴子也

许都能燃起情欲也说不定，呵呵……”***【译者注：……人心慌的时候真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真嗣已经开始不说人话了。

到底还是有一种很强烈的，被责备的感觉。得想个办法转移话题才行。

于是，真嗣反过来向似乎在考虑着什么的丽问道：

“那个，我说，绫波有什么事吗？刚才不是有事来找我的吗？”

从学校回来，距离晚饭时间还有一会儿。

平时这会儿应该是两人各自处理家务的时间。美里和玛雅也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了吧。

稍微进行了一下扫除，在去准备晚饭之前，真嗣鬼使神差地打开了这本书，结果就造成了现在的这个状

况。

“……嗯，伊吹一尉那里来了联络，说因为工作原因会很晚回来……想要传达给碇君你知道……”

“哦，那也就是说玛雅小姐不回来吃晚饭了？”

“嗯……而且……”

丽微微低下了头。

“嗯……我明白了……我马上就去把晚饭准备好。”

很清楚她言下之意的真嗣点了点头。

“那……我等着你。”

说完，丽抽身离开真嗣，走出了房间。

她的手里紧握着之前的那本书这一点，真嗣没能注意到。***【译者注：这是第一本……嗯？***

您问在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还有第二本……第三本……而且，这书还会出现在《SR-the destiny-》的故事里……虽然是以很悲伤的方式……嗯，不剧透了……】

真嗣迅速地准备着晚餐。

美里会在什么时候回来，自己并不清楚。

虽然有时候她会直到第二天早上都不回来，也有时候会回来的非常早，但基本上晚饭还是大家凑在一起解决的。

所以，赶在她回来之前把晚饭准备好，这一点与其说是“照顾”，不如说是应有的“礼仪”吧。

之后，等丽和玛雅过来一起吃饭。这就是早已经习惯了的日常生活。

只是，也有例外的时候。

那就是玛雅晚归的日子。

在这种日子里，真嗣和丽可以在位于玛雅家中的丽的房间里度过一夜，这一点美里予以了默许。

虽说如果他们在美里家中这样做，她会由于存在抵抗感而不给予好脸色，但基本上美里还是认同真嗣和丽的关系的。

她这么做到底是为了维持驾驶员的精神安定呢，还是对这种事情表示“人之常情，可以理解”呢，或者说

是因为她自己以前也做过相同的事情，所以感到没有资格干涉呢，这一点真嗣就不知道了。

而对于真嗣自己来说，由于美里家中永远都会有 Penpen 在，因而自己总放不开手脚，所以对美里的这一“安排”也是心怀感激的。

但每次从丽的房间回来以后，同美里对视时自己会感到非常不好意思，这也是事实就是了。

玛雅倒好像没有对此特别在意。她好像对丽说了“既然是恋人之间，就不能算下流”之类声明自己立场的话。

虽然也不是没有感觉到这一切似乎进行得过于顺利，但对于这每个月只有那么几次的“机会”，真嗣还是满心期待着的。***【译者注：（干笑）呵……呵……呵……果真是“每个月只有那么几次”的话，那倒也好了……】***

在桌上留下美里一人份的晚餐，真嗣向着隔壁的玛雅家走去。

她家里也并非没有任何吃的。速冻的意大利面之类应该还是有的吧。

玛雅一旦晚归，一般都要等到第二天才会回来。

时间相当充分。等完事之后再随便吃点什么就行了。这会儿并没有什么食欲。***【译者注：……因为另外一种欲望很强烈的缘故吧……- -】***

按下门铃，稍稍等了一会。

没人应门。

真嗣并没有玛雅家的房门钥匙。于是试着转了下门把。房门并没有上锁。

走了进去。

家里并没有开灯。

由于房间的构造和美里家完全一样，因此即便有些昏暗，也完全不会迷失方向。

真嗣向着和自己的房间在同一个位置的，丽的房间走去。

小心翼翼地拉开隔扇，走进里面，丽坐在床沿上。

“我来了哦……绫波。”

“过来吧。”

说完，丽站起身子面朝真嗣。她的样子不禁令真嗣瞪圆了眼睛。

白衣。实验室研究员的服装。

“因为伊吹一尉的房间里有，所以……”

仿佛有些害羞的，丽小声说道。

就像是被丽的样子活生生吸引了过去一般，真嗣上前抱紧了丽。

凭触感就能明白了。她身上那件白衣底下什么都没穿。

“……绫波？”

“很喜欢的，不是吗？这种样子的……”

丽的话语仿佛充满了挑逗意味。

她本人一定是无意识间这样说的吧。然而真嗣的头脑早已热得冒烟，他粗暴地夺去了丽的双唇。

“……好激烈……”

丽发出了小小的呢喃。

“今天也……没有用那个……可以的吧？”

真嗣用细的只有他们俩才听得见的声音，在丽耳边私语道。

“嗯……没有……问题……的……来吧……”

闭上双眼，丽回答道。

之后就再也没有可以称得上是“言语”的会话了。

有的，仅仅是为了两人互相感受对方而存在的时间。

就仿佛明天已经不会到来一般，他们相信的，只有“现在”。

这是其他人绝对不会见到的，丽激动而狂乱的样子。

然而真嗣的理性早已经消失殆尽，连“只有自己见过丽的这副模样”这一点都意识不到了。

就像是要把她弄坏一般，真嗣拼命地来回动着，而丽也深深的承受着这一切。

因为她很清楚，这是他的心中，对自己的强烈心意的，最直接的表现……

随着时间的流逝，真嗣的动作越发激烈起来，而与之对应的丽也是一样。

不久，当真嗣的身体终于停下的时候，伴随着最高的幸福与欢喜，丽感受到了，真嗣注入自己体内的东

西……

【译者注：好吧……在下承认这一段的润色工作使得在下晕过去好几次……】

（然而，这还没完……）

经过了短时间的休息。

丽用细小的声音，向着横躺在自己身边、激烈地喘着粗气的真丝开口道：

“怎么回事……今天……”

“……怎么了……？”

“好像有什么……很厉害的……比起平时……”

好容易使呼吸稳定下来，真嗣稍稍露出了微笑。

“是吗……我想这一定是，绫波的原因啦……”

“我的原因？”

“嗯……因为，非常非常漂亮……”

“……在胡说些什么啊…………不过，还是……这么……”

“啊哈哈……总觉得好像……有种不管再来多少次都成的感觉……”

丽盯着真嗣。

“是吗……那么，来吧……碇君……”

“绫波…………还想做多少次？”

“……18 万次。”

“……呵呵。”

“…喂”

“啊…”

【译者注“……………………已经什么都说不出来了…………Orz】

NERV 技术部的一个房间里，两个女性注视着面前的监视屏幕。

“又开始了呢。真不愧是年轻人啊。”

“前，前辈，果然还是不太好吧？做这种事情……”

“你在说什么呢？你不也很感兴趣么。再说了，我的实验内容早在真嗣选了那本书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嘛。硬是说什么“有必要进行现场检验”的，是谁啊？”

“那，那是……不过，前辈，这个反应值和恢复能力，果然药效很显著呢。”

“我问你，你上次说“会晚回来”是在什么时候？”

“哎？……应该是在一周以前的样子吧……”

“……那样的话，这搞不好只是单纯的积压过度而已吧？从那以后就没有过吧，那两个

孩子之间？”

“是……”

“算了，就这样吧……关于这一点的临床实验，我会自己去做的……”

“哎，是和我吗？”

“……才不是呢。话说今天你就在这里过夜吧，回去也只会碰上他们俩的亲热场面吧？那再见啊。”

“啊，前辈……”

“接下来……得再找那个胡须老爸测试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就真的只能换人了吧。虽然会对不起美里就是了……”

用迷恋的眼神目送白衣女性走出房间之后，被抛下来的短发女性再一次把视线移向了监视屏幕，之后就这样凝视着画面。

一直，一直，都没有再动过……

特务机关 NERV，从使徒手中守护这个世界的，最后的堡垒。

人类的未来是光明的！……大概吧。

（《一切在……之中》完）

Evangelion SR 插入章 2

之后，一切在……之中进行

“你们俩辛苦了。今天的测试已经结束，可以上来了哦。”

律子的声音响起。

一如往常的同步率测试。由于最近暂时没有使徒来袭，监控室里的紧张感也比往常轻了一些。

“真嗣君的状态，挺不错的嘛。”

远远凝望着从测试插入栓中走出来的真嗣和丽，美里不禁感叹道。

“……确实呢。这样的状态，即使现在立即投入实战，也游刃有余……明明身体应该还累得很，真不愧是他呢。”

“这个嘛……毕竟昨天他一整晚都没有回来……哎，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事儿啊？”

美里的表情变得僵硬。律子连忙别开视线。

“你，你指什么事啊？我，我只是在看了那孩子的测量数据以后做出如此判断的嘛……那么，我还得赶紧

去进行试验资料的解析……”

话音未落，律子已经不见人影了。向着她离开的方向，美里投去讶异的目光。**【译者**

注：……差点就穿帮了……】

从 NERV 总部出来，走在回家的路上。

真嗣和丽，身穿学校制服的两人走在一起。

彼此什么话也没有说。丽靠在真嗣的肩上，就像紧紧地抱住他似的，搂着他的一条手臂。

路上的行人纷纷望向他俩。

然而丽对此毫不在意。

真嗣也像是已经习惯了一般，并没有甩开她的意思。除了脸稍稍有些发红以外。

昨晚的感触还清晰地留着。

所以，像这样互相紧贴在一起，给自己的感觉反倒十分自然。

对于正默默地感受着自己体温的丽，真嗣小心翼翼地开口问道：

“我说，绫波……知道昨天那本书在哪儿吗……好像不在我房间的样子……”

丽突然停了下来。原本紧抱真嗣的手松开了。

真嗣有些惊讶地望着她。

“绫波？”

“……为什么？”

“哎？”

红色的眼眸像两挺机关枪一般，笔直地对着真嗣。

“为什么，要在意那个？……你还是觉得寂寞吗？我就不行是吗？”

“你，你在说什么啊？”

“又想要，自己安慰自己了是吧。……还是说，昨天那是在骗我？果然还是喜欢那样的人呢？”

丽气呼呼地瞪着真嗣。

“不，不是那样的啦。……因为那个是从剑介那里借来的……那个，不还他的话不行。所以说……”

“剑介？那个戴眼镜的……”

“我说，绫波……如果知道的话，希望你能告诉我……”

真嗣微微抬起目光瞟着丽，询问道。

“……不知道。”

“是，是吗……”

丽用冷酷无情的语气答道。也许是被她的气势镇住了吧，真嗣放弃了继续问下去的念头，迈开脚步准备往前走。

这时，就好像要对她进行追击一般，丽的声音响了起来：

“今天中午，在屋顶干了什么？”

不由自主地全身一颤，真嗣望向丽。

然而，眼前那张脸就好比能面一般，没有任何表情。***【译者注：“能面”就是“能乐”用的面具。能乐是日本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它是一种综合的表演艺术形式，不仅是音乐，舞蹈和文学的艺术，更是雕刻、印染、编织以及建筑的艺术。】***

“……那，那是在……”

“和那个人在一起时呢……你做了什么，碇君？”

“没，没……那个……”

由于紧张，真嗣变得连话也说不上来。

望着面前完全动弹不得的真嗣，丽毫不客气地走近他，一把夺过他的书包。

“啊，干什么嘛……”

无视变得慌张起来的真嗣，丽把书包倒过来抖了抖。伴随着教科书和笔记本，一个纸袋跟着掉了出来。

拾起纸袋，丽把里面的东西抽了出来。

那是一本书。

完全不在意周围行人的眼光，丽将其打开。

而真嗣已经完全石化，事态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所能应对的范围。

渐渐地，丽的脸变得通红。虽然不清楚这是由于生气，还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

间，丽终于抬起了头。

“这也是，那个‘眼睛’给你的？”

“唔，嗯……是剑介他说……那个……‘看看也无妨’什么的……”

实际上这是花了这个月丽用钱的一大半买回来的，不过真嗣根本没有勇气对丽这么说。

“……我会替你还给他的。”

“哎？不，不用了啦。这种事……”

“碇君你，不可以看这个……因为不需要。”

丽把书装进自己的书包里，站起身来，看都不看真嗣一眼，抬腿就走。

“等，等一下啊。绫波……”

把散乱在地的教科书和笔记本一把抱在怀里，真嗣慌忙起身去追丽。然而，她已经走得离自己很远了。

“出什么事了吗，真嗣君？一脸沧桑的样子……”

“哎，哪里……没有这回是的啦。”

晚饭之后的，美里家的客厅里。玛雅和丽已经回自己家里去了。

真嗣的双眼毫无焦点，仿佛发呆一般对着电视屏幕，而对于眼尖的美里提出的问题，他的回答也显得毫无说服力。

“总觉得刚才丽的神色也很奇怪……你俩吵架了吗？”

“没……没有啊。”

望着俯下身子回应自己的真嗣，美丽微笑着说道。

“也是哦，因为真嗣君早就已经被迷得神魂颠倒了嘛，大概想吵架也吵不起来吧？”

“哎？您，您是这样看我的吗？我并没有被……”

“真的没有吗？”

真嗣不禁语塞。

“是，是的……”

“嘛，如果你自己坚持这样想的话，我也就不多问了。……不过，偶尔向她展示一下有男子汉气概的一面，或许反而会被温柔以待哦。”

“‘有男子汉气概的一面’？”

“是啊，光是温柔也是不够的哦。当认为对方做错了事的时候，如果不好好把自己的想法传达给她……两人之间可是会留下不愉快的回忆的哦。”

美里稍稍望了望对方，仿佛回忆自己的过去一般，这么说道。真嗣对此提出了疑问。

“……果然还得好好说清楚才行吗？”

“这个嘛，言语也不代表一切啊。要想清楚地把自己的心意传达给对方的话，不做些相应的努力是不行的哦……”

“是……是这样啊……”

望着陷入沉思的真嗣，美里的眼睛闪过一道恶作剧的神采，说道。

“呵呵，加油吧。丽那孩子也挺顽固的，也许得花一番功夫就是了。另外，偶尔也是需要一些……类似‘即是强行把对方按住,也要让她听取自己的心声’这样的‘勇气’的哦……”

“哈啊——这也需要，是吗……”

对于美里这番过于胡来的话，真嗣不禁微起了一丝冷汗。***【译者注：……这次又是某位好心的三佐“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唉……】***

第二天。

因为星期六学校不上课，所以真嗣一大早就处理起了积压下来的家务活。

客厅、玄关，以及浴室的扫除工作。倒垃圾，擦洗地板。

尽管自己应该并没有长时间待在家中，可到底还是十分脏乱。

在房间里转了一圈，扫除基本完毕，转而去洗衣服。美里的衣服全部都是由真嗣洗的，她对此似乎没有任何抵抗感。

把脏衣服全部放入全自动洗衣机中，真嗣终于稍微缓了口气。

美里去 NERV 了，而 PENPEN 还在冰柜里***【译者注：就是 PENPEN 住的地方，不要联想成放食物的冰箱啊 O(∩_∩)O~】***睡觉。

考虑起丽的事情来。

虽然那种东西被她瞧见或许确实不太好，但不管怎样，真嗣都不觉得错在自己身上。

前天晚上，都已经和她亲热了那么多次了，可是她居然还在怀疑自己的感情。

如果自己“移情别恋”的对象是别的女孩子，那或许还说得过去；然而这不过是写真集而已……

……都还没来得及全部看完的说。

不知从何时开始，真嗣的眼里蒙上了一层黑影……

【译者注：……事物的发展中伴随着的“突发性”，也就是“必然”中的“看似偶然”……可怜的丽……】

玛雅的家中，丽在晾着衣服。

虽然住在美里家的时候，家务活全部是由真嗣做的，但自从搬到这里以后，丽也一点点学做了起来。

原本自己一个人做的时候，虽然做得很笨拙，但丽还是知道如何扫除和洗衣服的。

在玛雅帮自己纠正了一些“独特”的干活方式以后，现在应对家务也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糟糕了。

对于做饭仍然是一窍不通。不过现在每顿都吃着真嗣做的料理，丽自己也几乎不觉得有必要去学如何做饭。

门铃响了。***【译者注：……凶神要来了……】***

推销员是进不了这栋公寓楼的。

如果是玛雅的话，她应该会自己用钥匙开门才对，一定是美里或真嗣吧？

急冲冲地赶到玄关，打开大门。门外站着的是拥有黑色眼瞳的少年。

“有什么事吗？”

不由得脱口而出。自己并没有叫他来。他会主动来这里还是件稀罕事。

“也没什么……只是突然……很想看看绫波你的脸……令你感到困扰了吗？”

真嗣微微低下头去，仿佛有些害羞一般答道。

“……不，没那回……事的。”

感觉到自己的脸不由得发热起来，丽小声说道。

“……我进去打扰一下，可以吗……”

“嗯……不过，现在，我正在晾衣服。”

真嗣望向阳台的方向。

“这样啊……那，我进去等你忙完就是了。”

“对不起……”

把真嗣放进家里，丽又一次朝阳台走去。接着用手拿起湿漉漉的衣服。

比起先前，丽的动作明显地慌乱了起来。或许是由于真嗣的到来，内心不免有些焦急的缘故吧。

就在丽努力地与那些潮湿的女式衬衫以及内衣进行“战斗”时，身后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要我帮忙吗？”

不知何时真嗣已然站在那里。他脸上是恬静的笑。

“不，不用了。伊吹一尉的衣服也在这里面的……”

“是吗？”

感觉到真嗣的视线笔直地射向自己的背，丽稍稍挺直了一下身子，继续手里的活。

就在丽的手伸向最后一件衣服，并将其挂上晾衣架的那个瞬间，她的身体被紧紧地抱住了。

不由得全身一颤。真丝的嘴唇贴上了丽的脖子。

“啊……”

用脚尖站立的丽失去了平衡，朝着真嗣所在的方向倒了下去。

在一把接住她之后，真嗣又开始了爱抚。

丽闭上了双眼。

“……不行……在这种地方……”

然而真嗣无视她那微小的抵抗，把手伸进了她身上的 T 恤衫中，开始轻轻地揉弄起那个小小的胸部。

“……咿呀……”

丽雪白的肌肤，被一点点地暴露在了中午明媚的阳光之下。

“……好耀眼……”

也许是头上的太阳过于晃眼，身上只剩内衣的丽低下了头。

“嗯……”

依然穿戴整齐的真嗣听到丽的这句话，点了点头，从挂着的衣物中取下一件，轻轻遮在丽的脸上。

运动用毛巾。

洗涤之后，处于半干状态下的这东西，挡住了丽的双眼。

“……很冰冷”

“不可以拿下来哦……绫波。”

对于真嗣仿佛不容置辩的话语，丽慢慢地点了点头。

即便如此，怕是还存在着不安的感觉吧，丽用手碰了碰扎在自己脸上的毛巾，问道。

“为什么？……想要……做什么？”

丽无法看到真嗣的表情。他的脸上浮现出平时绝没有过的，诡异的微笑。

“……那本书，看过了对吧？而且……说了‘我不需要那个’对吧……所以……作为补偿……好不好？”

对于真嗣的话，丽陷入了困惑。

从真嗣那里夺来的书，那里面的内容是……

“好了，绫波……把手环到身后嘛……”

丽的耳边响起真嗣的嗫嚅声。就仿佛是被此吸引着一般，丽的手不由得动了起来。

绕到身后重合在一起的，丽的手腕上，某个绳子一般的东西缠卷着。

晾衣绳。

放置在阳台上的那东西，成了夺去丽自由的道具。

“……好痛。”

丽的表情不禁扭曲了起来。然而真嗣对此毫不在意，继续绑紧绳子。

“很痛……”

“或许会留下痕迹也说不定呢。不过，没办法的事啊。毕竟是自己选择的嘛……”

真嗣的声音无情地响起。

“碇君……住手啊……”

“那可不行啊……绫波把那本书全部看完了不是吗……所以就教教我嘛，这种时候应该露出怎样的表情才好呢……”

丽害怕地摇了摇头，仿佛已经说不出话一般。

“不清楚吗？那，直到想起来为止，我来帮你好了。”

随着这句话，真嗣把手伸向丽的内衣。

由于被绳子夺去了自由，不久，丽的一切都被暴露了出来。

只剩下遮住眼睛的毛巾和手腕上的绳子。

“啊啊……”

实在是羞不可抑，丽的身子扭动着。

真嗣慢慢地把她的身体横放在阳台的地上，自己罩在她身上。

“求求你了，原谅我吧……”

对于丽宛如求饶一般的声音，真嗣答道。

“那可不行啊……因为，绫波不是还在怀疑我吗……”

把嘴贴到丽的耳边，真嗣柔声私语道。

“这是惩罚哦。让我告诉你，我有多么痛苦吧……”

“对，对不起……碇君。”

“还没完呢，不道歉也可以的哦……”

说完，真嗣解下自己的衣服。

自己也变得一丝不挂，抱起横躺在地上的，丽的上半身，就这样紧紧搂住。

手被绑在身后的丽虽然无法返还他一个拥抱，但也许是安心下来一点了吧，她的表情稍微缓和下来。

“为什么，要把书夺走呢？”

对于真嗣的问题，丽稍稍有些困惑地答道。

“……因为……不想让碇君看……其他的女性……”

“为什么……要这么想呢。只不过是照片而已啊。”

“不知道……但是，就是讨厌。”

真嗣望着阳光下闪耀着雪白色光辉的，丽的裸体，说道。

“没关系的，比绫波更漂亮的人根本不存在啊……所以，就稍微那么看一点也……”

恐怕这是他的真心话吧。但对于真嗣的这句赞美，丽却有些生气。

“为什么……要说这种话？”

“不行？……那……作为补偿……负起责任来哦。”

“啊……”

真嗣的手指再一次地，在丽的身上游走起来。

而对此，丽除了予以乘受，别无选择。

在对于丽来说，仿佛永恒持续着的爱抚过后。

真嗣再一次抱起丽，面向她的后背，就仿佛从后面抱住她一般，慢慢地把丽的身体同自己重合在一起。

一瞬间，雪白的肌体猛地变得僵硬，同时发出了小小的叫声。

一把抱住想要转过来的丽，就像是把她按在自己怀里一般，真嗣紧紧地抱住那美丽的肢体。

两人之间没有任何遮盖物，就这样彼此感觉着对方的存在，仿佛成为一个物体一般。

真嗣也已经没有了之前的暴乱，丽身上只剩那被绑住的双手还维持着被“粗暴”对待的状态，真嗣就这样

温柔而平稳地动了起来。

就好像在确认丽的反应一般。

在这个只剩下那从毛巾的布料中透过来的，明亮阳光的世界里，丽拼命地感受着真嗣。

这是一种，就好像所有的感官都变得十分敏锐一般的，不可思议的心情。

在自己看来，那应该确实存在于自己身后的真嗣，现在也只剩下他的呼吸，还代表着他的存在。

融为一体，对于现在的丽来说，这就是自己的一切。

叫出了声。

自己并没有予以遏制。不，应该说，连“想要遏止”这样的念头，都不曾有过。

不久，真嗣的动作越来越快，并在丽的体内释放了出来。

与此同时，感受到体内的“来客”，伴随着自己发出的一声大叫，丽的意识中断了……

【译者注：这一段的润色……已经于在下的体内引发了无数次第三次冲击了……】

“对不起……把阳台，弄脏了呢。”

简直就像凭依在身上的魔物消失了一般，真嗣一边解开绑缚着丽手腕的晾衣绳一边说。

先前那种强硬的态

度就仿佛是在演戏一样。

留下了少许痕迹。手腕上的红色条纹。

“……没关系的。”

丽却好像对哪一点都没有予以在意。

默默地穿着衣服。遮住双眼的毛巾已经拿掉了。

“美里小姐和玛雅小姐，没准会注意到呢……”

望着丽的手腕，真嗣说道。

“没问题的。……因为这也是……羁绊。”

丽一边抚摩着自己手腕上的痕迹，一边回答道。

那个样子，几乎都能从中看出一丝喜悦来。

在对这副模样的丽感到无法理解的同时，真嗣小心翼翼地开了口。

“那，那个，绫波……就是，我那本书的事……那个，其实是从剑介那里买来的。所以，希望你能够还我……”

女学生的绑缚系列。对于书中那个挺可爱的模特，真嗣有些被“萌”到了。不过，这一点不想让丽知道。

丽回答道。

“不用了……因为我会负起责任的……所以不需要了。”

“绫，绫波——”

望着发出哀叫声的真嗣，丽予以追击道。

“我会连表情也好好研究的，所以放心好了……”

这时，真嗣才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做了件错误的事情这一点。

事到如今，那两本书能够返还到他手里的可能性，或许已经几乎没有了吧。

眼前的丽露出一副十分天真无邪的表情，在对此觉得很可爱的同时，真丝紧绷着的双肩微微地放了下来。

伴随着，巨大的疲劳感……

（《之后，一切在……之中进行》完）

后记：

……关于这一章……说真的，连原作者自己都觉得写得有些“过分”了……

（一段不会打的日语。——大维克托）

这就是原作者在后记中的发言……大致的意思是“这次的‘绑缚系’主题，或许会有朋友对此怀有不快感

吧，不过鉴于这并非动真格的‘绑缚 play’，所以还请您原谅”…………呵……呵……

呵……呵…………在下对此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希望各位读者朋友们看后千万不要有任何过激的行为…………

再次重申（已经不知道是第几回了……- -）：“这 3 章仅供 YY 只用，请处理好其与正篇的关系……”

这会儿在下整个人都已经濒临 LCL 化了…………Let me down…………

（身心俱疲中……）

Evangelion SR 插入章 3

肯定，一切都将从……之中开始

“绑缚 Play！？”

研究室里回响着律子的惊叫声。

“是……是的。”

虽说再无其他人在场，但面对眼前不由得满脸通红的玛雅，律子也感到自己的脸不禁热了起来。

“你，你在说些什么啊。……然后呢？说明一下啊。”

“这个嘛，第一次注意到这事，是在星期六就是了……”

于是，玛雅开始了说明。

星期六回家之后，在丽的双手手腕上发现了被勒过一般的痕迹。

虽然就此提出询问，但她除了“这是羁绊”以外，什么也不肯多说。

在晚饭的时候，自己趁着美里离席的机会，向真嗣询问此事，可他也只是满脸通红，支支吾吾地不肯开

口。

“于是，昨天晚上你明明没有被安排工作，却主动留在这里加班了？”

“是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还是请您自己看吧。”

说完，玛雅按下一个按钮。

显示器上映出两个交缠在一起的裸体。律子不由的向前探出半个身子。

“……还是一点没变……真是激烈呢……那两个孩子。”

玛雅笔直地盯着她，继续了自己的话。

“看吧……小丽的手腕……”

“……确实是，被绑着呢……不过，我感觉这只是摆个样子而已啊。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对于律子冷静的言辞，玛雅睁大眼睛抗议道：

“您，您在说些什么啊前辈。这太龌龊了，这是……SM 啊。”***【译者注：SM 即 Sado-Masochismus……具体意思不便解释……】***

“SM 什么的……我倒觉得还没到那种程度啊。那么，这其中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我都说了啊，直到最近为止，他俩都一直是用很普通的方式亲热的说……结果突然间变成了这样。

我觉得这一定是“那东西”的影响所致。”

律子偏了偏脑袋。

“……不过，星期四的时候并没有这种迹象的啊……你一直都在这里偷看的吧？”

“‘偷看’什么的……我只是在观察而已。……这个嘛，那个时侯虽然没有绑上手腕，但也比平时折腾得

更加激烈不是吗？”

“我说你……难道每次他俩亲热时你都在这里偷窥的？”

律子用惊异的表情质问道，玛雅慌忙予以反驳：

“因为我有着保护小丽的义务嘛……不可以出任何差错的……所以说啦，比起这件事，“那东西”或许有着增加凶暴性的作用也不一定呢。”

“这种事情应该是……确实“那个人”也很激烈就是了……不过绑缚是平时就……”

律子小声念道，她的脸变得通红。***【译者注：…………】***

“我认为有必要进行再度实验。按现在这样使用下去，可能会承受不了的吧。”

大概是没有听见律子的自言自语吧，玛雅用兴奋的语气说道。

“是，是吗？确实，如果过于凶暴的话，也会很伤脑筋就是了……不过你打算怎么做？所谓的“再度实验”？”

“前辈已经亲身进行过实验了嘛。这次就换我来……”

“……是呢。那，你打算从青叶君和日向君中，选哪一个作为被实验者？”

听到这句话，玛雅立即露出一副鬼一样的可怕表情，瞪着律子。

“什……为什么会是这样？当然是真嗣君了，或者是那个孩子也行。不然，我不要。”***【译者注：“那孩子”指二号机中的渚薰】***

“那孩子显然是不可能的，不是吗？而真嗣君和你平时的生活场所距离太近了……你被他直接袭击的可能性会很高的哦。”

“我，我倒是无所谓……”

听到玛雅的如此回应，律子无奈地仰面朝天，大大地叹了口气。

“真实的，你都在想些什么嘛……丽会杀了你的哦，玛雅。总之，让真嗣君来当被实验者这一点我表示认同。而作为交换，你嘛……嗯，一个星期不得回家。”

“哎——那样一来不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吗？”

玛雅用忿忿不平的目光望着律子，对此律子也瞪向她。

“不可以哦。作为补偿，观察的任务就交给你了，收集一周分量的数据，拜托你了哦。”

“……那样的话还好……不过，整整一星期是吗？……不会垮掉吧，真嗣君他？”

“这个嘛……毕竟是年轻人嘛，总应该撑得过去的吧，肯定。”

“一段时间不见了呢……相田剑介君。”

放学后，剑介正走在回家路上，这时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男子的身影。

黑色的西装，黑色的帽子，还有那副黑墨镜。

MIB。不过，与此很不相称但是，他的头发很长。

“您，您是……NERV 的……”

“嘘——小声点……是的，我是 NERV 的日向诚。这次，又要拜托你了。”

听到这句话，剑介的眼镜立刻闪出了兴奋的光芒。

“所谓“拜托”，又是，让真嗣选……是吗？”

“是的。和上次一样，让碇真嗣君从这些东西里面选一本吧。至于结果，我们这里会进行确认的。场所嘛……”

“那是在楼顶上的那个地方，是吧。我明白了。还有就是，之后其他书的处理……”

“啊啊，随你喜欢吧。那些就作为报酬。”

“我明白了。请放心交给我吧，日向先生。”

剑介接过装有十几本书的手提袋，走远了。目送他远去的背影，黑衣男子自言自语道。

“任务完成……是吗。不过，小玛雅她，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身为二尉的时候明明是个更加温柔的人的说……”

他的样子，看上去显得有些寂寞。

律子的研究室。

律子和玛雅凝视着面前的显示器。

“来了呢。”

“是呢……”

画面中的是剑介和真嗣。真嗣不断地来回打探着周围。

“他是在确认丽是否在附近吧。那孩子在做什么？”

“小丽她，现在正在教师办公室干活呢。我们对教师下了让她去帮忙的指示了。”

在另一个监视画面里，是和几个女学生一起默默地整理着资料的，丽的身影。

“是吗……好了，来看看真嗣君会选怎样的书吧。”

“那也就代表着我在他心中的形象吧。”

“嗯，荷尔蒙激素会直接对 A10 神经起作用，从而使对象产生与散发荷尔蒙的人相连接的，性的刺激。作为春药来说的话，应该具有着划时代的作用吧。”

“虽然具体效果仍是个未知数，但也确实具有催淫作用和强精作用呢。如果顺利的话，

这将成为同步技术的产业化利用第 1 号呢。”***【译者注：…………多么“伟大”的发明啊…………】***

“现在只是想要确认一下效果……之后就只要包装产品就行了呢。”

“真嗣君，在前辈做实验的时候是选了白衣系的呢。”

“这个嘛，很容易理解的吧。之后的那一次，之所以会选 SM 类的，一定是他过于紧张的缘故吧。”***【译者注：……真的是这样么……】***

玛雅凑了上去。

“真嗣君到底会选怎样的书呢？到底还是年轻的太太的吗，还是说是女学生系的？”

律子对显得有些兴奋的玛雅说道。

“我那个时候是在之前的那一天用的药，你则是在今天早上吧。这样一来，应该会反映出更加接近深层心理的部分哦。”

“也就是说，是真嗣君无意识中对我的印象，是吧……”

“别说话……他，要选了哦。”

“是……”

吞了一口唾液，两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

画面中，确认了附近没有丽的身影，从而安心下来的真嗣，从那一排书中取了一本出来。

……为什么，自己会选了这本书的呢？

坐在自己房间的床上，一边望着手中书的封面，真嗣一时间愣住了。

完全不明所以。

仅仅是，在楼顶上，当剑介亮出那堆书的时候，自己心中却有一种“只有这本书而已”，就像是被它吸引住了一般的感觉。

这样的内容，就是自己所希望的东西吗。

感觉到了强烈的冲动。

仅仅是在这一瞬间里，手都已经不自觉地向下半身伸去了。

如果没有最近发生的那件事的话，一定就会发展成“那种事情”的吧。

自己已经知道了，从今天开始的一星期里，玛雅都不会回家这一点了。所以，丽任何时候来喊自己过去，

都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可不能让之前发生过的尴尬事再重演一次了。

怀着这一想法，真嗣克制住了自己心中的冲动。

不过，一整个星期，这也是在是太长了。

今天早上，当玛雅本人向自己传达这件事的时候，带来的刺激之大，不由得令自己头晕眼花，差点就要昏倒在地。***【译者注：其实……又是被下了药了……当然，精神冲击也是有的……】***

……才刚休息了昨天一天而已的说。

如果只是偶尔和丽亲热一天，对自己来说倒也还暂且算不了什么，可是一想到从现在开始的一星期里，恐怕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自己就不禁要为此无奈的叹气了。

再一次望向手中的书。

总之，还是先藏起来比较好吧。考虑到最近这几天里发生的事情，如果又让丽看见这个，恐怕会很危险

的。

这么想着，真嗣抬起头来。

映入视野里的，是不知什么时候已然出现在房间里的，红色眼眸的少女。她静静地望着自己。

一瞬间，真嗣连呼吸都停止了。**【译者注：……怕什么就来什么……】**

“在……读什么？”

冷冷的声调。

看样子，只有硬着头皮面对现实了。即使笨拙地试图隐藏，结果也不会改变，那么也许坦率一点的话，反而会好一些吧。

是的，真嗣确实地感受到了，当时自己就是因为“想要”，才会选择这本书的。

“又从剑介那里买了一本回来……绫波也要看看吗？”

可能是感到惊讶的缘故，红色的眸子一瞬间眨了眨。

有些茫然地点了点头。丽坐到真嗣身边。接着，目光瞟向真嗣手中翻开的书。

沉默。

房间里只剩下了翻页的声音。

目不转睛地盯视书本的丽小声念道：

“这是……碇君的愿望吗？”

对于她的问题，真嗣陷入了无言。

“是吗……在这种时候，你不知道应该露出怎样的表情才好，是吧。”

仿佛从真嗣的表情中领会了什么一般，丽自言自语。

“不，不是，那个，绫波。”

红色的眼瞳转向真嗣。总觉得那眼神里似乎包含着十分温柔的气息。

“好好研究一下，碇君……我会帮你的……”

丽把书放到真嗣手里，站起身来。

“那，我先回去做准备了……加油啊……碇君。”

丽的脸上透着红晕，走了出去。

而真嗣已经石化，甚至连挽留她都做不到了。**【译者注：……对上一章中“阳台事件”的“报复”呢……这一次立场逆转了……】**

“真嗣君他……为什么要选那种题材的书呢……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到底是……”

“这个嘛，我倒是多少可以理解……不过，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书出现？虽说确实是 A 书，不过那样的主题……一般是买不到的哎。”

“……虽然调查的工作拜托给青叶先生了……不过最终是由我从商品目录中做出选择的……”

“……那也就是说，到底还是你自己的兴趣不是吗？”

“本来还打算留着自己看的说……”

“那等你回去之后，试着去向真嗣君要就是了。到了那个时候，他应该已经不需要那种书了嘛……”

夜晚。

真嗣走进了丽的房间。***【译者注：吐血部分正式开始……先准备好心脏起搏器……】***

丽坐在床边。身着睡衣。

看见真嗣进来，她站起身子。

“……已经可以了吗？”

“嗯……”

走近床沿，真嗣开始脱去衣服。丽默默地望着这一幕。

“我应该……怎么做才好？”

“…能按照我说的去做吗？”

丽点点头。

身上只剩下短裤的真嗣，仰面朝天地躺倒在床上。

丽凝视着他的动作，不解地偏着脑袋。

真嗣对她露出微笑，静静地开了口。

“绫波…………你只要，按你自己的意思……把我……”

说到这里，真嗣目不转睛地盯着丽。

一边注视着那双黑色的眸子，丽一边脱下身上的睡衣。

爬到床上，坐到真嗣的腿上。

“我只要……对碇君做我想做的事……就可以了？”

“嗯……那样一来……我想我也一定会……感到很舒服的……”

言毕，真嗣闭上眼睛。

在犹豫不决了一小会儿以后，丽慢慢地把脸凑向真嗣。

亲吻。

仿佛想要撬开他的双唇一般摇动着脑袋，舌头伸了进去。

就这样，彼此的舌头交织在一起的同时，渐渐地，丽的双臂移向他的胸口。

“……嗯嗯……”

丽的鼻孔呼出的气息变得粗重起来。真嗣紧闭着的眼睑微微地拧紧了。

依然睁着双眼的丽见到真嗣的这一反应，更加激烈地贪求起他的双唇来。

真嗣发出了不成声音的微吟。

听上去，就像是在受苦一般。

也许是听见了这一轻微的呻吟声吧，丽移开了紧贴在一起的嘴唇，凝视着真嗣。

感觉到她的异样，真嗣睁开双眼。

“……怎么了吗？”

“不要紧吗？……”

丽有些担心地问道。

真嗣的表情变成了笑脸。

“为什么这么问……非常舒服啊。”

“真的？”

“嗯……所以……绫波就按自己的意思……去做嘛……”

听到这句话，丽点了点头，把身上的胸衣脱下来，扔掉了。

昏暗的房间里，雪白的裸体蠕动着。

丽的双手伸向真嗣的短裤，用笨拙的动作将其除了下来。

接着，面对全裸的真嗣，丽慢慢地把脸靠了上去。

“果然，真嗣君是“受”的一方呢。”

“不过看上去，主导权还是握在他手里就是了……”

“这个嘛，因为本来丽也就是“受”的类型啊……”

“而且这方面的知识，她知道得也不多嘛。不过，真嗣君他……是因为“那东西”的影响吗？”

“嗯，恐怕是……不过比起凶暴化，看上去倒好像正好相反的样子。”

“现在两人的样子，和那本书的构图十分相似呢，确确实实。”

“袭击小学生的 OL。那样的写真集，真的有必要出吗？女性的露出度又不高……”***【译者注：OL 就是 Office Lady】***

“……因为这能使兴趣多元化嘛……”***【译者注：……………………】***

丽的舌头在真嗣的脖子上不停地舔舐着。

紧贴在一起的身子就像是分不开了一般，中间没有留下任何空隙。

真嗣喘着气。简直像是溺水了似的。

“……总觉得……你比起平时……要更热呢……绫波……”

“是吗？……你也是……非常非常热……想一直……就这样下去。”

对此作出反应的丽也已经满脸通红。

即使身处黑暗中，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

丽呼出的气弄得自己有些发痒。

随着肢体的逐渐络合，丽仿佛在确认一般地，抚摩着自己的胸口和腰部。

双眼紧闭的真嗣不禁透出了细小的叫声。

大概是对此感到很兴奋吧，丽咬住真嗣的耳朵。很甜美地，同时也很强烈地：

“……呜……”

真丝忍不住呻吟起来。丽在他耳边悄声问道：

“痛吗？……碇君……还是说……很舒服？……”

“嗯……很……舒服哦……”

真嗣的回答听起来像梦呓一般。

“那么……明白了吗？……应该露出怎样的表情呢？……”

“……被人这样对待的时候？……怎样才好呢……”

“不明白吗？……”

全身都紧紧压在真嗣身上，丽满脸发烧地问道。

“那个孩子……虽然在害怕……那也感觉还有别的意思在里面……”***【译者注：“那个孩子”指A书的“小学生”】***

不禁有种丽的感触溶入脑袋深处的感觉。

“我说……绫波……再让我更舒服一点嘛……那样的话……说不定我就会明白的……”

“……怎样做才好呢……”

温柔地抚摸着陷入困惑的，丽的面颊，真嗣把自己所处的位置稍微挪了挪，把主动权导向自己。

【译者注：不做评价，不做评价……对，在下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没有……】

在丽的喉咙深处，那些东西被释放了出来。

不由得呛了一下。

再接受了真嗣全部的体液以后，丽移开身子。

从她的嘴里，液体一点点满溢出来。

在短时间的踌躇之后，丽把真嗣注入嘴里的，欲望的产物咽了下去。

一点儿不剩地，全部喝了下去。

依然沉浸在余韵之中的真嗣，望着她的样子，胸口又热了起来。

“……谢谢你……”

坐起身子，紧紧地抱住丽。

虽然丽对嘴里这一不习惯的感触而微微皱起了眉头，但真嗣的拥抱立即把这一表情缓和了下来。

“……没关系的……不过……味道并不怎么好……”

“……对不起。”

对于老老实实回应自己的丽，真嗣不禁苦笑。

“已经，可以了吗？”

“嗯……我已经明白了……”

丽望着真嗣。真嗣微笑着。

“和绫波一样……笑就可以了哦……因为能被这样做……我感到很高兴啊……”

“是吗……”

真嗣用被褥轻轻地擦了擦丽的脸。

接着，轻轻地一吻。

“那么，这次换我来吧……想要怎么做……还是那样……”

晾衣绳还放在这个房间里。

虽然很清楚真嗣话里的意思，但丽微微地摇了摇头。

“普通地做就可以了……作为交换……我想要感受碇君……想要……很多很多……”

通红着脸，这么说着。

对于这副模样的丽，自己的爱根本无法忍耐。真嗣再一次，紧紧地抱住了她。

已经，像这样亲热了多少次了呢。

简直就像发烧了一般，脑袋里已经一片混沌。

而与业已混乱的意识相反，真嗣的身体却强烈地笼罩在欲火之中。

无论多少次达到顶峰，都留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不，其实是在每一次释放之后都会感到，从自己的身体深处涌上来了更多的“东西”。

这一切，都是受了那和他结合在一起，并不停地娇声喘息着的，她的影响所致吗？

每一次，当她的身体接受自己释放出的欲望之时，她看上去都会显得更加光彩动人。

浑身是汗，早已经不知道绝顶了多少次，然而丽依然没有丝毫放开真嗣的意思。

还是说，是真嗣没有就此罢手的打算呢？

由于强烈的快感，白色的唾液从嘴边流了出来，面前的她已经露出了朦胧的眼神，感觉不到一丝“理性”的存在了。

【译者注：………………………………………………………………】

“好像有些……奇怪哎？”

律子自言自语道。下班的时间早就已经过了。也许是被真嗣和丽的样子所吸引，她已经完全忘记了时间。

“……您指什么？”

玛雅的视线仍旧锁定在屏幕上。对于她来说，无论律子有没有给她“记录数据”的任务，她都根本没有回去的意思。

“他们俩……是不是太过激烈了？”

“嗯，不过，上一次的时候，真嗣君也是这样的……”

律子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所以我说了，是丽很奇怪啊，再怎么着也差不多该……”

“……大概已经习惯了吧……”

“你在说什么呢。我指的不是这个问题。我是说，他俩的体力明明应该早已经用尽了才对……”

玛雅露出了“总算注意到这一点”的表情。

“这么说来，都已经像那样子晕过去了，居然都能立刻恢复过来……是有点奇怪呢……”

“不是“有点奇怪”吧。那已经完全失去自制力了啊。……我说，你能联想到什么原因么？”

律子瞪着玛雅。面对律子的视线，玛雅在起了一身冷汗的同时，想起了“一件事”。

“这么说来……”

“怎么了？”

“今天早上，在去真嗣君那边之前……”

律子瞪大了眼睛。

“玛雅，你难道……”

“是的……难道说……小丽她也就这样……”

听到这句话，律子战战兢兢地望向监视屏。

融合在一起的两人，简直像野兽一般激烈。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律子无奈地说道：

“荷尔蒙的彼此相乘引发的效果……我们……已经……不可能让他俩停下来了呢。”

“……是。”

“总之你继续观察……如果觉得实在过于危险了的话……就联络美里吧。”

于是，第二天的傍晚。

身在 NERV 的美里，收到了真嗣和丽没有去上学的通知。

当她慌忙赶回家，冲进丽的房间里时，她所看到的，是已经基本失去了意识，并全裸着紧抱在一起的，两位适格者的样子。

望着面前那即使早已衰弱不堪，也不愿意丝毫放开对方的两人，美里的视野变得一片漆黑……***【译者注：在下的视野现在是一片纯白，什————么都看不见，呵呵……呵呵……】***

之后，真嗣再一次睁开眼睛，是在医院那间一如往常的病房里。

而那以后的一个星期里，他都一直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直到全身的那种莫名其妙的火热感觉，完全消失为止。

最终，NERV 特制荷尔蒙激素的开发被终止了。

只有律子一个人知道，那些已经生产出来的成品，最终的去向。

伴随着，元度突然之间衰老起来的原因一起……

（《肯定，一切都将从……之中开始》完）

后记：

基本没什么可说的了……至此，YY 用 XE 插入章（全 3 章）正式结束！

“全身 LCL 化”是一种怎样的美妙感觉……现在各位读者朋友们亲身体会过了吧？呵呵……呵呵……

FLY ME TO THE MOON

作者：wolfenstein

我，来自虚无，正向着虚无行去。
我的世界除了我以外一无所有，
所以我在这个世界也可有可无。
我的心太黑暗了，
黑暗得几乎找不到我的灵魂。
但每晚当我抬起头看着天上的月亮，
我就可以感觉到，
我的灵魂是蓝色的

教室中的人声嘈杂，让趴在桌上的真嗣难以安眠。

“唷！大英雄竟然在这边睡觉，真是大牌啊！”冬二突然凑上来，用力拍了拍真嗣的背。

“拜托让我睡觉好吗？我真的很累耶！”真嗣头也没抬起来，用着疲累的声音说道。

“唉呀！你就让他睡嘛！人家昨天可是拼了老命保护着地球的和平啊！”剑介半开玩笑地劝着冬二。他比了一个射击的手势：”『碰』一下，那个大方块就『卡卡卡卡』地倒了下去，好帅啊！”

“什～～～～么？！原来你那时就是偷偷跑出去看？”

“啊！完蛋！说溜嘴了！”

“混蛋！你可知道我被班长骂得多惨吗？”

冬二怒气冲冲地满教室追打着剑介。被吵得实在睡不着的真嗣不由得叹了口气，抬起头来看着正在专心读书的零：

“为什么同样是驾驶员，就不会有人去打扰她呢？”只有在这时，真嗣才会衷心地羡慕

着零。

晚上，为了奖赏真嗣和零作战有功，美里请他们去市中心一家中华料理店吃饭。络绎不绝的人潮，并没有影响到美里的食欲。

“啊～～～～～～真爽！平常吃速食吃腻了，来吃豪华点的也不错啊！喂！你们两个不要光坐在那儿啊！动动筷子动动筷子!”

“喔，好，好。”真嗣连忙夹了几根菜塞到嘴里，零则仍然好整以暇地啜着柳橙汁。

“真嗣啊！你不要别人讲一句你才做一下好不好？”美里对真嗣的态度感到十分不满。
“可是，美里小姐不是希望我这样做吗？”

“不是这样子啦……唉！算了!”美里无奈地摇了摇头，拿起桌上的啤酒一饮而尽，又叫了份续杯。她看着往来的人群，若有所思地说着:”真是好久没来这种吵闹的地方了呢!让我想起大学的学生餐厅……”

“嗯，也满像我们学校的午休时间。”真嗣附和着。”可是，我实在不喜欢在这么吵的地方待着。”

美里用手托着腮帮子，不知道是在对自己说，还是在回应真嗣的话:”只有在这种人声嘈杂的地方里，让自己的声音被人群淹没，才会安心吧……所以自己也不断地说话……啊?我怎么会讲出这么感性的话呢？”美里不好意思地搔搔头，将啤酒杯凑到嘴边。

“咦？怎么变少了？我刚才有喝吗？”

“碰”地一声，零的脸重重地跌在桌面上。

“哈哈哈哈哈哈…………”美里的笑声回荡在夜晚的街道上。

“美里小姐，妳就不要再笑了吧!”一路扶着零的真嗣实在看不过去。

“抱歉抱歉……可是，这实在是……拿错杯子也就算了，竟然喝下去了还不知道……而且……而且竟然一口啤酒就醉倒了!! 哇哈哈哈……”美里忍不住又狂笑起来。

对美里无可奈何的真嗣叹了口气，看着昏迷不醒的零。她的脸由于醉酒，变得像颗红蕃茄一般，呼吸也急促了起来，和平常的苍白面孔判若两人。真嗣低声说道:”真不像她。”

“好啦！我看我们先把她抬进车子，送她回家后再……”美里还没说完，她身上的行动电话就响了起来。

“喂？我就是……喔？已经出港了？……现在吗？可是我这边……知道了。”美里收起行动电话，对真嗣说:”真嗣，我现在临时要去开会，零就拜托你了。”

“开会？”

“是关于 EVA2 号机的事喔！你们很快就有新战友了。”

“EVA2 号机？原来 EVA 不只两台？”真嗣十分地惊讶。

“那，我先走喽!”美里关上车门，真嗣赶忙问道:”等，等一下，真的要我一个人送她回去吗？”

“当然呀！不然要怎么样呢？”美里想了想，又很严肃地说:”对了，你可不能对她随便乱来喔!”

“美里小姐，不是这个问题吧……”

虽然零的体重是出人意料的轻，真嗣还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送到家。

“嘿咻!”将零扶上床后，真嗣才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空气好闷啊！稍微打开窗子好了。”他拉开窗帘，被一瞬间渗进来的光线照得不觉眯起眼睛。

“啊……”真嗣一下子被天上的月亮给吸引了。月亮散发着乳白色的平静光芒，让阴暗的室内沉浸在一股神圣的氛围里。这时候的月亮似乎比其它时候更加清晰，像一个环抱双膝

沉睡着的苍白少女。

“这就是所谓的『moon illusion』吗？”真嗣这样想着，背后忽然传来零的话语:”从这里看月亮，特别的清楚呢!”

“啊……妳起来啦!”真嗣连忙解释道:”妳刚刚喝错饮料醉倒了，本来要请美里小姐载妳回来的，不过她临时有事，所以……”

“我是谁？”

“嘎？!”真嗣吓了一跳，还以为零醉过头丧失记忆了。但零马上说:”你是碇真嗣，那我是……绫波零，对。真奇怪，我记你的名字比我自己的更清楚呢!”

零的表情似笑非笑的:”我们的名字就是一道咒语，将我们牢牢捆住，从此以后，我们就必须努力扮演好『绫波零』、『碇真嗣』，深怕那一天自己不再是自己……”

“绫波……”不知道零是不是醉了，平时沉默寡言的她竟会说出这么多奇怪的话。如今真嗣也只能静静地听着。

“是的，『绫波零』是由过去、现在、未来，每一刻的『我』所构成，投射入他人心中的影像。不过，如果这个连续的『我』有某一刻消失的话……”她突然问着真嗣:”你呢？真嗣？你也害怕别离吗？”

“啊？嗯……”真嗣想起昨天晚上的事，还有他小时候和父亲别离的场景。

“我也会害怕。和别人分离、被他人抛弃，都是比身体的伤痛更加痛苦的。所以才会想和别人合而为一……不过，我更害怕自己的这种想法，因为合而为一，等于毁了对方……

“为了保护他人，我只好尽量减少和别人的接触，因为没有接触，就没有分离，也不会有毁灭……如果可以，我宁愿到月球去，永远做这个世界的旁观者……”

“怎么可以这样！……”真嗣突然打断零的话:”自己离开别人，让别人活下去，大家就会幸福吗？”

“我爸爸，在三年前抛下我，来到 NERV 工作。也许他是在保护着地球、保护着我，可是我却永远忘不了他抛弃我这件事。我……我也许永远也无法原谅他。

“第一次来到这里时，我抗拒着爸爸不想坐EVA，可是当我看到伤痕累累的妳时，我就动摇了。我不希望妳为了保护我而死啊！对，绫波，我也有我希望守护的人啊！美里小姐、冬二、剑介……如果和他们分开才能活命的话，不如大家一起死好了。啊！我在说什么……”

看着情绪激动得语无伦次、不知所措的真嗣，零露出了比上次更自然的笑容，像是母亲看着小孩的别扭举动时，不自觉的会心微笑。

“我知道了，真嗣。我不会抛弃你的。因为你是……你是……”

“绫波？”

躺在床上的零已阖上双眼，发出有韵律的轻柔鼾声。真嗣将毛毯盖在她身上，便自己回家去了。一路上，他不时地抬头看着月亮，一面玩味着刚才的对话。

（完）

人偶

作者：calmie

Chapter:1

自我记事以来，我就生活在这里，不愁吃不愁穿，绫波夫妇对我很好，我是他们疼爱的宝贝，日常，我也叫他们爸爸妈妈。

但是，从小，他们就告诉我，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

那一年，我 4 岁。刚开始记事，却还不懂得什么叫亲生父母。但是，我已经知道那个男人，他叫啶元度。

我刚开始认识世界，他已经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不常来，但是，每次他来，绫波夫妇都让我和他单独相处，但并不教我应该如何称呼他。所以，我知道，我和他的关系一定不一般。即使那时的我也不理解什么是不一般。

4 岁那一年，他每次来，都只是呆呆的看着我，不说话。

有一次，他又来了，我按照礼貌的打了招呼。他依然阴沉的看着我说："笑一下……"

"什么？！"

"我叫你笑！"

"……"

我微微扬起嘴角。

大家都说我笑起来很美，虽然我不爱笑。

"啪！"

那个男人……他，那天，那个男人掌掴了我。

尚弱小的我被打翻在地。

很痛。

他，凭什么打我！……我抬起眼，狠狠的盯着他。

闻声进来的绫波夫妇，赶忙扶起我，妈妈赶快抱着我出去了。

还未走远，我听见那个人向父亲咆哮:"她不过是个人偶!她有什么资格有唯的微笑……"

唯？谁是唯？是一个女人的名字？

人偶？什么是人偶？我，是一个人偶？

微笑？唯的微笑？我的微笑？这些都是什么东西？

那时我无法理解。

我也曾问过父母，唯是什么人？父母互相对望了一下，只说，是啶元度过身的前妻。其他的说以后再告诉我。

那一次以后，那个人很久都没来了。

当他再来时，很奇怪的，对着我，不再阴沉。

他会对我说，他们研究所的老太婆博士，会说老太婆的女儿很快也要进来，还会和我提起许多人，他的副手冬月教授，以及其他部下。

这些人我一个都没见过，可是，耳熟能详。

有一夜，他很晚才来。

他的身上有一阵香水味。我讨厌。

下意识的与他保持距离。

来到了，他再次对我说："笑一下。"

我迟疑了。

他说："那一年那样对你真是对不起……可是，今夜，忽然好想看你的笑容……"

说完，他笑了，难得见他笑了，有点勉强，但是……其实，他是个很可爱的人吧……心里忽然这样想。

于是，微微一笑……

……他再次呆住了……然后，忽然，哈哈大笑。

"哈哈……那个赤木老太婆……哈哈，她以为她可以取代唯的位置吗？……"

赤木？是老太婆？

唯？又是唯？

过了好久，他终于停了下来："小零，你也有 10 岁了吧……"

"恩……"

"下周，我带你去我工作的地方玩，好不好？"

"是去见那个老太婆吗？"

"呵呵，小零好聪明……那我今天先走了啊"

"先生再见……还有，那个……"

"什么？"他回过头来

我微微一欠身："请先生下次把身上的香水味洗净再来……"

“哈？”他呆了一下，然后明白过来：“哈哈哈哈，好的，真是，可爱的小零……”

第一回完

呵呵，偶很爱的 REI I 啊~~~~~终于可以为她写同人了~~~~~

也是偶第一次写连载，不过，不会长拉，最多 3 回就完了。

Chapter:2

这一天，绫波夫妇早早的起来给我梳洗好，然后送我上了一辆神秘的车子，啶元度在上面等着我。

途中，啶元度除了叮嘱我到了那里不要到处乱跑以外，便不再说话，一路都阴沉着脸。

不知道过了多久，车在一个偏僻的山区里的一座不高的楼房前停了下来。下了车后，啶元度便带我走进了那个迷一样的世界。兜兜转转，错综复杂的通道，究竟是用来隐藏什么样的秘密？

终于，来到一条走廊的尽头，啶元度在门口旁的密码琐前伸出右手食指，“嘀”的一声，门开启了。我随他走入房中。

一位约 50 出头的男人似乎已经等候在那里等候多时了，他站起来，迎向啶元度：“司令，今天叫我来有什么事？”

啶元度并不说话，径直走的到自己的办公桌坐，整理自己的文件。

那个男人疑惑的看着我，于是我微微一笑，算是回应，忽然他大惊失色，快步走过去问啶元度：“她是什么人？！你在哪里找到她？!!”

啶元度停下手中的活，站起来，走到窗口前，双手倒背在身后，看着外面的山景，缓缓的说：“难道你认为她是可以在哪里找得到的吗？”

“难道……她真的是……”那个男人低头想了一下：“她真的和唯有关吗？”

这么说看来我真是和那个叫唯的女人有莫大关系了。

啶元度依然没有转过身，但是，隐约听到他冷笑了一下：“冬月教授，你是生物界的顶尖人物，关于生物方面的问题，不需要我来解释了吧……”

原来他就冬月。

只见他在房里来回不停的低头度步，然后抬起头看着啶元度的背影问：“你竟然保留了唯的基因？什么时候的事情？”

“她是唯留给我的安慰。”

冬月听了之后，有点无奈的笑了，摇摇头：“果然是唯，我最优秀的学生……”

说完，他走过来，在我面前蹲下：“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绫波零”

“绫波零……恩，好美的名字，今年多少岁了？”

“9 岁”（calmie 更正，人偶（上）中 REI I 应该是 9 岁的）

“再笑一个看看……”

为什么每个人都喜欢看我笑呢？我的笑容是咒语吗？于是微微扬起嘴角……

冬月看着我的笑容，露出了欣慰的表情。

他起身，走过去，问啶元度：“这里见过唯的除了我和你，还有赤木博士，不怕她认出来吗？”

他回过头看着我说：“赤木博士可也是个厉害的女人哦……”

啶元度走过去，拿一件白大褂披上，边说：“那个老太婆吗？MAGI 已经完成了，她已经没用了……”

然后啶元度走过来，浅浅的笑着，对我说:“来，小零，我带你去参观我工作的地方吧……”

于是我和啶元度走出了这个房间，背后隐约有一声叹息。

（中）完

Chapter:3

穿过一个又一个的过道，越过一道又一道的钢门，最后，乘坐一量电梯，当电梯的门打开时，眼前是一个大厅。

这里是建设中的天顶都市，地板是玻璃的，可以看到下面的地下城建筑物。

有两个穿白大褂的女人指挥着一群人在干活，看见啶元度走出电梯，她们都迎了上来。

啶元度对我说：“这里就是我工作的地方 GEHIRN 本部。”

那个较为年长的女人走过来，笑容满面的说：“所长，早安”

我闻到这个女人身上有一阵似曾相识的香水味……想起来了，那一夜啶元度身上就是这个味道……我讨厌。

不想理她。我不做任何表情的低头看着玻璃地板，下面是海市蜃楼般的地下都市，海市蜃楼终究会消失的。

年长女人似乎注意到我了，对啶元度说："你把孩子带来了哦？我记得是个男孩啊，叫真嗣的。"

啶元度淡淡的回答："不是真嗣，是一个朋友寄养在我这儿的，叫绫波零。"

于是年长女人笑笑的对我说："小零，你好啊。"

谁要理她。

隐约看见她眉间似乎有一些疑问，算了，看到我觉得奇怪的人也不只一个两个了。

忽然大厅里的广播响起："请啶所长和赤木直子博士速到指挥所工地。"

啶元度皱了皱眉，环顾了一下四周，看见一直在旁站着的年轻女人，对她说："律子，麻烦你一下，带小零到周围参观一下吧。"说罢和年长女人匆匆离去了。

原来那个离去的就是赤木博士。

老太婆。

那个被称作律子的女人走上前来，微笑着说："小零，你好啊，我是刚才那位赤木博士的女儿，你叫我律子姐姐就好了。"

……老太婆的女儿……

沉默了一下，最后还是出声了："姐姐好。"

她扬了扬眉，就拉起我的手，说："好，那我们走吧。"

然后，她再次带我穿越一条又一条走廊，一间又一间房间，有的已经配备好了各种设备，有的尚在建设中。

途中她不时和我讲解各种设施的用途，但我看不懂，我也不关心。

冥冥中，觉得正下方的地底都市似乎有什么在吸引着我，在呼唤着我，我很想去看看，可是，又不知该如何开口，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是在什么地方。

一路都在思考自己的感觉，忽然，律子的脚步停了下来。我抬头看了看四周，墙上有一块牌子，写着：指挥所。

下面挂了一个木牌：工事中，立入禁止。

我看见律子正透过虚掩的门窥视着门内。我也悄声移到门缝前。

是老太婆和啶元度，她正坐在啶元度身上。

“真的无所谓吗？”

啶元度并不看她，眼斜向一边：“是啊，我对自己的工作不会后悔。”

“你骗人，其实你是忘不了唯吧，可是我不在乎。”

然后老太婆吻着啶元度的身影投射在主荧屏上。

忽然，律子不出一声，抱起我，快步离开这个地方。我看得出，这个年轻的女人很在意她刚才所看到的一幕。

我趴在她肩膀上，漠然的问到：“你该不是在吃醋吧……”

她停下了脚步，不出声。

然后听到她深吸了一口气：“我。没。有。”忽然，她斜过头来，看了我一眼：“你还是小孩子，什么都不懂，不要乱说话，刚才看到的也不要去和任何人说。”说着，她把我放了下来。

她通过了墙上密码锁的检验，门开了，“进去吧，这里也是所长的办公室，你在这里等他吧，我还有工作。”说完，她就离开了。

看着她远去的瘦削的背影，我忽然觉得她很可怜。

又是一个在爱中不能自拔却还要尽力掩饰的女人，可以预见，她会为了爱而不顾一切，可怜的女人……

待她离去，我便自己跑了出来，与其在办公室里无聊的呆着，我宁愿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游荡，只要不要碰上老太婆就好了。

可是，有些事就是这么巧。

不知怎么的，我发现老太婆又出现在我眼前。

她似乎被忽然出现的我吓着了，却仍然尽力的在脸上堆起笑容：“哎呀，是小零啊，有事吗？”

“我迷路了。”

“那就跟我一起出去吧……”

“不用。”你以为你是谁？女主人吗？

“可是你一个人回不去的。”

“不用你多管闲事，老太婆。”

然后，她满脸诧异的样子，不敢相信吗？

“老太婆？不可以随便就人老太婆的。”

她把脸拉长的样子好丑。

“可是，你是老太婆，对吧？”

“我要生气了哦，不叫啶所长骂你一顿不行。”

那个脸部表情严重扭曲的女人竟然搬出啶元度来，她真是不知道我是谁了？

呵呵，我想起来了，啶元度说过，我是一个人偶，是一个有着唯的笑容的人偶。

“是所长说的，他说老太婆好烦人，老太婆已经没用了……”微微扬起嘴角，轻轻的说着这句话，这就是我的微笑，你所永远无法战胜的咒语……愚蠢的女人。

然后，要赖的她竟然想掐死我，呜……呜……呜……好痛苦……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了吗？……

你以为……掐死我一个人偶就可以了吗……

老太婆，我是你永远的梦魇，人偶的存在就是这个价值，你以为你可以逃避吗？你永远也逃不掉的，我们……虚无中见吧……

《人偶》全文完

Rain

作者：yuri

又下雨了。

是夏天常有的暴雨，来得非常快。窗外几乎在一瞬间就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幕，四周于是非常的暗，我手中的笔不得不停下来。

好熟悉的雨啊，仿佛回到了那年夏天。

也是一个炎热的夏天,低沉的天幕述说着暴雨将要来临。我一个人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是的，我总是一个人，我总是在放学后直接回家。也许我真的如他们所说的，是个不正常的感情缺陷者吧。是的，独自一人也许是最好的。

家离学校很远，于是就这样走着，一直走到沉闷地停滞着的空气变成了兴奋地奔跑着的风。很快的，随着四周的变暗，一粒粒雨滴落了下来，越来越多，越来越急。

是一场暴雨呢。

什么都湿透了，头发、衬衫、裙子，还有地面。本来就人迹稀少的路上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偶而能听见踩着水急急跑过的声音。

前面的屋檐下可以避雨，要不要去呢？淋雨的话也许会生病的。我不想生病，因为我讨厌医院。我又想早点回家，无论如何，呆在外面太久我会感到不安。

可是直到快走过那段屋檐了，我还没有决定，只是继续走着。身后又传来踩着水急急跑着的声音，马上就要掠过我而去了。

可是那声音停了下来，然后一只手拉住了我的右臂，拽着我踉跄地躲进了那段屋檐。

突如其来的一切让我吓了一跳，回过头，是一个正用手擦拭着脸上雨水的少年，有着灰白色头发、深红色眸子的少年。仰或是美少年？如果是我的那些女同学，一定会这样形容他吧？

“在雨中漫步虽然很浪漫，但你不觉得这场雨大了一点吗？”少年的声音柔和而动听，让我觉得即使在这里多呆一会儿也不会感到不安的。他捋着自己的头发，但贴在头发上的那片树叶却顽固地不肯掉下来，让我忍不住想笑一下，可脸还是紧紧地绷着一动也没动。唉，笑是我最不习惯的表情。

“你干什么？”面对一个陌生人，我想我这样发问还算合理吧？少年楞了一下，续而整了整自己的白衬衫，“没什么，只是看见你不紧不慢地在雨中行走，有点好奇而已。对不起，是不是让你产生了什么误会？”误会？没有那种东西，但他为什么要道谦呢？是因为我的问话吗？

“真是突如其来的雨啊。”他双眼望着连成一片的雨幕，“看来一时半会儿是停不了的。”

这就是所谓的搭讪吗？我想。

无论如何，我已经决定在这里避雨了。我不说话，以免感到紧张，特别是当别人越来越了解我时。“他（她）一定知道我在想什么。”我总会莫名其妙地出现类似的想法。

可是红眸的少年还在不停地说着,“很久没下雨了。上一场雨是什么时候？……忘了……”不知是自言自语还是对我说。

于是，雨声杂夹着他悦耳的声音充满了整个屋檐下，很和谐，虽然听不进他说的什么，但感觉很和谐。

雨还没有要停的意思。

“喂，你。”他用手指戳戳我的头，“说点什么嘛，别那么冷漠好不好？”冷漠？好熟悉的词，以前也有好多人对我说过。

“说什么？”“随便什么啦，比如‘这样的大雨真是少见’……其实很常见啦……或者‘最近几天也许会比较凉爽吧’，不一定要有什么实际意义，只是说说话而已。”没有实际意义的话说它干什么呢？可是我还是决定尊重他的意见，于是把他的话重复了一遍：“这样的大雨真是少见……其实很常见啦……最近几天也许会比较凉爽吧。”不过我还是没办法模仿他的表情和语调。

他楞楞的看着我，然后开始笑：“你真是个奇怪的家伙。”奇怪？这让我有点生气，明明是他要我说的嘛，现在又说我奇怪，奇怪的是他吧？

“我叫薰，渚 薰。”他终于笑完了，但说话还有点不连续，“你叫什么？”“绫波 丽”我迟疑了一下，然后说出来。为什么会对自己的名字这么陌生呢？也许是因为很少听见有人叫它？

“你是个文静的女孩呢。”文静？与冷漠有差别吗？“我刚才那么多话，是不是让你觉得讨厌？”讨厌倒不会，于是我摇摇头。“要让你开口说话还真是困难呢。”他无奈地挠头，终于让那片树叶掉了下来，“啊，我头上有树叶呀，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肯定看见了，你是个坏心肠的女孩。”他用手掐我的脸，为什么他能毫不在意地去碰触别人的身体呢？刚才也是。难道他是一个轻浮的人？

“疼。”我说，他立刻像触电一般把手缩了回去。“对不起、对不起……你真是比看起来还脆弱呀……像个玻璃娃娃。”

可是他又把手伸了回来，慢慢地，在快碰到我的脸时稍稍停顿了一下，最后还是触到了刚才的地方。“还疼吗？”他的脸有些红。奇怪，被掐的是我的脸呀？

雨小了一点，但还没有要停的意思。

雨声缓和了许多，四周比刚才安静了许多。

他也不再说话，只是背靠着墙，头微微低下，脸还有点红。他这是怎么了？

“你的鞋带松开了。”如果不告诉他的话，也许他一会儿会摔倒的。少年猛一转头，“你肯说话了？我还以为你生气不理我了……你说什么？啊，鞋带、鞋带……”他弯下腰开始系

鞋带，有点语无伦次呢。

为什么他明明低着头，却没发现呢？“你刚才的样子是所谓的思考吗？”“思考……你用这样的词汇……只是在想事情。”他系鞋带的样子很笨拙，像我一样。

“在想什么？”迟疑了一下，还是问了，本是个我不会问的问题。“在想你……啊，不是！只是……只是……刚才碰了你的脸，就……忘不掉了……象牙色的肌肤，冷冷的，仿佛一碰就会融化掉……我到底在说什么？”是呀，他到底在说什么？“其实，我想说……那个……你很特别……应该是……很美。”他说得很费劲，好像在做一个重大的决定。

“你也……很特别。”听见自己的声音，真的吓了一跳，这本是一句只是在心里想一想而并未打算说出来的话。“因为你愿意接近我。”还好，后半句没有说出来。

可是，雨快要停了。

“你喜欢雨吗？这场美丽的雨？是她让我们在这里相遇呢。”“真希望雨就这样一直下……”“你相信缘分吗？”“她是否给我们什么暗示？”“如果雨一直下到明天，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沸腾的思绪渐渐模糊了，只有那几句话不断地重复着，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来。残破的记忆告诉我，那只是从未曾听见过的呓语；激荡的灵魂却告诉我，那是曾真切地在我心中刻下烙印的心意。

或许，特别的我们不需要语言来传达心意？

一颗雨滴透过窗户沾湿了我的日记本，让我回过神来。我找出了那年夏天的日记，翻到了那一页。

8 月 6 日 星期四 雨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下午下雨。

和一位少年一起避雨。

8 月 6 日，我是从那一天开始改变的吗？

至少，我放学后不再是独自一人回家了。

窗外的雨还在下，没有要停的意思。

我也希望，雨能一直下到明天呢……

呼……写完了，累死了。真的有人能看到这里吗？是不是觉得有点熟？其实是那天听了晓萱 JJ 的“老歌”《Rain》之后突发其想，如果其中的男女主角是 EVA 里的人物的话会怎样，于是便有了这篇拙作。恩……《Rain》真的是一支不错的歌呢（陶醉中）

NO WORDS

原作：**Landgren**

翻译：**essence**

两个身包泳衣的身躯在水中快速穿插着，一个穿红，一个穿白。她们有力地划动着四肢，不相伯仲地前进着。泳池旁边的人们欢声地为她们打气，不过当事人都没在注意。所有的其他泳手都被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只剩下她们争雄了。

终点线就在眼前了。穿红衣的泳手似乎在身体里还储藏着最后爆发的力量。慢慢、慢慢地，她开始拉开了和白衣的距离。然后到达了终点，仅仅一微小的一米差距赢得了比赛。

两个女孩都爬在池边上，喘息着等待后面的选手到达。胜者扭过头去看着被击败的对手。

“你越来越慢了，绫波。” 她边一口口的透着气边说着，同时脱下了潜望镜和泳帽。露出一头长长的，像丝一样的红发，红发的下面是以双天蓝色的眼睛，眼睛装饰在一张清秀然而飘溢着骄傲神彩的脸上。她的嘴唇弯起一条曲线，俨然一个高高在上的胜利者。明日香•惣流•兰格雷，被马度克组织指定的二号机驾驶员，是全校绝大多数男生所渴望的目标—当然她可不会看上其中任何一个，因为那将是她的自尊心所不允许的。

她的对手也摘下了护镜，正眨着眼看池边显示板所出示的成绩。她的眼睛是红色的，皮肤白得跟泳装连成了一块。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除了稍微张开的嘴唇外。绫波丽，第一适格者、零号机驾驶、班级怪人、白化病患者、疑似自闭儿。很可爱，可能吧，不过几乎谁见了都敬而远之。

她回过来看了看明日香。

“是的，有点。” 说完，她爬上了岸。明日香冲着她做了个鬼脸，扭过头去。她的左边，桐木光正懒洋洋的漂在水面上，闭着眼一口一口地透着气。

“讨厌的娃娃，再也受不了她了。” 明日香说道。光睁开眼睛看了看她。

“丽？”

“嗯。”

她的朋友翻过身站起来，摇了摇头。

“你怎么还在为上星期四的事情生气呢？不觉得太小孩子气了吗？”

“才不为了那个!” 明日香一跳就是老高。噢，其实可能是的，至少有一点。上星期四可是太耻辱了。“我只是看她不顺眼，就这样。她太高傲了，好像全世界都是以她为中心一样。” 明日香恨恨地说着，边转过去看着自己所仇恨的人。“看看她，如果不是司令的关系，她哪里能够当驾驶啊。我敢说，他们私下肯定有不少‘特别辅导’。”

“明日香！”光惊叫道，“那样说过分了，那可怜虫也没有对你怎么样啊。她连伤害你的机会都没有，我是说，她跟你说话都不超过五个字的。”

明日香拧起了眉头。她的视线一直跟着绫波。后者站在离其他女孩远远的地方，望着窗外某处的景物。她的帽子已经摘下，散落的头发刚刚好遮住了脸部所有的其他器官，仅仅露出嘴唇精致的曲线。她的头发是浅蓝色的，一种被谣传是与生俱来的颜色 —— 仅仅是谣传而已，从来没有人愿意去找她确认。明日香的眉拧得更紧了。

“该死的娃娃。” 她嘀咕了一句。

之所以出现上面这一幕，是因为上星期四发生的事情。明日香向来都看不惯绫波的怪诞行为。她极少说话，当她说的时候她总是把自己的想法直截了当的说出来。这样一来就把原来大家谈话的兴致给吹散了。她的学习也不好，除了体操项目。所有的老师和她所有的同窗们一致把她当成一个异类。她也没有什么朋友，大概在学校里一个也没有。而她只会跟司令一个人说完整的句子。还有，她从来不曾表现过一丝的感情。

光认为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办法，一种让绫波从残酷的现实中脱离的手段。这样让她成了一个被大家排挤的人，但是也让她能够应付社会。光断言说绫波的童年是很不幸的，因此她只懂得这样一种自我防卫的办法。

但是自从上星期四，明日香了解得更多了。

首先是由明日香一个愚蠢的失误引起的 —— 当然她绝对不会承认。那次她们又在水里游泳。明日香兴冲冲地往水里跳，根本连想都没想水里是否还有别人。事实上那里还有绫波，结果就在明日香跳进去的时候撞上了，还撞得挺结实的 —— 没有造成第一适格者一根骨折已经是上帝保佑了。明日香自己则落了个手腕扭伤。

等到她们把淹得半死的绫波拖上岸时，老师已经暴跳如雷了。明日香记不起当时她说的话的一半，但是可以肯定自己是再也不要听到这样的话了。平日里很平和的老师这样大发雷霆很是震动了明日香的神经。然后老师逼着明日香向绫波道歉。

但是当她站在那里，脸红涨得像自己的头发，脑袋被老师训得稀里哗啦像浆糊一样，口中结结巴巴地向刚刚呕完几加仑水的绫波说着道歉的字句，那个白化儿居然只是无动于衷的盯着她。她既没有被刚才的飞来横祸吓着，也没有因为明日香道歉觉得高兴，甚至说幸灾乐祸地看着校花在自己面前当众丢丑。她只是看着她，表情就跟一张白纸一样，然后点头。二十分钟后她就又回到池子里去，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她真的不在意，这可不是装的，她从根本上就没当一回事。明日香明白了这点以后，终於知道了自己为什么不能忍受她。只是知道了以后只是让这种情绪更明显，甚至更令她生气。

绫波根本不把她当一回事。自然，这世上还有许多人大家正眼都不会瞧一下，可是她是

惣流•兰格雷•明日香呀，一个一流的 EVA 驾驶员呀，一个十四岁毕业的天才大学生呀，一个漂亮、勇敢、强大的女孩呀。有无数的男孩会不惜一切地去跟她约会一次，还有无数的女孩会不惜一切地去成为她。

然而绫波丽毫不在乎。作为处於学校最底层的，不可能在校晚会中找到男伴的，除了 EVA 以外没有任何人生乐趣的家伙。明日香在任何方面都超过了她，即使是在她最擅长的领域 —— 驾驶 EVA。然而她毫不在乎。明日香常常嘲笑她的成绩，她连肩头都没有耸一次。明日香每次都在同频测试中超过她，她也不为此焦急。明日香不能让她正视自己。对于绫波，明日香就如同街上的路人一样。

这是不能接受的。明日香可不是什么碌碌之辈。她是不可被忽视的。每个人，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注意着她。绫波是何许人，难道可以例外么？

星期四，刚好是绫波事件的一个星期以后。明日香在她的房间里坐着，手中玩弄着一片纸。那是数学考试的卷子。今天下午才拿到的成绩，明日香得了满分，绫波却不及格，而且是班中唯一的一个。为了嘲弄她，明日香问她是否要交换考卷。然后绫波就像往常一样冷冰冰地盯着她，说老师是不会允许的。

明日香咆哮了一声，把试卷撕成两半，扔进了废纸篓。在她心中，一个从上星期开始就酝酿着的计划成型了。

“美里”她唤道。过了一会儿，她的监护人的头从门口伸进来。

“什么事？”

“明天晚上我不回来吃饭了。我和光约好了测试完后去看电影。”

“噢，那好吧。” 美里踌躇着应承了。“明天我约了律子过来呢，不过，反正你也没兴趣听我们聊那些陈年旧事吧。”

明日香咯咯地笑了起来。

“那倒是的。”

“我想也是这样啦。啊，晚饭就要好了噢。”

“谁煮？你，还是真嗣？”

美里奇怪地看着她：

“当然是真嗣啦。” 好像另外一个选择是绝对不可能的一样。

“好的，我就来。”

美里点点头，把门关上就走了。明日香确定她已经走的远远之后，赶紧抓起话筒给光打了通电话。几个信号音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来。

“喂？”

“是我。”

“噢，是明日香，什么事。”

“要你帮一个忙。”

光顿了一下，像是被这种直接要求搞愣了。

“什么？”

“是这样的…” 明日香先深呼吸一下，“你明天还是要去那个派对吧。在东治家里的那个？”

“…是啊。” 光压低了声音，“我也想跟你说这件事情。我告诉了爸爸明天要跟你去看电影，如果他要是发现了可就…”

“那好，太好了。听好，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我整晚都跟你在一起，好吧。”

话筒的另一面又愣住了。

“为什么不？如果我爸爸…”

“不只是你爸，我指的是所有的人。无论谁问，我都是跟你在一起，看电影，看《埃及艳后》，明白了吗？”

“…当然，不过为什么？” 光有点犹疑的说道。

“照着做行，好吗？”

“…好。”

“好极了。我得挂线了，晚饭，拜。”

“拜。”

明日香挂上话筒长舒一口气。她看着手中被撕碎的考卷。

在《科学怪人》这部小说里，当怪人谈及爱的时候曾经说过，“如果我不能被爱，那就被恐惧吧。” 明日香不知何谓爱，不过恐惧的部分就实在是太诱人了。

星期五下午，在 NERV 洗澡间外的一条阴暗的走廊里，明日香正通过一排小窗户看着下面游泳的绫波。后者还是一个人，游过去又回来，再过去，又回来。绫波在测试后总是一个人留下来，因而流言蜚语一时四起，大部分都与司令有关。但是明日香只是看见碇跟白化儿交谈了几句话就跟别人一道离开了，之后就再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等啊等啊，明日香开始变得烦燥。她已经站了，或者是躲了将近一个小时。

当天倒也挺平淡的。课堂就跟往日一样，只是光一度问她到底在打什么主意，但也没有深究。毕竟自己也要明日香来圆谎，因而也不好意思打听。明日香又说自己可能也会去那个派对 —— 说得好像真的一样。下了课就是同频测试，三个人整齐地坐在自己的管子里。无聊，但逃不掉。然后美里和真嗣走了，一起的还有赤木。现在就剩下明日香一个人。她撒谎说自己直接到地下空间的出口处跟光会合，然后一起去电影院。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从那里到市中心毕竟比美里的公寓要近得多。

然后她就藏了起来，等待绫波完成她的个人泳。

明日香有点期待自己会捉住绫波的一点把柄，不过那看来是越来越不可能了。不过那也无碍，总有办法让她注意自己。无论一个人怎么迟钝都好，都有些事情是她不可能置之不理的。

绫波终於爬出了水池。看见她往更衣室里走去，明日香微笑了，一个残忍而自信的笑。那里没有闭路电视，她已经侦察好了。

微笑消失了,只剩下眼中无情的目光。然后她迅速的离开走廊,直往绫波的所在地奔去。

要是还能忽视我就试试吧，娃娃…

明日香走进美里的公寓时，比她早上离开的时候不同多了。往日那种自信的神态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人似乎是被两只脚拽着，漫无目的地游荡。书包松松垮垮地吊在左手上，眼睛看着面前五尺开外的某点上。明日香的脑子已被其他事情所占据，无暇让自己的身体光彩照人地前进了。

总的来说，事情没有像她所预期的那样进展。

“嗳，明日香。”

“哈？”明日香像被从迷梦中惊醒般，茫然看着四周，才发现她的监护人坐在客厅里，手持啤酒观看着电视里的音乐演奏会。“噢，好，美里。”

“律子才刚走不多久。肚子要是饿了，那里有些芝士蛋糕。对了，电影怎么样？”

明日香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

“结局有点怪…” 她心不在焉做了回答。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美里在后头说的话一句都没听见。关上门来，她一屁股坐在床上，继续盯着面前发呆。

脑袋里，整个世界都上下颠倒了。自己的计划完全乱套了。走进更衣室前，她的最坏打算是，绫波对她的行动完全没有感觉。现在她连自己都不清楚最坏的可能性是什么，因为她还不能确定那是否已经发生了。

开始她只是打算让绫波吃惊，吓她一下，让她生气，或者让她哭。总之，她要有反应，她要明白自己的小生活是能被明日香大人影响的，不管她愿意不愿意 —— 在这世上，没有人能将惣流•兰格雷•明日香置之不理，因为她将影响每个人。

明日香不曾意识到，“每个人”也包括她自己。

通过窗户外街灯的光亮，她端详着自己的双手。清秀，漂亮的双手。一双没有被粗重活儿蹂躏过的手。它们看上去是多么纯洁，可…

我干了什么？

不。她摇了摇头。她清楚的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她只是不敢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切都太复杂了。

一开始，绫波的身体凝固了，像一个雷落在脚前一样。于是，明日香更加自信地进攻。

她脑子里只有如何引起绫波的反应，全然忘记了其他事情。突然，对方有了回应，一个不是她预期的回应，但她已经停不下来。大脑里面的回路仿佛“啪”的一下断开了，她记不起自己是怎么决定把行动进行到底的，只是知道自己做了。

为什么会那样做？

然而自己也很清楚个中的理由。为了往唯一一个对她毫不在乎的人的心里面灌输一种恐惧感，让绫波对她有她应有的尊敬，让绫波用憎恨、愤怒、或者恐怖的眼神看自己。反正，让她那张脸挂上另外一种感情的画像。

明日香想过自己有可能逃不掉被追究责任，毕竟那是犯罪。绫波可能会上报司令。要是那样倒不怕，反正那也是一个她的反应。

但是她不会上报的，因为那时绫波的表情并不是恐惧或憎恨，而且是完全的、绝对的注意力。那是一个明日香从来没见过的神情，而现在她想忘也忘不掉。她还要再看一次，她是太需要了。

让我们把时间再倒转，去看看另外一个人。

丽仍然坐在更衣室里，赤裸着身体。心脏在她胸腔里热烈地鼓动着。头发零乱，皮肤也没有往常那样苍白。在她脸上可以看出她内心的混乱—— 如果你能读懂那种细微的变化。两只白手在面前相合，好像捧着什么。她还不明白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是，她的生命再也不像两小时以前那么简单了。

这是她人生的头一次，有人给予她真实的，身体上的关注。一个人触摸了她，不只是不小心碰到，而是自愿的。一个人…

她突然在自己沐浴的时候出现，双手覆盖着自己的身体，一缕红色的头发，吹过脖子的暖流。

那一刻，她的脑袋停止了。丽通常要先思考再行动，然而这一切在电光火石中，让她无法判断。她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陌生的感觉。她的呼吸都在喉咙里屏住，全身硬直。她想说话，但是音不成词。

然后惣流的手开始活动，然后所有的紧张感都聚焦于一点上。

丽一点也不了解发生了什么。当然，她知道对方做了什么。她可能很内向，但她并不无知。她知道惣流在做什么，她知道自己的反应。只是……她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惣流没有说一个字。没准她要是说了，丽的大脑会恢复过来，重新支配她的身体。可能…

手指在她的皮肤上滑动。陌生的触感形成一个风暴袭击着她的神经，一切理性的思考都崩分离析。

…或者语言已经不再重要。这些情感是如此强烈。一些从未体会过的情感。情感，她的字典中从来不会出现的字句，而今，即使是想擦也擦不掉。

丽看着自己的手。苍白，几乎是纯白，指甲修得整整齐齐。直到现在，只是一对可利用

的工具。它们之中，有一缕丝般的红发。

一喘息，一战栗，一股排山倒海的感觉冲过她的身体上下。

当她的目光一接触到那缕头发，呼吸就慌乱了，脉动就急促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搔动着胸膛，越来越强烈。这种感觉自惣流离开后就没有消失过。她很兴奋，同时又很不安。有一种渴求在心中涌动。渴求着…

感情。

她眨了两下眼。生命中第一次，她觉得自己应该追随自己的心，而她的心已迷失了方向。

凝视着一个她自己才知道的地方，丽把那缕头发紧紧地压在自己的胸口上。

星期一，午饭过后。明日香坐着，盯着自己桌子那个平平的绿色的表面。光在她旁边，谈着一些什么事情。明日香则完全没有听进。上个周末是她有生以来度过的最奇怪的周末。她的心全部在别处，反反复复地温习着那个事件。甚至连做梦都是这件事。一切…都令她心力交悴。

她醒来时，浑身是汗，耳边还仿佛听见绫波急促的呼吸。接着，迷糊着，昏沉着，她拿起话筒要打电话给绫波。然而，脑子里一片空白。发了一阵呆后，才记起自己没有她的号码，结果就接通了光的电话。要不是对方的父亲在那头愠怒的问她这么晚了要做什么，她大概就把整件事情向光招供了。

现在她跟绫波在同一个空间里了。后者的存在简直就向一根火热的针钉进了她的脑袋。一刻也无法停下来不想她。然后，同频测试以后，她们会一起回去那个更衣室。

明日香发现自己一直在看着绫波，绫波一直在看着窗外。她赶快用力地甩了甩脑袋，再度把注意力集中到桌面上。如此再三已经好几次了。太难为情了，绫波可是坐在她身后两排靠左的位置上啊。

明日香已经无法自控，她快要发狂了。她必须保持冷静，必须控制自己不去看身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切都很正常，绫波只是…她只是…

她只是可能会看过来。

再一次，明日香的眼睛不自觉地去寻找绫波，然后发现一对红眼睛正看着这里。

身边的东西都消失了。

就是那神情，那样看着她，宛如她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生物一样。集中在她身上，只在她身上。注意力。全部的注意力。

那就是我需要的。

时间宛如静止了。慢慢的，其他事物回来了。光在问她东西。

“哈？”

“我说，你没事吧？” 她的朋友关切地看着她，“你整天都魂不守舍的。”

努力赶走脑里奇怪的画面，明日香用手拨了拨头发，作出一个很酷的微笑。

“我没事。”

一分钟后，她的眼睛又一次朝后转，可绫波的视线已经回到窗外去了。

星期三早上。自从上星期四以来，绫波和明日香之间就没有说过一句话。自从星期一的视线交流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发生。明日香觉得自己已在崩溃的边缘。她不能集中精神。她神经质。她烦躁。她还很不安。一种错乱的不安。仿佛她在期待着什么事情发生，只是一直落空。

这种内心的混乱是很难掩饰的。光开始怀疑，而美里早就察觉了。她严肃的质问她是否在服食毒品。虽然让她相信明日香的清白不难(说到底，任何的异常都是会在适格者们的测试中显示出来的) ，但是连美里都发问可就太离谱了。明日香得把握自己。如果她的监护人都认为她可能是个瘾君子，太可怕了。要知道，明日香可是连一支烟都没有碰过的呀。

我忘不了绫波的眼睛。

她开始幻想自己当着众人的面，在过道里向绫波飞扑过去。这种幻想挥也挥不去。

现在是生物课,明日香正努力地专住于自己的工作 —— 把不同试管里的液体滴到玻璃片上。反正跟细菌有点关系，而且好像挺有趣。她拿了一个小瓶，拔出软木塞，小心翼翼地用吸管取出一些液体，然后同样小心地在面前的小长方形玻璃片上滴了一滴。然后盖上一块正方形的小玻璃片，轻轻地压紧。末了，她把成品摆到一边。接着，她去准备下一个。明日香已经沉醉其中。

突然间光的手肘在碰她的身体，她才突然觉得，教室里太安静了。抬起头来，她看见老师很注意地看着这里。

“什么？”她慌张道。

“我在说，” 老师说，大概正在重复第三次，“我们要些显微镜。它们在地下室的两个白箱子里，我要一个同学去拿，而你刚好自愿了，惣流小姐。”

“什么！？”明日香又叫了起来，而且叫得十分不是时候，“为什么是我！？”

“根据民主投票，一致认为，在我让全班同学集中精神以后，您是唯一一个还盯着桌子看的人，好了吧？那就请。” 他拿出一根钥匙。

意识到再反对下去也没有什么用，她看了看四周。所有人都看着她，绫波也一样。她这般迷失地环视了一大段时间，才从老师手里接过钥匙，冲出了教室。

几秒钟以后，白化儿站了起来，说要去帮忙，就离开了。老师虽然对两个学生的举动有点惊讶，也没有阻止。

地下室是学校的仓库。所有一时没用的东西都堆在这里。因此林林总总的东西塞满了角落，比方说旧桌椅啦，去年圣诞节的彩带啦等等。整个空间只有一个古老的灯泡在后头发出幽幽的黄色光线。

明日香正把东西乱丢乱扔地泄愤。这时丽下来了。白箱子在一大堆看上去重重的箱子的下面，而第二适格者正很粗暴的移动它们。

丽在门口处站了一会儿，注视着狂怒的明日香把箱子推来推去。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只是隐约觉得要跟明日香谈谈…上星期五。

丽向前走了几步，而另一位则太专心了，没有听见她的脚步声。鼓起勇气，她伸出手，轻放在明日香的臂弯上。

后者硬直了。她的手在一个箱子上空一寸的地方定格，颤抖。她看着手臂上的那只白手。让人窒息的数秒过去。突然，她抓起丽的手，猛然转过身子，紧盯着她。丽倒吸一口气，退了一步。那双蓝眼睛里喷发出来的情感压倒了她。

然后，她们的嘴唇连接了。愬流把她们两个人都带到地板上。

足足花了半个小时，她们才找到那些显微镜。

在 NERV 的小咖啡厅里，碇司令和丽正一起进餐。一个星期中他们都要这样聚几次。这个习惯并不广为人知，因为这两人的社交圈子也相当狭窄，旁人也不太关心他们工作以外的生活。赤木博士可是知道的，还私下提醒司令，他在丽身上花费了过多的时间。毕竟，奇怪的流言已经传到每一角落，而他们的会面只会加深流言的可信度。

可是他们也没有其它选择。丽是在 NERV 长大的，她的近亲们都漂浮在中央教条的 LCL 缸里。而司令则是……司令。

对于丽来说，他是一个父亲，甚至更像是她的而不是第三适格者的父亲。一个冷淡、遥远的父亲，但丽自己也是一个冷淡、遥远的女儿。他们之间有一种沉默的友情。而那些过道里的窃窃私语，对於他们来说，可是再无聊不过了。

这晚，碇看得出丽心里有事。他已经跟她在一起够久了，久得能够辨别出她举止上细小的变化。丽在拨弄面前的事物，比往日沉默寡言时说的话还少。她的思想老是在别的地方。但要是丽不说，碇也不会去问。她要说话的时候，她自己会开口。

又过了几分钟，丽把刀叉都整齐地排列在碟子的旁边，宣告了进餐的结束。然后，她抬起头来，看着司令，司令看着她。这样长时间的对视，两人都习以为常。

“司令，”她说 —— 她从来不用其他称呼，“怎么样知道你是恋爱了呢？”

啊啊。跟男孩子的问题。

碇在心里点着头。这是理所当然的。她长大了，体内的荷尔蒙也该开始横冲直撞了。他微微地笑了。他开始回忆起自己跟唯一的爱相恋的时候。

“那是一种最奇怪的感觉。” 过了一阵子以后，他说到。回忆起过去，他的声音也变柔和了，“当她在周围的时候，你就觉得很不安，但是你又整天想着要在她的身边。如果她不在，整个世界都对你没有任何意义。每当你想起她，就会傻傻地笑。还有，这个…洞，” 他把手放在胸口上，“在心里，除了她，谁都不能填满。” 然后他就沉默了，过去的画面在他

脑海里飞来飞去。

他的部下们要是听到这篇演讲，大概会以为司令神经错乱了。一般来说，他是一个阴沉沉的混蛋。但是有一个东西，一旦提及，碇就会热情澎湃。那东西就是爱。不管如何，那也是他成为司令的最根本原因哪。

丽很轻地点点头，然后又低下了头。

碇知道事情并不就此了结，决定提出关键的问题。

“你恋爱了吗，丽？”

犹豫着，一个回答：

“我想是的。”

“谁？”

再一个停顿，然后：

“惣流驾驶”

碇睁大了眼睛。他常常自负自己的神经像铜墙铁壁一样坚硬，而这个铜墙铁壁刚才却差点被冲破了。

这可是要影响剧本的，他想。不过，至少不会怀孕。

“我错了吗？” 女孩的声音里有一丝丝焦虑，“我知道这不正常…”

司令急速恢复自我。他知道，现在丽最需要的是他的首肯。

“不、不。不是错的，只是…不常见。” 顿了顿，碇看着他的被保护人。她从未象现在如此不安过。“对方知道吗？”

丽慢慢抬起头来，动了动嘴唇，但还是没有作声。最后，她说：

“我不知道…”

伴随着一声惊呼，明日香从床上醒了过来。她看看床头的闹钟，还有两个小时才到天亮。叹了一口气，她又倒了下去。

又是那个梦。只是，这次她的心情再不像上次那样迷乱。事实上，这次的感觉…很好。

太累了，明日香来不及细想就再度进入梦乡。

隔着几条街，在她的房间里，丽也被一个梦惊醒了。她盯着天花板，心中十分混乱。她努力的回忆着梦中的内容。

她被拉进了水里，但不知为什么，她并不想游上去。她觉得自己的心仿佛…离开了自己。再也不在乎被水淹没。她还记得那双蓝色的眼睛，看着她。使她意乱神迷。

生平第一次，丽感到孤独。她蜷缩起身体，尝试去睡觉。

星期四下午。学校的走廊已经没有了人。丽独自走着，其他的学生要么已经走了，要么

在上下午课。丽今天没有课，但是还要做同频测试。不过那是一小时以后。现在，她只是漫无目的地走着，希望能够再次撞上那对蓝色的眼睛。

她们之间还没有说一句话。今天惣流似乎老在逃避她。丽不习惯面对感情，而现在她的所有感情都跟另一个女孩联系在一起。她觉得自己被拒绝，她觉得很伤心。她还觉得十分地紧张不安，害怕自己现在只是在做一个梦，醒来以后就什么都消失了。

她必须跟惣流谈谈。测试后留住她，告诉她自己的感觉。或者自己应该等待，又或者司令可以给自己一些建议。或者她可以把自己的心情写下来，把它投进惣流的柜子里。

她边走边想，没有看见前面一间空教室的门前，站着一个身影。直到她走过的时候，一条苗条的肩膀伸出来，一把将她拽了进去。她的惊叫很快被一张嘴唇盖住了。

门轻轻的关上，从里面被反锁了。

接下来的星期五基本像上一个那样过去了，只是这次双方都没有感到太大的意外。

又到了星期一。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两人间仍然没有说过一个字。明日香整个周末都不能安定。她很难集中注意力。虽然她不能记起那些每天晚上出现的梦，她很清楚里面的内容。而且她不断地去想绫波，那双炽红的眼睛，奇怪的蓝发，苍白的皮肤。

现在绫波没有来上学。

明日香所感到的并不是失望，也不是生气。但她的确很烦乱。这不是她所期待的，也不是她希望的，更不是她需要的。

午饭时间。明日香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或者绫波会在中饭时出现。至少她要去做同频测试吧。她从来不会缺席的…至少，很少。

“找到你了！” 一个高兴的声音说道，“原来你躲在这里。” 光走了过来。她带着一个便当。明日香只是空洞地点点头，让班长坐在自己身边。光问：“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

“我只是…”明日香拨了拨头发，“只是想自己独处一阵子嘛。不过现在没什么了。”

“明日香”，光的声音突然认真起来，“你真的没问题吗？你可以跟我说啊。”

连你也这么说？

“什么啊？”明日香试着去笑，不过那笑容中途就消失了。“我为什么会有问题？”

“我是你的朋友，明日香。” 光靠近了些，“我觉得你最近有点怪怪的。”

“才不是！‘我觉得你最近有点怪怪的…’你跟美里怎么一个样。真的没有什么，真的。”

“真的没事？你整个星期都心不在焉啊。什么都不关心，好像整个世界就你一个一样。走的时候也不说再见，还有上星期的生物课时你的表现。还有，别用什么‘每个月一次’这种理由来哄我，我太了解你了。总之你最近就是怪怪的。” 光顿了顿。“还有，你都没有跟我说话了…”

明日香抬起头来，看见光眼中的焦虑。

“光，我…”

我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现在不能，不过…”

“是什么？你不能解释什么？”

明日香深深地吸一口气，想了几秒后说：

“我知道你担心我，我也感谢你…但这的确只是我一个人的事。而且我没什么，我又没有被虐待、没有吃白粉什么的。我没事…我以后再告诉你，好吗？现在还不行。”

然后大家都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光握起明日香的手。

“你确定吗？”

“嗯。”

“如果你有什么要说的，尽管告诉我。”

“我知道，我知道。”

同频测试时，绫波还是没有出现。明日香看着二号机巨大的身躯，心中觉得自己好像被玩弄了一样。

真嗣正在洗澡。碇司令在不远的地方和赤木博士说话。他没有提及绫波的事情，大概是已经知道了她缺席的原因吧。反正，他是唯一一个会在意白化儿行踪的人。

至少是到最近为止。

明日香走过去，在离他们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停了下来。等赤木博士离开以后，她赶紧迎上去。

“司令。”

“惣流驾驶。” 他转过身来，仿佛正等着她一样。“有什么事？”

明日香迟疑着，她被司令冷冷的视线弄得很不自在。

谨慎、谨慎。

“绫波今天怎么了？没有人和我竞争很无聊的。”

“她身体不好。我让她休息去了。应该在家里。”

“噢”她停了停，“好的…谢谢司令。”

她正要离开，司令突然不经意地说：

“有人看望一下就好了。”

明日香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不断地在转换着电视频道。她其实还有功课要做，只是现在太难集中精神了。她整天没有看见绫波。真嗣在做晚饭，但她不觉得饿。现在她不需要食物。

叹了一声，她关掉电视，把遥控扔到沙发上。然后就呆坐着，盯着空空的屏幕，脑子努力地寻找一个答案。

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十秒钟后，她在自己的房间里找地址本和地图。

她的公寓很小，只比一个卧室加一个洗舆室大一点。丽整天都在这里。既不是病，也不是疲劳。她只是用了很长的时间去鼓起勇气：

这个早上她决定要在午饭的时候上学，然后跟惣流谈谈，她可以利用之前的时间想想自己要说什么。

结果等到 12 点，丽的心理状态还是跟 8 点的时候一样，没有准备好。因此她就决定再等几个小时，在测试以后见她。

然后她不安起来，结果就致电司令，说自己今天不能参加任何测试。司令只是提醒她不要忘记自己的职责，也没有再说什么。

现在她想着是否给惣流打个电话。随时都好。她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准备…或者电话不太合适。或者这个问题最好面对面解决。明天，下课后。

敲门声。

惊讶着，丽从躺着的床上起来。她从来没有访客的，除了碇司令偶尔来一下。第三适格者也来过一次。大概是司令吧，来看看自己。

也可能是她。

门开了。丽的心怦然跳了起来。

是她。

二十分钟过后。她们之间还是一句话都没说。躺在丽的床上，零乱的被单。她们靠得非常近，注视着对方的眼睛。呼吸，慢慢回复正常。

明日香的心很安宁。一天下来的紧张、失落感都烟消云散。那双红眼睛再度锁定着她，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完全的注意力。

那双眼，怎么也看不厌倦。

丽的心鼓动着。又一次，那双蓝眼睛使她意乱神迷。又一次，那触感驱走了所有的理智。

我要告诉她。

明日香的双手捧着丽的脸，凑上前。当她的嘴唇轻抚着自己的嘴唇时，丽轻声说：

“我爱你。”

明日香缩了回来。她睁大了眼睛，张开了嘴。

爱？

这不是她曾在那时候想象过的，就在那个星期五，那个遥远的过去。是这样的吗？不，不是爱。不可能的…难道她不懂得性不等于爱吗？不，她不需要爱，她只是要别人注意、要别人认可。这才是她所追求的。她已经得到了。而那不是爱，只是…

红眼睛的眼眶里，泪水消然涌上。她解放了，自己深藏的情感。解放的泪水，还因为她内心中依然纠缠不清的葛藤。

“我爱你。” 再一次，丽轻声说。

明日香盯着她的眼

她哭了，那个高高在上的女孩哭了，为我。

…完全、绝对的注意力。一个她无法解释的渴求，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然后，终於，明日香明白了这所有的含义 —— 都包含在这双炽热的眼睛里，正如她上星期五在更衣室里所看见的一样。

“丽”

女孩眨着眼睛，迷惘、困惑。明日香轻柔地把手指按在她的嘴唇上。

“嘘”

她不需要话语。

==

后记：

啊，十分怀念那个青涩的时代。那个时代的爱，大概都是这样的吧，仅仅是简单地需要爱和被爱，被关注，被重视。所谓 PUPPY LOVE 就是这么一回事吧。翻译这篇文章，缅怀一下那个冲动的季节。同时，生日快乐，绫波。

翼

作者：seraphwish

她说，她厌倦了伊甸园的安逸、闲适。

PARADISE，极乐土。她从那里逃出，毫无眷恋。既是出逃，又何尝不是放逐。

她说，她厌倦了亚当。她生命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男人。

他的眼神永远是绝对的圣洁，毋庸质疑的秩序和正义。冷得像黑月笼罩下的冻土，波澜不惊的沉着。

我们在一起是一个错误。她这么说；这是造物的疏忽。她血红的眼里闪烁着逃脱时的兴奋，映着我的脸。

她说，她爱我，愿意作我的妻子。

我没有回答。冰冻的风吹动她的发梢，她眼中却是火红的热切。她在我眼前展开她无瑕的羽翼。它们为无边的苍穹映衬。我看见月光在错落的羽梢缓缓流淌，最后在她的微笑中轻轻沉淀。

如此完美无瑕，仿佛一个亘古不醒的梦境。唯美，禁断。

她的发梢和着涛声舞动。她坐在冰崖的边缘，看着面前蔚蓝的海。

她毫无征兆地哭了。她收起羽翼，发出疲惫的扑扇声，仿佛一只忧伤的鸽子。

她把脸埋在我的胸前，耀眼的光翼将她环抱。她肩头悲哀地抽动着。我看见她的泪在她无瑕的羽翼上划出伤痕，深深浅浅。

他们，他们一定会来的。他们会杀死你，将我带回去。

我搂住她。

别害怕，莉莉丝，我并不惧怕他们。我了解他们的一切，我甚至击败过他们。请你相信我的力量。

她不再说话。深深的担忧从她血红的眼中流泻而下，停留在我背后的光翼上。

我站起身，面对着铅灰天幕下波涛汹涌的海。我仰起我的脸。我舒展我的光翼，所有的，然后看着十二支狭长嶙峋的璀璨划破神的领域。

亚当。他是神的杰作，是耶和华忠实的仆人。他有着完美的战斗力，对待邪恶毫不留情。他强大。他致命。

但是我并不畏惧他。

我早已不记得我的名字。他们叫我路西法，夜空中最闪亮的那颗行星。我曾经是天使长，背着圣洁的翅膀，战斗，胜利，接受神的爱抚。我曾经是，但我堕落了。我背叛了神。

上帝因此而愤怒，他要责罚我，用武力令我忏悔。我对他轻蔑地微笑，而后冲着他那养尊处优的天使军团——我曾经的部下——举起我的武器。

我不能将莉莉丝就这么还给他们。

耶和华说她是魔女。一旦亚当成功，她就会遭到审判和刑罚。她会被钉在圣域的耻辱柱上，万劫不复。不，不会。亚当会让她继续作他的妻子。她不爱他，但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自己的情人对恶的皈依。耶和华也一样。

我又看到那一抹清澈的红。她的眼中满是血色的忧虑。

别担心，莉莉丝。我不会让他们将你从我身边带走。不会。

襁褓中的孩子总是那么安静。总是睁着一双闪烁的眼睛，眼神清澈，笑容干净。

他躺在她的怀中，她脸上是幸福的笑容。她把他抱给我看，然后开心地笑。

“你看，他没有翅膀呢。”

“这是好事吧。他不是神，也不是魔鬼。他以后可以既不用理睬黑暗，也不用信仰光明。”

“但我有种感觉，这孩子将来是不会无忧无虑的。”

我伏下身，端详着面前的孩子。他以一种与他年龄不符的沉稳眼神看着他的母亲，也看着我。他的微笑中，竟是深不可测的睿智。

他的体内同时流淌着天堂和地狱的血液。他有着魔鬼的力量，天使的执着。他是个微妙的交集，正与邪，黑与白。一切，只能取决于他自己。

无限的不确定性代表着无限的潜力。无法捉摸，不能把握。

我直起腰，看着莉莉丝血红的瞳仁。

“我也有种感觉，他将会主宰这个世界。这会是他的命运。”

她没有说话。血红的湖面上蓦地掠过了一丝担忧的波纹。

“莉莉丝，你可以放心。这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耶和华也掌控不了他的命运，”我说，“他的命运，他会自行掌握。”

还是沉默。

良久。

“我们祝福他。”莉莉丝说。

“我们祝福他。”我说。

襁褓中的孩子还是那么安静。眼神清澈，笑容干净。

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

铅灰的苍穹由中间裂开。从裂口喷涌而出耀眼的光，我不由得遮住双眼。

从光芒喷涌的中心生发出五色的晕轮。天庭被拦腰劈开，发出訇然的巨响。一切阴影在这强光的照耀下摇摇欲坠。黑与白在激烈地对抗，我甚至能听见兵刃格击的脆响。最终，阴

影败下阵来，惶恐地退开，将占据的空间让给无穷无尽的白。

纯然的白光荡涤着一切，黑月在颤抖。莉莉丝洁白的羽翼在这光中黯然失色，她的脸色变的惨白。

满眼的圣洁令人恶心。我是这么认为。

我站立在永冻的冰原上，仰起头，眺望光芒的方向。

约束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他来了。

那修长的躯干由光芒中出现。光翼划破天空，与闪电交相辉映。也是六对。他骄傲地舞动着他形态完美的翼梢，将毋庸质疑的神圣烙印在地平线上。

他降落了。但他拒绝收起他的光翼。而后看着黑月在洗礼之火的映照下瑟瑟发抖。他在我的对面站定，光翼舒展如旗帜猎猎。

“好久不见了，路西菲尔。”

“做个了断，是么？”

“耶和华的愤怒驱使我前来。莉莉丝一定要回到伊甸园。而后我会尝试活捉你。你跪在耶和华膝下受审的场面为每名天使所期待。如果不成功，我会杀了你。”

“亚当，你很自信。”

“以神的名义。”

他狞厉地笑起来。光翼微微颤抖着，仿佛一支支光的利刃，刺向天空，在黑月上划出伤痕。

我看着他。这个曾经是我战友的骄傲的天使。他的眼神在坚持。空洞的正邪符号，对战斗的渴望。那一刻我知道。总有一个必须倒下，无论是我还是他。

我抬起头，仰望铅灰的天。亚当背后耀眼的光使得银色的月亮变得若隐若现。银色的精灵，水银之母。请理会我的祈祷。我祈求你的帮助。

无垠的远方传来渐渐钝重的声音。越发沉重。越发沉重。那是阴影一点一点侵蚀月盘时发出的刮擦声。月蚀开始了。耶和华所无法阻止的月蚀。

大地的颤抖逐渐明显。永冻的冰层对抗着越来越猛烈的扭曲，最后在一刹那间轰然崩溃。锐利的冰屑飞向空中，缓慢地。那无法解释的力量托起它们，劈开地面。我脚下的裂缝扩大着，扩大着。我向前伸出手，掌心向下。

脚下的地面被整个地粉碎了。一件狭长的物件自冻土中漂浮而上，徐徐上升，最后轻轻停在我的手中。我紧紧握住它。从眼角的余光，我看见亚当的面庞变成了冰雪一般的苍白。

无比沉着的寒冷从掌心和指尖传来，接驳我心脏的沸腾，而后燃烧。

觉醒吧。长枪。

那螺旋状的枪身泛出血一般的光泽，仿佛是它睁开了双眼。它是有灵魂的。地狱的熔炉在耶和华疏忽之时打造了它。禁断的兵器。神之封印。

任何天使都注定不是它的对手。包括弥迦勒与拉法叶，包括亚当。

亚当眼中写满了惊愕和恐惧。他放下了骄傲的光翼，愕然地站着。

然而我知道他不会退缩。

他埋下脸，表情由错愕变成了狰狞。光翼重又指向天空，比方才更夺目。表面乱流着炽热的混乱的光。

“……为了正义，为了耶和华。”

他突然启动了。舞动十二支光的长剑，腾空掠来。他的飞翔在地面上刻出嶙峋的痕迹。我将莉莉丝掩在身后，挺起长枪，指向他的胸口。

长枪贯穿了他的胸膛，粉碎了他的心脏。我看着那红色的球体一点点流失了它应有的颜色，最后变成黑月一般暗淡无光。光翼熄灭了。

我将亚当的躯体轻放入冰穴。长枪还在他胸口。我不打算拔下它。遍施烈焰者终将死于火。这点我了解。

天使的战争已经结束。天空不再需要有翼的族群。

莉莉丝的后代们终于远渡重洋，去往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的名字是——李林。不是神也不是魔鬼。他们是人。

他们好奇。他们聪慧。他们残忍。当他们面临善与恶的抉择时，他们大多选择恶。他们会自相残杀，会尔虞我诈。而这最终招来了耶和华的愤怒。自我毁灭的开始。

西天的乌云翻滚如咆哮的地狱，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毁灭。我瞪大双眼凝视地平线。我仿佛听见人们在洪水中垂死的哀号。犯罪者跪在及膝的汪洋里祈祷忏悔，无辜者心惊胆战，抽泣不止。

我拥有最为荣耀的光翼。我击败过最强的天使。我守住了莉莉丝。然而我却无法对抗宿命。

没有人可以对抗宿命。我本该死于亚当手中，然而长枪扭转了一切。现在，命运将对我和我的后代进行报复。越来越深的海汹涌着哀恸的黑色。我面向铅灰的天空，闭上双眼。

然而人类不会全部死于洪水。耶和华会保护极少数贤者，让他们活下去。他对于李林的态度是默许。他只是不允许他们渎神，或者接近神的高度。

莉莉丝与我即将在永冻的冰层中长眠。或许一千年，或许更长。或许，就这么沉睡下去。

直到某一天，我们的子孙因为某种契机来将我们唤醒。

我近乎贪婪地端详着莉莉丝的一切。她血红色的瞳孔，她白皙的乳房，她无瑕的羽翼。这将是数千年、抑或数万年中，我最后一次看见她。

“终于要睡了？”

“是的。神的纪元已经过去。我们的后代会主宰一切。耶和华会给他们必要的提示的。”

“你是指那些灾难。”

神罚还会降临。在很久以后。必要的时刻，耶和华的使徒会去完成一切，将灼热的硫磺撒向再一次忘乎所以的人类。

莉莉丝再没说话。我也没有。极光从天穹顶端流泻而过，在我面前幻化成我所经历的一切。被肆意舒展的光翼割裂的天空。亚当冷峻的脸。阴霾中有无数下级天使预备着拉开天堂的水闸。莉莉丝血红的眼，洁白的翼。她对我说：我爱你。

莉莉丝，在我入睡以前，我希望得到你的最后一个吻。

她阖上眼睛。

我愿意。

她的羽翼末梢拂过我的肩膀。就在我感受到她唇的灼热的同时，我看见第一滴雨自高悬的阴云中落下。轻轻落在我的脸上。

简单的后记：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 EVA 同人开始被写滥了。千篇一律的真嗣与明日香的同居生活的插科打诨，要么就是美里与加持的恋情。并不是说它们不好，只是觉得不够新颖。去年动新上 JEDI 前辈的 EVA 特辑的开头部分给了我一些启发。于是我就有了一些想法，能否写一些过去的东西。哪怕写得粗糙一些，至少也算是别开生面。于是就有了这篇东西。

我并没有试着用这篇文章表达什么，完全没有。换句话说，这篇文章是没有立意的，至少是没有明显的立意。这只不过是一面展示笔者古怪的 EVA 观的镜子，或是一个堆砌华丽辞藻的平台，全看各位怎么理解了。还有一点，就是列位看官千万不要相信文中任何涉及宗教的设定。其实，笔者是十分恶作剧地把犹太教经典、圣经、天使学、EVA 中有关的设定作了一个杂糅，自我感觉颇有车田正美风格。至于这种尝试成功与否，就要征求各位的意见了。所谓抛砖引玉，引到了“玉”，便是胜利。

兽　EVA

作者：朔夜

作者的话：

在不同的世界里，曾经相识的人也会拥有不同的存在。可能是个性上的不同，可能是个性上的不同，也可能是完全推翻你们已知那个个体的不同。这就是同人的含义，是不同世界中看似相同之人的故事。如果仅仅局限于相同世界，硬要将已经结束的故事继续发展下去。那么这或许只是一种感伤……

兽　EVA

天下着雨，即使是这样微弱的雨势也碇让真嗣觉得难受。全身的伤痕，原本就让他的肉体濒临崩溃的极点，事实上他现在还能够站着就是一个奇迹。

不过他会倒下去是必然的结果。

自然界中，猎物有时会在临死时，把狩猎者弄成重伤。对于狩猎者来说，被猎物反咬至死，也是很常见的事情。

大概快死了吧？所以才会有这种古怪的想法。或许是因为对死亡已经习惯了，少年对于可能降临于自身的死亡没有恐惧的感觉。但为了脑海中方才那种伤感的想法，他自嘲地笑了笑。此时此刻，知觉正渐渐从体内离开，身体的感觉也越来越冷。

最后的时刻大概就要到了。

不知道是不是快死时产生的幻觉，碇真嗣觉得自己看见了那个刚刚毕业没多久，就做了他班主任的女人——那个平时经常和自己发生冲突，叫做葛诚美里的女人。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自己面前的女人，正注视着他。

“你看起来就好象一只受伤的野兽。”看着真嗣，美里的脸上是微笑。

“……葛诚老师，我本来就是野兽。”应该快支持不住的人，也对女子露出了微笑。

“你是校董的儿子，却在进行这种危险的‘打工’。你是一个疯子，真嗣。”

没进行麻醉，直接缝合了少年身上伤口的女子用嘲弄的口气数落着正躺在自己公寓床上的伤员。而全身好多地方都缠上了纱布，如同一具木乃伊；同时又痛得觉得还不如直接死了好的真嗣，突然发现——眼前说这种话的女人不知道为什么比在学校里的时候漂亮了很多。

“老师不是说了吗？我是野兽。我的确是野兽。人本来也只是一种野兽而已。”

微笑着，从床上坐起的少年，看着女子的目光不知何时发生了改变。

“老师……”

“……知道我是你老师，你还敢这么做？”

“……我只知道——作为女孩子，你现在应该把眼睛闭起来吧？”

“……那么就不要再叫我老师……”

“野兽。”

穿衣服时，美里总会说这句话——在狂热夜生活结束后的第二天早晨。可被她说这话的对象，却从俩人发展成这种关系的那一刻开始，就从没将她这话当回事。

在没人知道的情况下，碇真嗣和葛诚美里同居快半年了。

和往常一样，被人说的家伙依旧是一边穿着衣服，一边抽着早饭都还没吃的空腹烟。

“不良少年，抽烟对身体没好处的。”

半年的时间，可她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说些教训人的话，然后一把夺走对方口中的香烟。

“你也是一个不良教师——和学生有这样的关系。”

对于女子的举动，少年也只是习惯性得带着微笑，使用一贯的言语进行反驳。

从那晚上以后，这半年里，每当美里在课堂上点名，她从来不会叫真嗣的名字。因为她很清楚，虽然是一起走进学校，但那个人绝对不会留在班级中。她更清楚，他到了学校后一定会立刻去教学楼的天台，补充昨天晚上因为许多原因而没有充足的睡眠。

由于对真嗣的行为放之任之，美里已经不只一次被教务主任责备。可事实上，那个已经四十几岁都没嫁出去的老处女，也不能真正对那少年的行为采取任何实际有效的措施——对校董的公子，这里没人敢开罪他。

只是这样却让葛诚美里因为碇真嗣的行为，成为了这所学校里最常被人责备和针对的人。

没有叫那个不在教室中的人名字，不过美里还是在出席记录本上，他的名字下画了个钩子。

“今天的云很漂亮。”将头靠在女子的膝盖上，看着天上漂浮着的东西，少年缓缓说着。

“云不过是种不切实际的东西，仅仅是水气的一种集合体而已。”虽然有些奇怪他怎么会突然说这种话，但女人说出口的还是平时那种古板语调。

“不切实际吗？……那什么是切实际的东西？这个吗？”

没什么预兆，突然抓住美里的头发，将她的头向下拉着；不顾她因为这样被弄疼而露出的抗议眼神。

俩人的嘴唇合在了一起。

……

“这样是不是比较实际点？”嘴唇分开的时候，真嗣笑着。

“求求你不要，我孩子还在等我回去和他过圣诞节啊！……”

乞求的声音没能持续多少时间，也不会再有发出这种乞求的机会。缓缓将消音器从枪口上取下，真嗣只是默默看了眼开始变得冰冷的躯体，然后转身离开这个散发着腐烂气息的巷子。巷子的出口，有一个手上拿着大信封的人在等他。

“真是可怜的人啊，在圣诞节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做的不错。”

递过信封的人笑着，想表示友好的拍少年的肩膀，可这举动却被他雇佣的杀手用手挡了回去。

“人也不过是种野兽而已，弱肉强食是最基本的规则。他只是碰巧变成了我这次的猎物，而你也说不准什么时候会变成别人的猎物。”

无视身边人露出恐惧和厌恶的眼神，回头又看了眼那具在巷子尽头冰冷的躯体。

“也许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别人的猎物。可既然是野兽，我至少会……”喃喃的自言自语，没人听见后面说了什么……

“……把脏衣服脱了。”

早已经习惯看到他浑身沾满血腥的恐怖样子，所以年轻女子没说多余的话。接过递上来的衣服，放入洗衣机。美里陷入了一种异样却已成习惯的沉默中。

赤裸着上身，真嗣又点了只烟放在嘴唇上。她没将烟从他的口中夺走——每当他出去“打工”回来，她不会阻止他做任何事，因为在这时候她只会看着洗衣机里转动着的旋涡，呆呆得发愣。

这也已经是她的一种习惯了。

“没人性的家伙。”突然女子从口中冒出的话，没有先兆但对被说的人来说并不觉得意外。

“没错，我是一头野兽。”少年的回答，同样不让人觉得意外……

事情过了半年多才被人发现应该说是非常走运了，不过美里早已有心理准备——在事发

的时候，如何面对别人的责问。

“身为老师竟然和学生做出这种事情，你不觉得可耻吗？”

“你怎么不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你难道想让自己以前奋斗得到的都失去吗？”

“他不过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年轻人，他只是眷恋你的身体而已。你怎么可以和他一样这么乱来？”

“即使他不是你学生，你也没理由和这样的人走在一起。”

…………

…………

面对一切对自己的指责，葛诚美里没进行任何自辩，同时也没接受那些“善意”的开导。即使在最后面对学校要对她进行的开除决定，她也没说任何话。只是默默接受这一切，然后起身离开。

美里很清楚，离开是她唯一能做的事情。

“为什么你不为自己进行辩护，事实上你一点错也没有。错的人是我。”

在女子准备离开学校，站在即将启程的巴士站前；从事件被发现后就一直被隔离，但没受到任何责讯的少年这样问着她。

“我只是做和以前一样的事情而已……一直说你是野兽，但我自己也是一只野兽而已。一只想保护你的野兽。只是我和你使用的方法有些不同而已。”

微笑着回答，然后在没得到少年回答的时候就转身上了靠在车站边的巴士。

看着女子的离去，少年蠕动着嘴唇好象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而后像做了什么决定，离开了车站。

坐着学校所有高层人物的汽车逐渐驶出校门。站在天台上的少年看着这辆里面有自己父亲坐着的汽车，他的表情是透明的。

缓缓按下手心中遥控器的按扭，注视着那辆在爆风和火焰中翻滚燃烧的车子，少年的脸上出现了微笑。

“没错，只是方法不一样。”

看了看头顶的蓝天白云，真嗣继续着微笑，那不像人类的微笑。

原本就是那些高层人物私下进行的处分，事情发生的经过以及一切的理由并没有其他人

知道。即使还有什么人知道一些风声，却也无法提出充分反对葛诚美里回来继续就任的理由。而新的校长、以及新的校董，对于原本工作就很杰出的她回来上班，表示出一种欢迎的态度。

所以仅仅离开学校的第三天，葛诚美里就又回到了学校。

课堂上依旧是那些熟悉的容貌，即使连那个又逃课离开的人也依旧没有变化——没有因为她的回来特意留在教室里。实际上忙着为父亲奔丧同时接任父亲手上一切的少年校董，即使不来学校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和以前一样，葛诚美里没有叫碇真嗣的名字，但还是在出席记录本上他的名字下打了一个钩子……

“这么做值得吗？”

“这么问不觉得奇怪吗？我的手本来就已经脏了。现在只是再脏一点而已。”

“……”

“我也只是做了和你一样的事情而已。正像你说的，我们的方法不一样。”

“没人性的野兽。”

“是的，但只有野兽才懂得保护自己最重要东西是多么重要。”

蓝天白云下，天台上的少年和女子都带着微笑。随后还是在这片蓝天白云下，他们的嘴唇紧紧合在一起…………

失落的爱

原作：Alain Gravel（“Rakna”）

翻译：suezou.nagisa

是的。我回来了。我从未想过我会回来看你。但是，这么多年后，我又站在了这儿。

对你说话和我想象的一样痛苦。我希望这么多年的时光流逝能淡化一切，但却只是一厢情愿。你总是让我们心烦意乱，甚至包括优等生。

该死的！看看你做了什么混蛋！泪……是的我哭了！因为你这个白痴！我会为谁而哭？

バカ！为什么你要那么做？为什么你不让我就那么死掉，而来救我？为什么你要留下我一个人？你还不明白吗？我无法一个人活下去！我试过了！神知道我试过了！但我只是不能。你知道你离开我后孤独地面对自己脆弱的灵魂有多痛苦吗？ 我该做什么？我拥有的一切都被夺走了。我的二号机。我的妈妈。我的美貌。还有你。是的你！你从没发现过，是吗？在所有的痛苦和嘲笑的背后，我是爱你的。真的爱你。我只是无法说出口。而你也从没有给我机会说出口。

别指望对我说你那句“对不起”来敷衍。这一次你已经不能逃走了。

为什么你要那么做？为什么像你这样软弱的混蛋会突然决定变成一个英雄？英雄……你……真可笑。但是，我却喜欢这样。有时我会做这样的梦，梦见你驾驶着无敌的紫色初号机，将那些我无法打败的量产机一架一架地摧毁。然后我看见最后一架将它的长枪贯穿了初号机的胸膛。醒的时候满脸都是泪。

玛雅说你在心跳停止后还整整战斗了 20 秒。バカ！如果你承认失败或许还有救……

为什么？为什么？是因为你爱我吗？

“妈妈？为什么哭了？”

是的。我抱着的是我的儿子。我所有的希望与梦想。我的骄傲与快乐。我的救星。没有

他我一定已经死了。如果你不是那么笨，谁知道呢……或许他也是你的儿子，而不是我卖身的得来的野种。那是像我这种没用的独眼酒鬼赚取下一瓶酒钱的唯一方法。

“妈妈？”

“没事，小真。来紧紧地拥抱妈妈一下吧。”

你没听错。只有以你的名字为他命名才是恰当的。碇真嗣。是的，没错。虽然有些麻烦，但我还是设法改掉了自己的名字。我必须这么做。我必须确定过去的物流·明日香·兰格雷已经死了。我不能让那个贱货来抚养我的孩子。

“在这儿你可以和爸爸说话哦，宝贝。看，他能在天堂听到你的声音。”

“真的？”

“真的。”

他非常的可爱。有时侯我会惊讶于他是多么地像你。不过也可能是我的幻想而已。

“你好，爸爸。”

希望你不会介意。我只觉得让他有一个值得尊敬的父亲是正确的做法。

看看我。泪就是止不住。从来都这样，对吧？

就和上次来墓地看你一样，这只会带来更多的伤害。

再见了，真嗣。直到我们再次相见。

* * *

作者的话：

噢，天哪！我都不知道怎么写出来的。这和《吾之所爱者》简直大不同啊。大概是最近看灰暗的同人看太多了，觉得自己也该写一篇。没关系，至少现在它已经从我的脑子里给删

除掉了，而我就可以继续写开心的东西了。

1999/4/23

译者的话：

Rakna SAMA 的短篇，无意中抓到的。语言很感人，那种淡淡的忧伤有时会让我想起 WJX119 兄来。（又该去上坟了才是……）不过对于明日香卖身……真是很灰暗的现实啊~~国内应该没有这种内容出现吧……

2003/7/17

盘蛇错爱

作者：老头吃肉

写在开头

1.存在微NTR，介意者勿入

2.故事情节灰暗，心情不好就别看了

新一天的太阳令第三新东京市沐浴在光辉里，伴随着早上熙熙攘攘的人流，这座新生的城市由内而外洋溢着年轻的朝气，丝毫看不到任何与二十年前的第三次冲击有关的痕迹。这是一座充满希望的城市，至少表面看上去是这样。

随着闹钟第十三次鸣响，惣流·明日香·兰格雷终于从床上缓缓坐起来，伸手拍停了叫嚣的闹钟，在床头柜上摸索着自己的眼罩，拿到眼罩后明日香把它戴在自己早已失明的左眼上。明日香揉了揉尚有些惺忪的睡眼，闹钟的时针已经指到了十一和十二之间，今天是休息日，她用不着早起，况且昨天夜里的“工作”让她的整个身体都快散架了。明日香拉开床头柜的抽屉，里面的几枚安全套和三万日元还静静地躺在里面，这让她安心许多。明日香四下环视着自己的公寓，还是老样子，只有一张床，一个餐桌，电视柜和上面的24寸小彩电及一些必备用品，就和当年绫波的那个破烂公寓差不多。

事实上明日香可以依然住在第三新东京市并且拥有这些已经算是幸运的了，九年前发生在NERV地下都市的那场惨绝人寰的战斗，最后虽然是以粉碎了SEELE的阴谋保护了人类告终，但NERV依旧作为SEELE的支部接受了联合国的审判。无数无辜的NERV职员以“反人类罪”被判监禁，而如恶魔般杀人不眨眼的战自却成了世人眼中的英雄。而明日香相对来说是幸运的，因为她尚未成年，且作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EVA适格者并没有接受审判，但她将不会得到任何本应属于英雄的奖励和保障。世人是不会在意真相的，他们只在意结果，在他们眼里拼死保护人类的NERV与邪恶的SEELE不过是一丘之貉。

有时候明日香甚至怨恨真嗣，假如不是他在最后与SEELE的量产机奋起决斗、假如不是他唤起了勇气想要保护自己、假如他选择和一切同归于尽，事情都不会是现在这样，他也不会在病床上昏迷到现在。她恨他，她怎么能不恨呢！在最后一刻真嗣变成了明日香作为一个女孩所期待的样子，潇洒、高大、无所畏惧。可这犹如太阳般温暖的他仅仅只存在了那一瞬间，却就堕入无尽的黑暗，每每想到这里，明日香就不自觉地想到以为女诗人的话：“我

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

明日香长长的伸了个懒腰，终于从床上爬起来。她把两片已经有些变硬的面包放进面包机，自己来到浴室。她愣愣地盯着浴室中镜子里的自己，原本白皙的脸蛋已经变得粗糙，左眼的眼罩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过去她所经历的苦难。明日香打开了水喉，莲蓬头降下的水冲刷着昨晚一夜云雨后黏糊糊的身体，她轻轻敲了敲自己的后腰，睡眠并没有让她从酸痛中解脱。沐浴液的泡沫覆盖了她的身体，但也无法遮盖住贯穿她右臂的那条可怖的疤痕。从浴室出来的明日香扎好了头发，面包也热好了，她一边吃面包一边看着今天的日历，上面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今天对她来说是个很重要的日子。

明日香从便利店里买了几罐惠比寿的啤酒，在附近的花店买了一束勿忘我，她本来想买百合和太阳花的花束，但实在太贵了。明日香提着东西一个人坐上了开往箱根的列车，那里的山上睡着两个她很重要的人。下午两点的时候，明日香来到了目的地，箱根山上的一块安静的缓坡，那里并排着两座坟墓，左边坟墓的大理石上写着“Kaji Ryouji”，右边的写着“Katsuragi Misato”。明日香从背包里拿出一条毛巾和一大瓶矿泉水，把水洒在落了灰的墓碑上，用毛巾很仔细地擦着，坟墓四周丛生的杂草也被她拔光。事实上这两座坟墓里并没有它们主人的遗骸，加持先生很早就失踪了，而美里的身体不可能在那场爆炸中保存下来。所以美里的坟墓里葬着她作为三佐时的帽子和肩章，而加持先生的墓里葬着当年他为自己买的那条米色连衣裙。事实上这两座坟墓都是明日香自己掏钱做的，当年她对把加持先生和美里埋在一起感到很矛盾，她不想让如同父亲般的加持和自己并不喜欢的那个女人葬在一起，但这些年慢慢走来，她也逐渐理解了美里，况且能和美里团聚的话，加持先生，还有那个 BAKA 一定都会很高兴的。

明日香把墓地打扫干净，把那一束勿忘我放在加持先生的墓前，“加持先生，我本来打算给你带个西瓜的，但我觉得他们的西瓜肯定都没有你种的好！”她又打开了几听啤酒放在美里的墓前，“还有美里，到了那边你别老缠着加持先生不放，这次我只是看你可怜把加持先生让给你而已，听到没有，只是让给你！”明日香自言自语着，但她总是觉得，坐在这两座坟墓旁的时候，会有一种像家一样的感觉。明日香就这样静静地坐在这里，感受凉凉的风拂过自己，突然这时，从背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叫出了自己的名字。

“惣流小姐！是你吗！”

明日香回过头去，来的是一个戴着眼镜的消瘦男人，她仔细回忆着这个人，终于想起了他的名字，“你是……日向先生？”

日向微微一笑，“看来你还记得我。”他又看了看明日香身边的两座坟墓，“他们果然在这里。”日向走过去，把一束花摆在了美里墓前。“惠比寿啤酒，美里小姐一定会很开心的。”日向淡淡地笑了。

“我从玛雅那里听说你在这里为他们两个建了座墓，我很感谢你。”日向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下搞得明日香有些不知所措，“没什么，我只是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而已。” 明日香努力想岔开话题，“这些年来你怎么样了，日向先生。”

“五年前我被释放出来，现在在冲绳当一个普通的职员，没什么不好的，你呢？”

“没什么不好的啦，在这也很自由，没人在管得了我了！”明日香试图搪塞过去。

“真嗣君的事情，我听说了。”日向很缓慢地开口，似乎是在试探明日香。

“哦，是伊吹小姐告诉你的吧。”明日香的态度相当敷衍。

“不，我是听冬月教授说的。”

“冬月教授……” 明日香想起来那个对碇源渡惟命是从的老头。

“他……现在还好吗？” 明日香问。

“冬月教授现在还是被软禁在北海道，我上次去拜访了他，他说自己很对不起真嗣君，所以想拜托我来找你，如果你觉得有什么困难的话，可以去找他。” 说完日向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串电话号和一条详细住址。

明日香接过了纸条，“我想拜托你告诉冬月教授，我很感谢他的好意，但真嗣靠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日向推了推眼镜，不由得笑出了声，“你的性格和以前真是完全没有变化！”

“另一个人呢？就是那个长头发的男的，他现在在哪？” 明日香问道。

“啊，你说青叶啊，被释放后他回了老家，在教小孩子弹吉他。”

“嗯，很好呢！” 明日香点了点头。

“话说惣流小姐，这件事情问你可能不太合适，你知道绫波小姐去哪了吗？”

“她！那个优等生！”明日香挠了挠头，“我也不知道，那个家伙自从九年前基地被袭击就消失了，谁知道现在是死是活呢！”

“啊！是这样。”日向没有再继续追问，“总之关于美里小姐和加持先生的事情我很感谢你。”日向再次鞠了一躬。

“没关系的，毕竟他们也算是我的家人啊！”

从箱根回来后已经快晚上七点了，明日香回到家草草地吃了点饭后给自己化了点妆，穿上了长袖洋装，前往那个很熟悉的小酒吧。晚上九点的时候酒吧里的人已经很多了，明日香和往常一样给自己点了一杯最便宜的鸡尾酒，静静地等待着什么。快到十点半了，明日香已经有些不耐烦了，正当她准备离开时一个男人坐在了她旁边，“一个人喝酒吗？女士？” 明日香看了看身边这个男人，一头清爽的碎发，体格高大健硕，若是他再黑一点，说话是关西口音，她真会觉得这人是笨蛋三人组里的东治。

“是啊，反正也没有伴！”

“老兄，给这位女士来一杯玛格丽特！”

明日香慢慢喝着这男人给她点的酒，“让我猜猜，这杯酒大概不会是免费的吧。”

“说不准，可能这是我们两个的缘分呢！”

明日香并不喜欢这样油嘴滑舌的男人，她把酒杯里的酒一饮而尽，“我觉得你要调情的话还不如来聊聊“生意”比较实在！”

“哈！真是直接的女人，不过我也不讨厌，那么我们就单刀直入吧。”

明日香伸出三个手指，“不包括房费，三万日元，我会让你在床上忘乎所以。”

“成交。”

夜色下一对男女来到一家情人旅馆，明日香脱下了洋装，露出了近乎完美的身体，直到手臂上那一条可怖的疤痕映入那男人的眼中。“怎么回事？你可没告诉过我有这么一条难看的疤啊！”那男人似乎想转头就走，明日香可不想让这到手的“生意”就这么飞走，“等等，先生等等，疤痕也不会有什么妨碍啊。”明日香冲过去想要拦住他，“算了，这疤痕实在是太渗人了。” “那么两万日元，两万日元行吗？一万五，一万五好吗？求求你！” 明日香从后面抱住了这男人，她只是想要钱，只是想要足够的医疗费让深爱的真嗣能继续活下去。“好吧，今天算我倒霉。”

明日香先去了浴室洗澡，她真不敢相信就在刚刚自豪的惣流·明日香·兰格雷低声下气地央求这一个陌生男人，每次想到这样的事情她都几近崩溃，但还残存的理性告诉她为了真嗣，这一切都是可以接受的。

明日香从浴室出来后那个男人已经准备好了，他们躺在床上，那男人爬上来贪婪地渴求着自己的每一寸肌肤。明日香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这么做时被压在陌生男人身下的她几乎都要崩溃了，眼泪就像决堤般从眼眶涌出，她只能麻醉自己，妄想着那男人就是自己深爱的真嗣，能让她好受一些。但她的理智也不断告诫着她这是不可能的，她只能尽量忽视那些来自身体的快感，从而能降低些自己的罪恶感。面前这个男人的攻势渐渐变得更加猛烈，但明日香只能感到从自己下身传来的是痛苦。每当这时她都回去努力回忆和真嗣的那一次，也是自己的第一次，就是那次美里与加持约会的夜晚，她和真嗣半开玩笑式的发生了关系，尽管那第一次让她感到非常的痛，但她和真嗣赤身裸体地拥抱在一起时的那种幸福感却充斥了整个内心，可是那个 BAKA 却没有勇气向她索取更多。

“啊……嗯……啊”明日香呻吟了出来，但她很快捂住了自己的嘴，她不希望能与眼前这个男人感到任何快感，“叫出来啊！”男人粗暴地抓住了她的手，“不要，别这样！”明日香痛苦地喊了出来，泪水也从眼眶里涌了出来。男人最后大幅度冲刺了几次，明日香感到一股热流射进自己身体深处。她的内心里燃起一股恨意，但是却如此无力，就像是现在躺在床上无力的自己一样，不光是恨眼前这个男人，更狠的是自己，为什么自己现在变得这么低 贱，为什么这样的自己还有勇气去爱真嗣。

男人起身，把一万五千元丢在床上，明日香躺在角落里一动不动，不时地发出啜泣的声

音。“啊！你真是极品啊，我都想把你作为自己的女人了，互相留个电话如何？”

“你给我出去！”

第二天，明日香在家里收拾齐整，把头发又扎成了双马尾，来到了第三新东京市市立医院，明日香熟悉地来到那间单人病房，床前的仪器发出有节奏的声音，真嗣柔弱的呼吸着。明日香爱抚着真嗣消瘦的脸颊，“你看看你，最近又变瘦了吧，老是躺在床上怎么行嘛！”但没有回应，也不可能有回应。明日香轻轻地把真嗣扶起来，让他靠在床头上，她脱下真嗣的睡衣，仔细地检查他的身体，还好，没有起褥疮的迹象。明日香用温水湿了一块毛巾，仔细地擦洗着真嗣全身，“昨天我又去了箱根，去看了加持先生和美里。”说到这明日香又不由得看了一眼戴在真嗣脖子上的美里的十字架。“上次去已经是好久了，我猜美里又在因为上次带的啤酒喝完了骂个不停吧！”明日香在真嗣耳边轻柔地说，“我还碰见了当年在 NERV 的日向诚，你还记得他吗？就是和玛雅他们在一起的那个眼镜男，长得有点像剑介呢！听他说冬月副司令也很担心你呢！”

明日香把睡衣给真嗣穿好，“我知道你在听，可你怎么就是不回话，你个 BAKA。”明日香从背包里把饭盒取出来，里面盛着今天早上刚熬好的瘦肉粥。明日香舀出一勺，慢慢吹凉，自己用嘴唇试了试温度，再慢慢给真嗣喂下去。“你不回话就说明你还在生我的气咯！”明日香又舀了一勺粥，“我知道我那时太任性了，一点都不在意你的想法，只会伤害你，但我现在已经努力改变了，求求你醒来看看我现在的样子吧！”——依旧没有任何回应。“如果你醒来，你还爱着我，我会马上成为你的妻子，我会帮你把你失去的这九年找回来！”明日香接着又顿了顿，“如果你还是爱着丽，那我也会陪着你一起去找她，所以求你快醒醒吧！”

“咚咚咚——”明日香听见敲门的声音，伊吹玛雅站在门口，自从被释放后玛雅一直是真嗣的责任医生。“我刚从护士站的人听说你来了。”明日香和玛雅漫步在医院的花园内，“我总是会这个时候来，你又不是不知道。” 明日香从包里拿出一沓钞票，“这是五万日元，这个月的费用应该够了吧。” 玛雅并没有拿过钱，而是从上衣兜里掏出一支香烟，点燃了慢慢吸着，她的至个习惯大概是为了还念她的那位金发前辈。“明日香，这话也许不应该由我来说，但我觉得你是时候放手了，你看看这九年你都变成什么样子了，而且这九年对真嗣君来说也是一种折磨，还不如让……” 明日香打断了玛雅接下来说的话： “不，在他再睁眼叫我名字之前我是不会放弃的。” 玛雅又狠狠吸了口烟，“那既然这样，你就接受我之前的建议，接受我的资助，也接受冬月教授的资助。你这两年突然每次都能及时付清费用的原因我也知道了，别再去做那样的兼职工作了，别再作贱自己了。” 明日香没有应答，只是把那一沓钱递到玛雅面前，“啪——”玛雅把那一沓钱打落在地上，“假如这又是你卖身得来的钱我

是不会用在真嗣君身上的！” 明日香什么也没说，只是脱力般跪在地上，一个人啜泣着。玛雅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行为实在是有些过于粗鲁了，眼前这个女孩也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她爱怜地蹲在明日香面前，抚摸着她的红发，“明日香，不要再这么做了，就算不是为了你自己，为了真嗣君，好吗？” “好吧……”明日香握住了玛雅的手，“下周我会去见见冬月教授。”

玛雅陪着明日香回到了真嗣的病房，明日香在这里一直陪着真嗣，直到自己趴在真嗣身上睡去。傍晚，明日香被落日的光辉唤醒，依旧朦胧的她感到自己的脑袋似乎被一只温暖的大手抚摸着，她诧异的抬起头，有那么一瞬间，她发誓自己的心脏都停跳了几秒，那双她日思夜想，无数次出现在自己梦境中的黑色眸子静静地盯着她……

“明日香？” 一个虚弱的声音响起。

（完）

其实这篇文章的原创脑洞并不是我自己的，我在很久以前看过一本上古真香的本子，大概是 2006 年左右的事情。剧情大概就是真嗣在战斗后昏迷，明日香靠援交赚真嗣的医药费。那本本子对当时初中的我来说是相当黑暗的了，而且结局是真嗣依然处于昏迷。本身我只喜欢明日香和真嗣纯爱的本子，但那本本子的确，是我看过所有本子中剧情最现实的一本了。我觉得这样的剧情对明日香的性格特质表现的还是相当出彩，骄傲、蔑视一切同情，但也会为了爱人放低自己的身段。其实如果想象一下当年 NERV 真的战胜了 SEELE，恐怕对明日香和真嗣二人来说，他们彼此之间也是自身仅存的依靠了。

影·恋

原作：Latin_D

翻译：suezou.nagisa

我不再是个人，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影子。

那是一个出卖了自己灵魂的人，一个过去的自己的影子。因为只有影子才会躲藏在爱与责任的背后，只有可悲的影子才会服从自己厌恶的人发出的命令。

而我是一个影子，从我同意帮助一个疯子摧毁人性的那一刻起，我变成了一个影子。那个可怕的瞬间，我自私到了足以忘却他人，我决定只在意自己的感受，不再去面对我那有罪的良心。

我是一个嫉世愤俗却又优秀的人，一个“只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人。所以长时间以来我一直认为一见钟情只是一句没用的空话。但是，那一天，我看到了她。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愣住了，大脑完全停止了工作。她从我书桌的那一侧用她那美丽的眼睛看着我，她的目光径直地刺进我的灵魂。她是这么地接近，近得让我无法拒绝。然后，我第一次在我的课堂里见到了她。她专心致志地听着课，而我却在语无伦次着一些无意义的东西。久远的记忆，随着她的呼吸轻掠过我的灵魂。一点点地，细微的感觉被她所控制，我被征服了。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结束那堂课的。课后，我听见她音乐般的声音叫着我的名字。神啊，那一刻我愿意幸福地死去……

冬月耕造，我无声地读着书桌上自己的名字，NERV 副司令，一个重要任务，我相信是的。一个拥有权利的人，那个混蛋司令的得力助手，这就是我，仅仅是一个卑鄙无耻的渣滓而已。

但是元渡更坏。他从未对得起过阿唯，从未有过。他拥有的不是爱，而是一个完全摆脱不掉的念头。一种占有他所不能及的欲望。或许他自己都没发现——他太习惯于欺骗，有时甚至愚弄了自己——但他并不真的爱她。他只是需要她，因为如果有像阿唯那般完美的人爱他，他就不会变得那么坏。

只是……我就比他好吗？

我充满疲惫——而且苍老。我应该放弃，让她走。

但我不能，而且永远也不能。我的心强迫我继续下去，时刻提醒着我至今我所做的每一步都是为了什么。如果我能再一次看到她的笑颜，如果我能再一次感觉到她的触摸，那么一切的伤痛就都有回报，一切的牺牲就都有价值，我很清楚。

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我会受到审判吗？我会快乐吗？每天我们将适格者们送上死亡的沙场。玩弄着人类，按我们的意愿摆布着他们。神会原谅我吗？人性会原谅我吗？还有——

她会原谅我吗？

太多我需要回答的问题……但我并不希望听到答案，也没有勇气去面对我所犯下的罪。

电话响了，将我从冥想中惊醒。我接通电话，元渡那冰冷而拘束的声音立刻钻进我的耳朵："冬月，我这儿需要你，马上，有些……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

意料之外？对元渡来说，那已经够了。

"是，元渡。"我听见自己说，"我立刻就去。"我放下话筒，站起来，慢慢地向门走去。

我等着你的审判，阿唯，我的爱人。我们很快就能再见了。

（END）

译者的话：

在度过了几个月的灵感枯竭期后，今天终于拿出了两个月以来的第一篇译文。

其实这次译了篇文章完全是因为看到译站 BBS 的水位大幅度下降，觉得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才动的手。而选本文的初衷也不过是此文比较短而已。

国内的同人中鲜有见到以冬月为主角的，描写冬月心理乃至对唯的感情的就更为寥寥，或者说是根本没有吧，至少译者是从没见到过啦。对于本文中冬月说什么"愿意幸福地死去"之类的话其实觉得是有点过火的，但是总篇看来还是相当感人。虽然 suezou 并不擅长于这类略带伤感的文风，但是对于一个几个月都无产量的作家来说，这篇译文中我已经尽量使用了我能用到的最精

生命的循环

作者：Angel18thh

经过无数个日夜，当战争沉寂在大陆上时，正值日落。

湖水是昏黄的，混合着血的红和天空的蓝，风平浪静。

唯一能破坏这平静景致的就只有唯一突出的那座残破的雕像了。这唐突的突出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显得美观，似人非人的躯体，缺掉一边的残翼。可笑的是，它的作者难道妄想用自己低劣的手法，贫瘠的想象，来描绘神的使者吗！？亦或，他只是在讥笑自己的无能，哀叹生命的有限。

无论如何，这个简陋的物体就是那个沉没的文明唯一存在的证明了。

看到这里，前面那个孩子不屑地转过头来，用轻佻的口吻

“这就是所谓的希望吗？”

“不，在你绝望之前，孩子，你不会知道什么是希望。”

他又回过头看了两眼，然而，毕竟那样东西太没有吸引力了，他转眼去欣赏这幅主题画的背景部分。只有老者还对着那雕像凝视着，凭吊着。

有限的生命有什么价值呢？除了让永恒来缅怀，除了让绝对来感叹。

突然，孩子转过头来

“他们为什么都死了？”

“所有的事物都随时间而改变，没有人能阻止”

“所有的事物都有这一天吗？”

“所有存在的事物，我们是不存在的，所以有些事我们不能理解。存在的道路就象日出和日落，当生命随着日出而生时，他们就预言了这个日落的时刻。”

“真有这样的预言？”

“对，那个勇敢的预言者被杀死了，没有人相信这个预言，他的预言隐藏在羊皮纸卷里流传了下来。”

“日出和日落，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没有人相信呢？”

“这不是逻辑问题，就象我们理解不了存在，存在也理解不了不存在。”

“我们理解不了什么？没有存在的约束，我们应该可以理解任何事。”

“没错，任何事，但不包括存在本身。存在永远是神奇的。太阳落下后，一个新的太阳又会升起。”

“那个太阳不是原来的那个吗？”

“是的，但他们相信那是新的一个，他们曾创造过一首歌唱道：

从那一天，我们到达这片土地

当我们睁开眼看到那太阳

有太多的神秘比我们见过的全部

有太多的事物比我们做过的所有

来到这里，路途多么遥远

我们发现，这里有太多比起我们曾经的发现

那太阳高不可及的环绕

保持着伟大和微小

在那无尽的循环

生命的循环

“人类不是原本就生存在这个星球上的吗？”

“他们歌唱的是时间而不是空间，孩子，生命生而又死，死而又生。”

“饶来饶去，最终还要回到原点。”

“归属，是存在的特性的之一，无论他们去到多远，多么美好的地方，在时间的终点，他们会回到他们的家园，虽然那时，他们的家园已经不是他们记忆中的地方。”

“有什么意义吗？”

“存在的意义我们是不会明白的，生命通过循环而延续。”

“他们全死了，生命还如何延续。”

“仍然延续着，在另一个不同的程度，存在的道路是由无数个体和群体铺成的，他们都在循环中找到自己的角色，当这个角色是牺牲时，无论个体还是群体，他们并不犹豫，也无可犹豫。”

“那个雕像也是一个角色吗？”

“是，在绝望面前仍然坚定的人们试图超越存在和不存在的界限，当然他们失败了，留下了这个残缺的梦想。”

“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吗？”

“他们知道，就象预言日落的那个预言者那样，存在的历史让他们知道了很多。”

“既然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又有什么价值？历史是不可改变的，时钟的指针同样不会逆转。”

老者苦笑着

“你很聪明，孩子，让我来告诉你一些事。”

老者的目光转向视距外的远方。

“所有的存在都是有限的，生命是一个过程，当一个生命结束时，其他的生命会感到忧郁，绝望和无助。显然，没有人能改变过去，没有人能死而复生，一切的发生正像日落的预言那样：存在是一个死胡同。 ”

老者挥了挥手，一个留着长发和落腮胡子的人出现在他们面前。

“然而，在人类的历史上，有另外一个预言者，他指出了存在的真正道路，并引导人类完成了他们的角色。看看面前这个长相平平的人，他的名字叫：维廉•莎士比亚。”

“他做了什么？”

“他预言人类的命运将取决于选择。”

孩子迷惑地摇摇头

“知道了命运又怎么去作选择呢？”

“你正好道出了问题的关键，人类无法选择什么发生在过去，什么发生在未来，那只是历史和历史的重演，当一切都归于命运，当一个生命理解了他的角色，这里只有唯一的选择——”

“那是什么”

“To be or Not to be.。”

“并不是每个生命都接受他的角色，有的生命选择了结束，而另一些选择了无条件的信任，他们称之为勇敢、忠诚或者爱。孩子，这正是我们理解范围之外的事。人类的历史是一首凄美的诗歌。他们知道所有的结束是死亡，他们知道他们的亲人，他们的朋友，他们身处的一切将以毁灭收场，他们知道悲剧的每一个细节，甚至能听到那忧伤的曲调响彻他们的土地。然而，我的孩子，然而，他们没有在悲剧中走完他们的道路，他们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同类虽然他们都会毫无疑问地死去，他们忙碌地度过每一天去建设自己的梦想虽然梦想将残酷地结束。当他们面临命运时，你听到他们是怎样歌唱的吗？

有太多的神秘比我们见过的全部

有太多的事物比我们做过的所有

来到这里，路途多么遥远

我们发现，这里有太多比起我们曾经的发现

在那无尽的循环

生命的循环

孩子，无限的我们既不理解什么是绝望，当然也不理解什么是希望。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希望这两个字有多沉重，包含了多少我们无法理解的事物。我曾看过无数个生命到达他们生命的顶点，他们生命的极限，他们的表情是完全一致的——坚定而沉重。太多的过去，发生过那么多可怕的事，他们得到的太少了，对比他们为了生命的付出，对比他们承载的责任。看着被洗刷的大地，看着支持着自己的一切，他们又是那么天真地满足和自信，那么坚定地走向顶点。生命揭示的意义已经难以用有限和无限来衡量了，我们看到无意识的群体为了一个目标而团结一致，我们看到迁徙的候鸟可以凭着血液里的记忆找到祖先的家园。我们看到生命从诞生就开始的斗争，我们看到老去的大象默默地走向自己的归宿，我们再也没有知识

和力量去解释它们。我们只好延用人类的解释，那是无尽的循环，生命的循环。”

…………

老者没有再说什么

孩子也沉默了

一切沉寂在夕阳时分

歌还在沉默地唱着：

那是生命的循环

它推动着我们全部

经过绝望和希望

经过爱和信任

直到我们找到我们的归宿

在展开的路径上

在无尽的循环

生命的循环

谨以此文献给我最爱的《Evangelion》和《Lion King》——他们用最复杂和最简单的方式演绎了同样一个永恒的主题。

且听风吟

作者：suezou

且听风吟--我和渚薰的故事

我告诉房东要到郊外去进行摄影工作，会露宿几天，但心里却早已决定不再回来，因为我已经支付不了那些昂贵的房租了。昨天我被公司炒了鱿鱼，本来就欠着的几个月的房租再也还不清了。我不想看房东怒火冲天的样子，也不愿意被他打骂着赶到街上去。我不打算因为没有工作而悲哀地死去。于是我装作去工作--我是一个摄影师--再无人知晓地自行了断。

房东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寻常。因为我带走的东西只有摄影器材和露宿所需的东西，这是以前常有的事。我选择了第二新东京市东南郊外的兰香山区作为我最后的归宿。前不久，曾有一个被称作“使徒”的巨大物体从那里经过。之后那儿便被视作危险地带，一般是没人会去的。

顺着熟悉的小路向山上走去，这儿是我常来摄影的地方。山谷见有个很漂亮的湖，不是像第三新东京的芦之湖那样是人为因素造成的。那是一个天然湖，由山上泻下的清泉聚成的。水透着清晰的蓝绿色，在仅有的一个出水口落下一道窄摘的瀑布，冲出一条小河向第二新东京市的城区奔去。这儿是处颇为有名的景点，以前常有人来野炊，现在四周却是一片寂静。蝉的鸣叫声拖得很长，在空寂的树林中回荡。山路上长了不少杂草，在脚下发出沙沙的轻响。

我选了快湖边的草地作营地。在支好帐篷后习惯性地将相机也架上了。但我不知道拍什么，也不知道拍了后能拿去干什么。这架已经有点落时的相机是我唯一的也是最后的贵重物品了。

按我的打算，先在这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一晚上，回味一下这一生的快乐与痛苦，然后就投身这清澈的湖水中。明天早上太阳升起之时，我便不在这令人烦恼的世界了。房东，请你原谅我给你添的麻烦吧。

天空是白的，那种带着浅浅的水蓝色的白，天气相当好呢。我躺在草地上，回想起逝去的时光。快乐的、悲伤的、痛苦的、失望的……一幕幕犹如放电影般浮现在眼前。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我也不愿意放弃生命啊。

转眼便是夕阳西下之时。或许我有在草地上睡着吧。总之再回过神来时，夕阳的金黄已经从西边的地平线蔓延到了中天。我生起一堆火，将作为晚餐的罐头放在旁边加热。

很意外的，身后传来草皮的轻响，我转过头去，很吃惊地看见一个人，一饿大约十来岁的男孩。穿着很普通。他逆光站着，看不大清楚他的面容，只看见他银灰色的头发上反射着夕阳迷离的光彩。

“阿姨，你好。”

我愣了一下，原来自己已经可以被称作“阿姨”了呢。也是，都三十一岁了。我随即一笑：“你好。”

“请问……今天我可以在你这儿呆一晚上吗？”未等我作答，他又加了一句，“我不会给你惹麻烦的。我只是想找个地方打发一个晚上。”

为什么不呢？我告诉自己。反正也是我人生最后一个晚上了，有人陪也不错啊。

“好啊~哪，坐那儿吧。”我指指旁边的一快大石头，“要吃东西吗？”

“嗯，谢谢。”

还真是个不客气的小鬼头。我将一盒罐头撬开递给他。

“阿姨你是摄影师？”吃饭中途他问道。

“是啊。”

“来这儿工作？真辛苦呢。还得露宿。”

“嗯，算吧。”真正想自杀的人是不会告诉自己要去死的。

“不过这儿不是很危险吗？据说这儿有……‘使徒’。”

“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是要天不怕地不怕。”我不自觉地开始吹牛，“你也不怕？跑这儿来？”

“我是路过这儿的。明天我就得去第三新东京市了。”

“第三新东京？听说那儿更危险啊。”

“没办法，我有事得去做啊。哪儿能像阿姨你这样自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我苦笑了一下，哪点自由了呢？如果可以，我还是愿意呆在我那虽小但仍可以被称做“家”的安乐窝里，而不是在这儿吃这“最后的晚餐”。

“对了，阿姨想不想拍漂亮的景色？”

“嗯……啊……想啊。”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说着他站起来，转身就往山顶上跑。

“哎~等等呀。”年轻人真是活力十足得让人羡慕。我拿过相机，追了上去。

跑跑停停了走了一长段路，我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他不时地停下来催我一句，又继续向前跑去。走到没有路时，他拨开一丛灌木。顿时间我眼前一亮：

第二新东京市完全展现在了眼前。时值夜幕低垂，万家灯火纷纷点亮。璀灿的灯光勾勒出这座城市的轮廓，和天顶的繁星、身边的流萤交相辉映。描绘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壮丽，连天边的那盘明月也为之失色。

“好漂亮!”我禁不住赞叹起来，从来没有发现过自己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竟如此得光彩照人。我向前走了几步，想更清楚地看看眼前这美仑美奂的奇迹。

“人类的智慧真的很伟大呢。竟然可以造就大自然无法比拟的东西。”他跟了上来，清脆却又有点低沉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阿姨你也是住在那儿的吧。”

“曾经是。”

“曾经？那现在呢？”

“不是了，被赶出来了……不，应该算是我逃出来的。”

“为什么？”

我想对着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说什么生活窘迫不得不自杀的话实在不妥，便说：“你不会明白的。总之就在那儿呆不下去了，便离开了。”

“逃避现实？”

“算吧。逃避生活。”因为我在那儿无法再正常地生活下去了。我没有工作，还欠债。

“因为阿姨害怕痛苦对吗？生活在那儿痛苦是吗？不敢面对失败，就逃了对吗？”

我吃了一惊，，这小鬼还会分析心理？不过他的并没有错。其实我只是怕被房东责骂，只是害怕在邻居们鄙夷的目光中被赶出去，我只是怕没有工作饿肚子，只是怕被以往的同事们嘲笑。我到底在怕什么呢？这有什么好怕的呢？十六岁那年的“第二次冲击”夺走了我的双亲，当时便开始独立闯天下的自己什么也不怕，为什么现在就害怕了呢？以前也并不是没有被炒过鱿鱼，当时艰辛的生活也没让我害怕，为什么现在就害怕了呢？是因为我年轻气盛的锐气已经被时间消磨掉咳吗？是因为害怕保护自己的那层“面子”被戳穿吗？我在怕什么呢？我的照相机还在，我还可以继续拍照片，我可以再找份工作，一份更好的工作，再伏钱，然后付清房租。或者还能有积蓄，让我可以租一套大点的房子，买部更好的相机。为什么不呢？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啊，未来并不是别人先设定好了的，未来是靠自己去闯的。生活，其实可以更美好的呀！

等我从沉思中回过神来，发现月亮已经爬到了树稍上。第二新东京市的灯光比先前暗淡了许多，似乎已经到家家户户就寝的时间了。银发的男孩坐在不远处的草地上，晚风将一段熟悉的旋律从他唇边送到我的耳中。

我走过去坐在他的旁边。“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第四乐章‘合唱’，《欢乐颂》。”这首歌曾是我的最爱，从什么起自己连它也失去了呢？

“这首歌叫《欢乐颂》？”他带点兴奋地问，“我一直都不知道呢。”

“据说本来应该叫《自由颂》的，不过由于某些原因，改作《欢乐颂》。在德语里，‘自由’和‘欢乐’的发音很相近。”

“歌颂自由？是啊，自由，是最美好的……”

“当发现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在自己的手中时，是最感幸福的了。”

“阿姨。”

“嗯？”

“你本来是打算自杀的对吧？”

“！”

“我刚才就感觉到了。不过你已经想通了对吧？其实，只要仔细去观察，你会发现在的

身边有很多美丽的东西。那样，你就会知道自己其实一直都是很幸福的；那样，再艰难的道路也会变得平坦，不是吗？”

他带我来看这夜景，也是故意的吗？

“……我今天才发现自己一直生活的那个地方很美……”

“无论是生还是死,你一直都是在自己把握命运呢。你有那种权利,有那样的自由……”

我觉得不可思议起来。没想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竟懂得这么多。他比我更了解人生的哲理。竟会是他，给我指点了一条通往明天的路。

“……其实，如果我也可以选择就好……住在那样漂亮的地方，可以去上学……有父母……有朋友……为什么我……”

我听见他在一旁喃南自语。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也不打算去明白。他也一定有自己的原因才会苦恼吧。

夜风拂过，拨弄着我那不太长的头发。

“阿姨，你听见了吗？风在唱歌。”

我闭上双眼，感受到空气的悸动。风带着一种轻微的声音敲击着我的鼓膜。不，那不是一种声音,是一种感觉,是耳朵听不到的,要用心去领会的感觉,有如风的精灵在耳边低语,听不见，却知道她们在说什么一样。树叶随风合唱，和谐的旋律似乎将脑中所有的空隙都塞满了。

“我喜欢风，风是自由的象征。在空中，无拘无束，放荡不羁。”他将手伸向空气中，让气流从手指间漏错,“可以的话，我想成为风。”

我陶醉在风的清香中，没有开口。我听见他又开始哼《欢乐颂》，优美的旋律顺着风声传得很远……

我们一直聊到东方露出鱼肚白，朝阳升起的时候我提出为他照张相。透过镜头，我清楚地发现他竟有一双鲜红的血眸，脸上挂着令人感到温暖的微笑。

在山顶告别后，我回到营地。篝火早已熄灭，冒着一点青色的烟。我将行李收拾好，原路返回第二新东京市。我知道，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补记：

后来我在一家报社找到了工作。虽然仍欠房东的房租，不过过得却很快乐。我喜欢在黄昏时爬到楼顶去看第二新东京的夜景。我听见风的吟唱，里面隐隐约约响起《欢乐颂》的旋律，那自由的声音。

银发红眸的男孩，你把握住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了吗？

落羽

作者：Seraphwish

那个男孩无数次地出现在我的梦境中。

他很瘦。白皙脸庞如同刀削。发色灰白，眼中是深不可测的血红。

他背后有羽翼。纯彻，洁白的羽翼。它们是那么舒展，划破地平，毫无迟疑地刺入苍穹；然而它们太过庞大，背负它们的人却又如此瘦弱。那是他所不能承受的质量。它们令他飞翔，亦令他失堕。他承受着滞重而矛盾的力量，将要被万劫不复地撕裂。

天色诡异。他向我璨然一笑。宿命特有的无奈如海啸一般向我涌来。它们像伤痕一般刻在他的眼中，挥之不去，一目了然。

他站立在虚空之上，风拂动他的头发。他的身躯开始分崩离析，毫无征兆，不可理喻。血液失重地漂浮在空中，仿佛意识流的低吟。在最后的时刻我看清了他的脸。他在笑。笑容明亮而干净。

一、

我望着窗外。拂晓的天却如同阴霾一般。虽然无计可施，依旧令人不快。

向杯中倾入棕色的咖啡，用温水泡开。习惯在咖啡醇厚时，向其中加入冰块。刺激的冰冷和苦涩能帮助我在这污浊的生活中找到清醒。主任那臃肿的脸再度浮现在眼前。是肥胖而目光短浅的男人，除了贪污学校经费的数额能算清楚之外其它一律一无所知。生活的全部便是茶杯和庸俗报纸。我似乎不应该过多提起这等平庸的人。但作为任课教师，每天却必须面对如此之多。煞是疲惫。

我在讲台上下意识地整了整领子。俯瞰整整一教室人，喉咙不免有些发紧。

人群有节奏地站起，又坐下。仿佛一台机器在毫无感情地敲打一块巨大的砧板。我望着台下那些死气沉沉的脸庞，莫名地一阵难过。我深知他们曾经习惯微笑。那些明快而干净的笑容，并不同于政教处或校长室中痴肥男人的虚伪和恶心。然而走进学校后便自觉地敛起，不约而同地，仿佛经过某种神秘的传授。他们的生活自踏入校门那一刻起发生改变。从那一刻起忘记什么叫真诚，忘记什么叫快乐，忘记什么叫美。他们无奈地将这些抵押给了打有所谓正统烙印的魔鬼。我却不曾相信学识的积累竟需要如此不对等的交换。

我闭上眼睛，又睁开。

他进入我的视野是在一瞬之间。

那是个英俊而瘦弱的男孩。干净利落的衣着，学生制式衬衣，黑色长裤。有一种没来由的古朴感。发色灰白。白皙的脸庞如同刀削。他的眼睛明亮如朔夜的星，瞳孔却是迷一般的

红。我注意到他摆在桌上的双手。肤色苍白，纹路清晰。手指细长而干燥，自然地交叉着，却能看出那份独特的沉着和敏感。

我知道往往双手是一个人的身份证。而他的身份证上明白地写着：艺术家。

他太特别了。在身边缺乏灵性的人群当中，他的气质本身就是一种嘲讽。

不知为什么，我竟对他笑了笑。绝对简洁而迅速的微笑，只是嘴角的微微上扬。

我相信他看见了。因为我瞥见他的红色瞳孔中流出一丝笑意。我看见了。那不是不屑，不是讥讽，却流露出孩子一般的真诚。灰色的头发微微颤动。他的脸庞在这铅灰的氛围中显得如此明亮。

他绝对不是一般的孩子。

我收回我的目光。耽搁的有些久了。

然而我收不住思绪。

入夜。我顺利地在花名册上找到了那个特别的男孩。

转校生。渚薰。Kaworu Nagisa。

真是独特的名字。我用笔轻敲桌面，一边想。

二、

我不止一次地注意到那个叫渚薰的男孩的特别之处。他似乎不属于他周遭的世界一般特立独行。

下课时分，旁人有的埋头于作业，有的补瞌睡，有的破罐破摔般与他人大声谈笑。而那个孩子从来一言不发。有人搭讪则简单敷衍一番，或干脆不理睬。大部分时间他专注于手中的书上。我注意过那些书籍的内容。略显得庞杂，但流露出无法掩饰的独特品位。黑格尔的《论美的概念》。昆德拉的《不朽》。萨特的短篇集。有一次我甚至看见他捧着一本古典音乐的乐谱。

可称之为存在主义中的布尔乔亚品味。

是艺术将他于外部的世界隔绝。他细腻地咀嚼着那些优美灵动的思维，眼神中是满足与乐趣，更有对身边环境的不屑。

不看书的时候，他便在纸上写写划划。这种行为似乎是下意识的。然而我晓得艺术的积淀与爆发都是下意识的行为。除此之外便凝视眼前的虚空，若有所思。能看见谜样的红在他的眼底流动。

他似乎从不做与学习有关的事。成绩却还过得去。外语与写作尤其出色。理化皆令人满意。然而数学很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语文成绩从没有出过红灯区。

他似乎从来没有对自己的成绩与人际关系关心过。只是微笑着读书，思考。他的个人特质为他在这学校里划开了一条洁净封闭的走廊。从不扰人，亦无人能打扰他分毫。于是他我行我素。

我从教学楼中走出，他正倚在操场边的长椅上，翻看着一本装祯精美的画册。封面是贝多芬的画像。以及漂亮的花体“CLASSICAL MUSIC”字样。一看便知价格不菲。

面前有人正在剧烈运动。粗线条的男孩子们甩下脸上淋漓的汗，一边冲队友大声叫喊。他坐在一边，浑然不觉。

踌躇一下，我走了过去。

喜欢音乐？

他略微抬起头，额发漂亮地颤动几下。我看见他的嘴角清晰地上扬着，配合他血红的双眼，使他的笑容显得明快而凌厉。

音乐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最好的东西呢。他说，继续着和熙的微笑。

说来听听。

我看见他的眼中流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亮色。

音乐是诗。然而诗却不是音乐。读诗需要超卓的理解力。而读音乐只需要内心深处对于美好事物的激情。对于表达，诗做不到像音乐那样完美。

我在他身边坐下。他微微挪动。

我年轻的时候也写过诗。大多不入流。后来成天忙这忙那，也搁下了。有时间的时候想随手写两笔，却一点也写不出来了。

被生活磨平了创意的棱角。他笑着说。

也许吧。我说。那么，你可以接着谈谈你的音乐。

宁静的音乐给人宁静的心灵。宁静的心灵是美的沃土。我并不喜欢吵闹的音乐。但同时我也敬佩那些摇滚风格的音乐家们。至少他们是真诚的。在这一点上，柯特·科本与巴赫没有什么区别。

我以为喜爱古典音乐的人会很反感近现代音乐。

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能精致可能阴鸷，但本质总是美的。他们都尝试着以音乐为语言表达出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真正的艺术家鄙视功利与掣肘之物，然而许多人并不理解。

但是，相信这一点的人们总是会不可避免地被形式各异的世俗掣肘。

没有什么不可避免的。这只是社会一贯的病态带给他们的无奈。

一时无语。我想了想，说，那么你认为精神应当凌驾于物质之上？

他的脸色突然变得严肃。他没有再说话。我觉得似乎问错了话，也不再说什么，默默抬起头端详头顶的树阴。午后的阳光自树叶间流泻而下。树影富有节奏地随风轻舞，仿佛自然的脉搏。

良久，他突然开口了。

这个我不知道。我无法去了解。并且我想这个问题没有谁能够回答。

精神始于物质，高于物质。老师，我一直相信真正凌驾于世俗的精神是存在的。但我的眼睛看不到。我看到的一切让我觉得它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他眼中的血红变得凝重。他合上手中的书，从长椅上站起。额前的碎发凌乱地遮住了他的脸。我听到一声简洁的叹息。

他向我微微欠了欠身。我该走了。老师。

我点了点头。

他离去之后我依旧站在原地。想想便觉不可思议。这种日光充足的午后，别的教师备课的备课，睡觉的睡觉，闲着无聊也可去逛大减价，我却在这里和一个成绩不怎么出众的学生讨论哲学。一刹那间我觉得其实我也很有个性。

但他真的不是平凡的学生。

那谈话间的游刃有余和不符合他年龄的严肃。仿佛经过无数次沥练的成熟心智被封在高一学生的体内一般，无处突围，必定抓住仅有的途径细致地泄露给旁人看。那种发自内里的深刻以及忧郁，并不是摆酷就能模仿的出的。

他太过特别。身处这呆滞的环境中，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异数。

我突然有不祥的直觉。太过特别，迟早会处于危险当中。我站在午间刺目的阳光下，莫名其妙的一阵慌乱。环顾四周，突然有了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觉，似乎如此强烈，却又无从把握。

三、

梦境。

还是那双血红的眼睛。

剔透而精致的男孩。他面向天空，缓缓展开背后的羽翼。铅灰的天色令人窒息。翼的洁白被诡异的底色映衬成为绝美。仿佛遥不可及的幻象。

他以殉道的姿势张开双臂。仰起头，仿佛在等待天堂狭缝中泻下的圣光。

天色没有任何变化。他粲然一笑。开始说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翅膀。每个人都可以飞翔。

而他。他已经累了。沉重的羽翼在下垂。它们自翼根处撕裂他的肌肤。鲜血喷涌而出。血如瞳仁，瞳仁似血。他的身躯在崩溃。破碎，而后淡出。但他仍不屈地悬浮在空中，哪怕羽翼早已落入了脚下的深渊。他高傲地挺立着。血液刺目无规则地点缀在灰色的背景上。他闭上眼睛。我听到那一声熟悉而简洁的叹息。

我猛地睁开双眼。面前是不知深浅的浓黑。我知道该如何破除这浓黑。于是我拧亮了床头灯。

失眠的夜晚，咖啡无疑是最好的伙伴。我在桌前坐定。洁净的白瓷杯子里是深棕色的液体，鲜明的色泽对比使人有奇怪的距离感。

手中的稿纸上赫然是薰君的字迹。

还是两个星期前收上来这些学生作业。我特意叮嘱他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然而结果还

是不出我所料。收来的那些骈体文看了一半我便不想再看。忘了剩下的一半里尚有薰君。

我轻轻翻开那叠稿纸。那些整洁犀利的文字蓦地映入眼帘。

我缓缓吐出一口气。说不清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夜翻出他的过期习作。也许这已然是一种下意识。我总是不知道自己在企求什么。透气的窗口，抑或是心理的不堪重负。我记起少年时的一件往事。那晚我与父母吵架，赌气冲进网吧，彻夜未归。那段时间我与身边的人搞得很僵，教师又整日没事找事。烦乱得很。我戴上自己带入的优质耳机，挂在网上听音乐。清一色是古典音乐。欢乐颂，巴赫的小提琴赋格，哈利路亚。还有著名的自杀曲目黑色星期天。在冷气充足的网吧里觉得无比茫然。过了凌晨一点的时候我放了一曲涅磐的《SMELLS LIKE TEEN SPIRIT》给自己。听着那个自杀的男人嘶哑而干渴的声音，我竟掩面而泣。也说不出为什么。而后网吧里各色人等便厌烦地侧目看着我这个举止怪异的青年。当时头顶的日光灯太过刺眼，简直令人想起刑讯逼供。

薰君的独白。

“作为一名哲学的旁观者，我是卢梭的忠实拥戴。因为在他的体系里，始终强调人的神圣。人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完美，是上帝值得赞美的妙手偶得。……我反感一切无视人的追求和理智、却将那些名曰社会或者秩序的空虚的机器处心积虑地置于首位的人和事……”

“我热爱艺术。我热爱自由。我喜爱贝多芬只因为他创作了洋溢自由情绪的欢乐颂。无谓的约束对我来说只能是束缚而已。我的确不习惯我的环境。但我试着压抑。我唯一的抗拒就是没有抗拒。沉默。但我知道我不会永远沉默……”

我轻轻地笑了笑，翻开下一页——

一刹那。一刹那间我的意识陷入一片空白。

白的纸。黑的字。我看见了薰君在洁白的底色上留下的那句话。是那么隽永的一句话。也许在旁人看来，它毫不起眼，但在我的眼中，它却明亮如晴朗的天穹。

“有人曾经说过，长着金属翅膀的人在现实中飞翔，长着羽毛翅膀的人在神话中飞翔。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翅膀，每个人都能飞翔。”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突兀地出现在薰君的稿纸上。这句话本不出自他的笔下。这句话原本来自那个血红瞳仁的折翼天使；这句话来自我的梦中。

这是巧合？

抑或，是某种宿命的联系？

我摇头，试图抖掉那些奇怪的想法。我偏过脸，眺望窗外。天色微明。

薰君。我还是不了解你。但我知道睿智的人都是难以为他人了解的。是的，我看出你的睿智。哪怕你的分数并不拔尖。哪怕你只是个看去普通的少年。

还有我的梦境。我的梦境是混乱的，但总会有几个固定不变的意象。混沌的天。血色。折翼的天使。

我猛地颤抖。我想起那个瘦弱的男孩。一样的苍白面容。一样的血红瞳孔。一样凌厉却

无奈的笑容。一样的叹息。

薰君。你会是天使吗。

四、

我坐在办公桌前。渚薰在房间中央站定，血红的眼中是一贯的和熙。

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谁也没说话。我换了个坐姿，抹了抹脸。

沉默一直持续到我觉得再不开口就没办法收场了为止。

薰君，别的教师不满意你近期的表现。我想，有必要找你核实一下情况。

他轻轻一笑。没问题，老师。

他没有表现得如释重负。他为什么要如释重负呢？那不是他的风格。

我将身体压低，自下而上打量这个孩子。他血红的眼，他白皙干燥的双手。在他沉稳的气质面前，任何庸俗的语言都是多余。然而既然他出现在这里，我们的关系就只能是教师与学生，不可调和的对立。这不是我所能决定的。

物理老师抱怨说从没见过你的作业。

那没用。我是说对我而言。

英语课上睡觉。

这个我很抱歉。前一天看书看得太晚。课又没意思。不过下次不会了。

上政治课提古怪问题。

只是一些学术上的细节，我想完全不是所谓态度问题。你知道我不喜欢乱发牢骚。

接着便是不约而同的寂静。

我闭上眼睛，又睁开。他的眼中还是一如既往的沉着和与生俱来的平淡和轻蔑。只此一眼我便了解，那些俗滥的条框和惩罚根本无法动摇他分毫。相形之下，我和我身后的教导主任之流简直显得可笑。他身边无形的力场使与他对立的种种不由分说地沦为小丑。

我的喉咙有些发干。我无所适从地摇摇头。黄昏暧昧的光线流泻在窗前的地面上，切割出一片摇摇欲坠的明亮。窗外传来悠长的蝉鸣。

我站起身。听见自己久未活动的骨骼劈啪作响。我走到窗前，背对薰君。汽车尾气的窒息感觉扑面而来。

薰君。我自语。觉得自己像在叹气。

薰君。我不知道你的心中所想，然而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平凡的学生。我想你也明白，在对世界的感悟上，你比你的同学们超前太多。但是，薰君，我记得有人这么说过，生命不是为所欲为，有时候我们的承担要大于接受。那些莫名其妙的规矩对你来说可能只能是束缚而已，但是我希望你能学会迁就，因为有些东西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在你无法飞翔的时候，你就得学会平稳地走。因为你别无选择。我说这些，你可明白？

金属翅膀虽然僵硬，却仍旧可以挑战现实的天空。然而与你年龄相仿的学生们甚至连钝

重的金属翅膀亦没有。薰君，你已经是个异类。如果你仍旧藐视那些该死的规则，那么等待你的只能是你我都不愿看到的结局。薰君，你是聪明的孩子，我希望你能三思。

我转过身，看见他的目光迅速地暗淡下去。

我没再说话，只是别过脸去，看着窗外灰色的天空。

西天的云红得像在滴血。最后一丝阳光从我的桌前移走，房间开始昏暗。

我知道他的失望。我也知道他早就明白我说的话。身边的人麻木而自作聪明地生活，根本

无法理解他的内心。他一直不相信规则的绝对，他一直在幻想。直到我叹息着将他的幻想撕碎。他的生活是暗，然而他相信光明的存在，就像他一直相信精神可以凌驾世俗。但在他向我求证这一切的时候我却残忍地说你错了，你一直在信仰一个幻觉。

这是他的悲哀。然而这又何尝不是我的悲哀。

良久。身后传来一声难以把握的叹息。很轻微。他是那种不愿让他人看到自己惆怅的男孩。无论什么时候。

老师。我可以离开了吗。

我摆了摆手，示意他离去。黑色笼罩了整个房间。我想起应当叫他顺手帮我开灯。抬起头，那个孩子却早已消失不见。

五、

我早料到学校高层会注意到薰君，却没想到他们的反应竟然如此迅速。他们调查他，将他入校以来的所有违规加以总结归纳，并例行公事般地添油加醋。我知道他们苦于没有反面教材已经很久，碰上这个稀有的孩子，感激之余自然花样百出。

作为班主任我自然看到了那些煞有介事的卷宗。作文犯政治错误。上课提教师亦无法回答的问题，蓄意骚扰教学。藐视校规，包括携带CD（贝多芬。巴赫。卡农）来校，以及迟到（我倒注意到他从不早退）。一经点化，都是足以拎进德育处的巨大罪名。这份类似秋后算帐的清单充分体现着高层整死薰君的决心和意志。看起来，也只有对他们权威的挑战才足以使他们拿出果断。其他时间一概状若无骨。

我坐在会议室里。冷气充足，灯光刺眼。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面前的稿纸。对一个学生，政教处这次可谓大张旗鼓。我一边想着，一边瞪着文件尾部的大红印章愣神。我知道我的脸色一定难看至极。甚至能感觉到冷汗在顺着后颈向下蔓延。

会议的主题是对于问题学生渚薰的处理。

我记得我在会上吼了起来，还拍了桌子。我的嘴唇似乎已经不属于我自己。大吼着与教导主任争辩的时候，脑中却有如被抽空的感觉。是名副其实的困兽之斗。我已经知道我什么也不可能改变。

我麻木地听着那些或秃顶或干枯的男人和煞有介事的女人在我面前讨论维护校规的重

要性。心里却早已一片寂寥。在这些人面前我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我只不过是个领薪水的教师。如果不是我碰巧成为薰君的班主任，我才不会出现在这里。这个学校一向以所谓的严谨著称，并且因此接受各种级别的嘉奖。而薰君却以不稳定因素的姿态出现，就注定了会被制度的机器粗暴地碾过。事关高层的切身利益，他们不可能把我的话放在眼里。

我几乎语无伦次。一直到我发现在座的其他人都在用几近厌恶的眼神打量我。站在众人交织的眼神中我蓦地发现自己已经被技术性地忽略。于是我颓然坐下。我渴的要命，面前的茶水却依旧滚烫。

我定了定神，无力地收尾。

还是希望各位能慎重。

我注意到教导主任的脸上浮现出笑容。是那种让人生厌的笑容，与他发福的体形倒还相称。他盯着我的脸，用我所十分讨厌的眼神。

看来您还是不理解我们啊。

您作为一名年轻教师，不支持我们的有些措施，是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的嘛。但是你想过没有，不下猛药，怎么治病？长痛不如短痛嘛。我先把话说清楚，这次我们就是摆明了要整他，打击打击他的嚣张气焰。全校就他一个不听话，这样来他一家伙，你看那小孩以后还敢？别人看了也不敢了呀。这个不仅仅是对他，对全校学生都有警示意义的嘛。这件事情其实可以作为一个契机嘛，我们打算在近期搞一个提倡遵纪守法的活动……

……你又要说你要说对那学生的心理会有影响，对不对？对不对？你听我讲，这次事情一完，他肯定会反省的嘛。听你说的，那个学生又不笨，我们这是为谁好他肯定会知道的呀。等他改过自新了，处分是可以收回来的嘛。背个处分他也没法考大学的嘛。是不是呀。

他咧开嘴。牙釉上烟草的瘢痕清晰可见。

你别担心他会一个想不开就跳楼啦。现在年轻人都现实的很，分得清主次。你以为他们还傻得愿意把自己弄死啊。死了多没意思呀。哈哈。

他恣睢地笑起来。

再也没有人说一句话。教导主任的话已经把他们的观点暴露得足够清楚。薰君与他们的世界观格格不入，他们无法容忍薰君身上无形的力场。薰君成了一个遭到驱逐的异族，一个随时可以理所当然地切除的病变。他们同时也敏感地嗅到了薰君身上出众而危险的潜在影响力，这对他们的说一不二会是一种有力的动摇。

他们开始恐惧他。却又不愿承认，唯一的办法便是摧毁他。现在，他们一边如临大敌地算计着薰君，一边摆出大义凛然替天行道的样貌。并且为自己出色的手腕感到无比自豪。

我感到什么也没有必要再说下去了。

我缓缓站起，收拾东西向门口走去。

在那里我停了下来，回过头。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屋里的人们目光中包裹的巨大斥力。他们不约而同地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们。

你们用刀刺伤他，他难道不也会疼痛吗？他难道不也会流血吗？

我觉得我的声音里已经有了悲天悯人的纹理。我闭上眼睛，走开。我没有魄力和地位以辞职相要挟从而保护渚薰；我也没有耐性再在那些人中间呆下去。我只能走开。

对薰君的处罚通报很快就公开出来。大片媚俗红色的宣传栏中，那一张白纸显得格外刺眼。

高一 X 班渚薰屡次 XXXX，XXXX，以及 XXXX，其情节十分恶劣，认错态度极不端正，影响极坏。校政教处本着 XXXX，XXXX 的原则，挽救与惩戒措施双管齐下，对该生作如下处理：……。望各位同学引以为戒，努力作到 XXXX，XXXX，将自己塑造成为遵纪守法、身心健康的优秀青年。

薰君站在宣传栏前。白色衬衣，以及笔挺的黑色长裤。他背对我凝视着那张布告，我无从看见他的双眼。夕阳柔软地洒在他灰白的头发，和他瘦削的肩膀。这使得他的轮廓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红色。

日落的那一瞬间我竟有哽咽之感。他的身影迅速地在黑暗中隐没，仿佛无声的涅磐。

我听见一声简洁的叹息。

六、

我喘息着冲上天台。他在。

迷惘，困惑，决心，不满。他的眼神第一次令我觉得难以捉摸。他蜷膝坐在天台的边缘，姿势如同他的表情一般疲惫。

薰君，你在这里干什么？

他站起身来，轻轻理了理衣服上的褶皱。他望着脚下的虚空。

老师，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下坠。

梦中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翅膀。洁白，健康，光滑，有力。我尝试飞翔。但我一离开地面，便看见翼根的撕裂。它们太沉重了。血液喷涌而出，我却不觉得疼痛。只是再也无法飞起，向黑色的谷底一直下坠。我厌恶下坠的感觉。

而后我就醒来。

他转过脸来，面对着我。目光突然变得坚毅。

老师。知道吗，其实我很傻。在我的潜意识中一直有着一个梦想，那就是这个世界能否有所改变。我一直幻想，我一直等待。但最终我还是失望了。

那些人说的是对的。人们不可能要求身边的一切来适应自己，人们只能尝试自己去适应它们。对于大多数人，这不是什么难事。但是我却做不到。我始终做不到。

我看着他的灰白发梢在楼顶的气流中舞动。瞳孔红得像在滴血。其实他无须解释什么，他的矛盾，他的无奈，我早就理解。

他继续说着。

我对这所学校没有任何的埋怨。我知道有些事情很难改变。我只是无法妥协。我总是很任性，以致于我面前的所有选择都成为了没有选择。

老师，我已经没有选择了。在别无选择的时候，我只能离开。

他缓缓转过身，面对着天台尽头的虚空，面对着铅灰的天空和铅灰的地面。

一股不详的预感涌上我的喉咙。我抢上一步。

薰君，你要干什么。

我感觉到冷汗正一阵又一阵地从我的背后涌出。薰君，你不要作傻事。

他的动作突然定格，像是怔住了。他略微犹豫，而后回过头来，血红的眼中写满了费解，还有些须的失望。

怎么了，老师？你难道认为我想就这么跳下去？你难道还不明白我想要做什么？

他又转过身去。不，老师。我从没有打算自我毁灭，从没这么想过。我只是想实现自己。用另一种方式。

我看不见他的脸。但他的声音清晰地勾勒出坚毅的轮廓。我可以想象他的表情，那矢志不渝的眼神，还有和熙却凌厉的微笑。

老师，我一直相信。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翅膀，每个人都可以飞翔。

现在，请你看好。

说完，他纵身一跃。消失在天台尽头。

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我踉跄地冲到天台边缘，突然意识到这段时间对于自由落体来说似乎太长了些。我探出头去，看见他的出现。

那白衣的少年站立在虚空之上，以不可思议的方式飞升。

他缓慢地上升着，庄严而优雅。一种无法解释的力量托举着他，助他向天穹接近。灰白头发和宽松的衣袖飞舞如同旗帜。无形的气场使他身边的光线发生模糊的偏折，他的全身为祥和的光晕所笼罩。

他的身躯徐徐经过天台的边沿。那一时刻他以殉道的姿势张开双臂。仰起头，仿佛在等待天堂狭缝中泻下的圣光。

这是我梦中的场景。这是我梦中的天使。

四周突然响起欢乐颂那熟悉的音节。唱诗班的合声清冽而隽永，那么欢快，又那么激昂。那一刹那我眩惑了。我不清楚学校为什么偏偏在那个时刻播放他们所无法理解的古典音乐，但这看似普通的巧合却轻易地令我控制不住地热泪盈眶。薰君就在这浑厚的乐声中缓缓向正上方飞升着，飞升着。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神色肃穆如同朝圣。

面对这超越凡尘的羽化任何人都不可能有任何语言。相信神话的人，终究会成为与神话等同的存在。那耀眼的光环刺得我匍匐于地，泪流满面。

一刹那间晕轮褪去。我睁开双眼。

变故在一瞬间发生。我跪于天台，眺望高处的薰君。我讶异地发现他上升的速度开始变

慢。初始时的轻盈自如开始变得越来越滞重。他似乎正在失去对于上升的掌控。轨迹也开始飘忽。我看得出他对此仿佛始料未及。他竭尽全力，想要控制背后那对无形的羽翼。

羽翼——这个意象突然地撕破了我的思绪。

一股难以名状的恐惧感像蛇一般爬上我的脊背。我瞪大眼睛。我的梦境在我眼前清晰而尖锐地闪回，无数记忆的碎片开始在我的脑中汇聚起来。羽翼。撕裂。喷涌而出的血，满眼的红。还有下坠。

不——

伴随着我凄厉的叫喊，薰君开始了下坠。

起初幅度极小，只是在垂直方向上的微小滑动。而后他开始在空中失去平衡，轨迹飘忽如一只疲惫的雨燕。他的上升渐渐减慢、停止，仿佛那神圣的浮力正渐渐离他远去。他最终还是被重力的巨掌牢牢地攫住了。下坠的速度越来越快，直至脱离了他所能控制的边缘。自下而上的气流扯动他的衣衫，发出猎猎的声响。

我抬头向天。天色没有任何变化，铅灰的底色扼住一切呼吸。在那不可抗拒的力量面前，他的反抗显得那么无力，那么不堪一击。尽管他已经竭尽全力。

他还是失败了。

半空中他转过身来，向我靠近。他的脸庞逐渐清晰，也许他知道这会是最后一次。

他的表情依旧安静而平和。那份从容彻底地击垮了我。眼前蓦地泛起一片眩晕。我不知道为什么薰君的抵抗最后会变成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先令他上升却又松开手任凭他下降。

已没有时间说出任何只言片语。告别，抑或哀伤。他凌厉的微笑从我面前滑过，伴着风的呼啸。不过十几个毫秒的时间突然显得如此之长。我端详他。他还是一样英俊而瘦弱的少年。白皙脸庞如同刀削。发色灰白，眼中是深不可测的血红。

如同约定一般，他重复着我的梦境。他向我璨然一笑。宿命特有的无奈如海啸一般向我涌来。它们像伤痕一般刻在他的眼中，挥之不去，一目了然。

我独自站在天台的边缘，站在薰君曾经站过的那个角落。楼下的人们越聚越多，混乱如迁徙迷路的蝼蚁。惨烈的死亡当然比乏味的工作更能吸引无聊的人群。

薰君的身躯早已在巨大的冲击下破碎。刺目的红色向四周辐散开去，仿佛某种晦涩的画作。血如瞳仁，瞳仁似血。人群在他残破的躯体近前围观，站立于血泊中。而后走开，在地面印下暗红的脚印。

他一贯洁净的学生制式衬衣被染成血的颜色。他的脸庞被额发和血污遮住，再也辨认不清。他孤独地侧卧在冰冷的地面上，仿佛某种仪式化的献祭。献身者满脸平静地躺在祭坛上，最后被一支锐器鲜血淋漓地洞穿。

铅灰的天空中有哀鸣的鸟类匆匆飞过，带过扑扇翅膀的声音。

在脚下嘈杂的人声中我蓦地记起他的微笑。那么和熙，那么凌厉的微笑。他疲惫地站在

那儿，额前的碎发自然地垂下，遮住他漂亮的红色瞳孔。他缓缓低下头。一声熟悉而简洁的叹息。

我跪倒于天台。开始抑制不住地呕吐。

薰君，你不会回来了吗。

尾声

我被认为不再适合担当班主任的职务。在家中赋闲数周。写出无数标题为“反省”“认识”的文字。

然而由于以往业务水平总算还不错，决策层经过讨论，一致同意我回校继续任教。当然不会再将一个班都交给我，只是给了另一个班的一门课。薪金也从头算起。不过总算没有失业。于我，这已经属于相当不错的结局。

只是。每天走过教学楼狭长的走廊，我总是偏过脸，不让自己看见楼前水泥地面上那白粉笔勾出的人形轮廓。胸中总会有尖锐的刺痛流过。

生活还在继续。

我在讲台上下意识地整了整领子。俯瞰整整一教室人，喉咙不免有些发紧。

我清了清嗓子，准备开口说话。

我简单地抬起头，就看见了她。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她端坐在教室的角落里。身形姣好，着整洁的校服。她白皙的脸庞皎洁如望时的月，发色是天空一般的淡蓝。她的瞳孔是血一般的颜色，仿佛清澈的红酒。

她真漂亮，不是么。

不由自主地，我向她微微一笑。而她似乎察觉，轻轻地低下头。脸上旋即漾开轻柔的笑意。

那竟是我无比熟悉的笑容。真诚，温和，充满知性又如电流般凌厉。一阵心悸。

一刹那间我的眼前闪过他的影子。一样的和熙，一样的灵性，一样的独特气质。两个微笑开始在我眼前重叠起来。关于那个孩子的记忆开始不由分说地从记忆的狭缝中流泻而出，占据我的思绪。那个同样有着血红瞳孔和优雅气质的少年。

不。不是他。不再是他。真实的她正坐在我的面前。她是那么与他相像，干净白皙的面容，一模一样的红色瞳孔，还有如这般相仿的气质和无形的力场。然而她终究是她自己，一个独立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她的不同寻常正使她自己成为一抹崭新的光亮，在这依旧黯淡的地方。记得赋闲期间曾经有人告诉我理想主义的死去。看来他们错了。

我兀自在讲台上窃笑。是的。一切皆有始有终，一切皆重新开始。

后记：

我没有时间了。写完这篇文字之前的几天我一直在重复同一句话。

直到天杀的高三开学之后我才晓得时间的宝贵。暑假时多的仿佛不要钱般的空闲时间现在只能存在于我深夜难熬时可望不可及的回忆中。更加悲哀的是，那些时间大部分被我用来打星际和泡论坛，以至于这篇文章拖到开学已久的现在才得以断断续续地完成。

不禁自己怜悯自己的低效率。

然而我可以保证的是，这是一篇认真的作品。

记不清有多少次为了枯竭的灵感而绕室狂走，狠揪自己头发。明明知道下面该怎么走，却不知从何下笔。文章已完成部分下面的大片空白是会让写手抓狂的。有时写好了一两千字，却浑身不舒服，只好推倒重来。写作（且不论我写作的菜鸟性）果然是个心灵锯割的过程。

虽然成品之后的整体水平还是不怎么尽人意，但这篇文里的几乎每句话我都是反复炼过的。多少细节都是换了再换才找到相对合适的。我已经尽力。然而难免留有大量硬伤软伤（自己招了吧……比如收尾仓促），这也只能是实力问题了。

这两天实在累。白天上课困得想吐，晚上还得做卷子。加上晚上家里总是有人，抽不出时间写东西。现在是凌晨一点，五个小时之后我又得起床赶去学校。不过，总算是把这篇文拾掇完了，算是草成。这点兴奋多少使我这个时段的状态由平时的极度困变成现在的相当困。

不再罗嗦许多了。总而言之，希望看的人能认真看，每句话都看。尤其是各位亲卫队员们。并且如果各位能在文中找到某种形式的满足，那就再好不过。我是很乐于让大家知道我的内心所想，如果大家也有这个意愿的话。写同人其实就是玩儿，发泄作者内心的高尚情操或扭曲变态，也满足读者的某方面审美。只不过玩的相对比较有品位罢了。

以上是后记。

戛然而止（Suddenly It Was Over）

原作: Justin Green

翻译：calmie

作者无责任声明:当然的，我并不拥有任何一个Evangelion(译者注:我比较喜欢不把它译出来)角色的著作权。 如果我拥有了他们， 那么，这部作品就不再是我们所知那套巨著了
^_^

Chapter 1

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情终于都停了下来，然后，他也醒了。随着眼睛睁开，他看见了一片深黑的天空，散布着些许云，还有星。

真嗣感觉到他躺在暖暖的沙滩上，还听见了海浪冲刷沙滩的声音。

“我在哪里?”

“发生过什么事?”

扭过头，他看见一片血红色的海。那是从利利丝/零身上流出来的血红。

眨眼间，他仿佛看见零悬浮于不远处的那海面上，仿佛在读透他的思想，仿佛又回到了他第一次来到第三新东京市的他们初遇的那一天。

当他看见零在那里,终于放心了,自醒来后第一次感到安心了。可就在他的再次眨眼间，她带着他的平静一起，消失了。

终于，真嗣发现了沙滩上还有另一个人。明日香穿着她的驾驶服，像真嗣一样，躺在沙滩上。

真嗣根本没有去想一想为什么明日香依然生存，只是径直向她爬过去。

然后他看见了那些绷带。

明日香就象一贯被绷带包扎起来的零那样。

这样的明日香让他想起了零，再想到了第三次冲击。他想起所有发生过的事情了。

他想起了美里的死，是因为他的懦弱。他想起了把朗基努斯之枪插在自己胸口的量产EVA 机，更想起了他自己的 EVA 所经历的那个大约是模拟耶稣受难于十字架上的刑罚，然后零又如何把他和初号机带进她自身当中去，以及，与零同在时的平和与舒适。

之后，这一切，又是如何因为初号机这个魔物，竟被毫不留情的带走。

心中所有的恼怒与憎恨瞬间爆发，在他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以前，他已经跨骑在明日香身上，用尽所有力气掐着她的脖子。明日香睁开眼睛，轻蔑地直视他。

真嗣心中对明日香呐喊着:“我还是个白痴!?我仍旧是个变态!?我依然是个胆小鬼!?”

终于，她缓缓抬起手。真嗣条件反射般地闭上眼，等着她象以前一样掌掴他。

但是等来的却只是她的手慢慢的爬上他的脸颊。他惊奇的睁开眼看着明日香。

“好难受。”就是她肯说的仅有几字。

真嗣慢慢把手松开，却倏地跳起来逃跑了。

再也不能忍受留在那里，他一定要逃离。至于明日香的生死或她准备怎么样他一点也不想了解。他现在所想的只是马上离开那里。

他沿着沙滩狂奔，双脚一下下重重的打在沙子上，一直跑到劫后残存的城市的边缘。

终于，上气不接下气的他不得不停了下来，爬上了曾经标示着第三新东京市郊的小山。在山顶上有一座小屋。一个奇怪的直觉告诉他，那里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会是他的避难所。

他慢慢地爬上去，来到小屋跟前，推开门。这房子设计得极好，好得真嗣不明白为什么它竟然可以保存第三次冲击结束。不过，究竟是为什么他也并不在意。 他疲惫地走到屋子当中的床上，一头栽下去就睡着了。这时，另一个人从房子的暗处走了出来，一丝浅浅的微笑划过她嘴角。

****

真嗣睡不安稳，翻来覆去。他的心头仍然充斥着第三次冲击的影象。即使在梦中，他仍然不停叫着那个人，那个唯一的，曾给过他安慰的人。

"绫波……绫波……零……"

他近乎啜泣地低语，对她的思念痛彻肺腑。

"嗯…"那个蓝发女孩一边应答，一边把她的手轻轻放在他的手上。

真嗣震惊地跳起来，"凌波!"

他大叫道，睁大了充满快乐泪水的眼睛。

她回来了，他的天使终于回到了他身边！真嗣兴奋得无法自制，紧紧地抱住零，生怕一松开手她又再次消失得无迹可寻。

这一刹那，零有点不知所措了，一抹红霞飞上她的脸庞，因为她也觉得很开心。不管她有否流露，她是真的很在意真嗣。只是，她并不知道该怎样表达她的情感。在被真嗣紧拥时，她唯一想到的，就是同样紧紧地抱着他。

他们就在这小屋子里互相紧拥了好一会儿，直到真嗣反应过来。他马上松开零，边后退边道歉："对不起，零。"

他往后坐在了床上，把手放在膝盖处，看着地板，窘得说不出话来。

"别介意，真嗣。"还在怀念着刚才他温暖的拥抱，零直接用真嗣的名字称呼他，就象真嗣也直呼她"零"一样。(译者终于忍不住要注：就是啊~零一直都是叫他碇君的，叫真嗣我都觉得好不习惯啊。。。。而且也太快了吧，REI 怎么可能 already missing his warm embrace 呢…)

“嗯……零？”真嗣抬起头看着零美丽的面容。

“怎么了，真嗣？”她问到，深红色的眸子凝视着他暗黑色的眼睛。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发生了第三次冲击。”她回答道。

“这个我知道，可是，那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世界又算是什么？”他追问。

“这是一个你所希望的世界。你希望可以生活在与一个你所关爱的人同在的世界，虽然它似乎被部分扭曲了。而第三次冲击永远无法完成了，因为初号机脱离了利利丝。”

“但你不就是利利丝的一部分吗？”

“没错，可我在她的意识中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并没有主动控制权。而且……你也记得，你已经占有了一部分的我……”

“哦，是啊……”想起和零共处于 LCL 之海的情景，真嗣的脸刷地红了。同时另一个问题又从他心头冒了出来：“那薰呢？他那时也和我们在一起的啊。”

“我现在也和你在一起啊。”灰白发色的男孩从门口走进来。

“真嗣，好吗？能再见到你真是好啊。”他向真嗣微笑着，红色的眼眸泛着温和。

“啊，是 tabris”***【译者注：不要译成中文吧，很难听的耶~】***真嗣几乎无法相信他的所见了。薰就像从前一样一直对他微笑着：“拜托咯，真嗣，以后不要再用那个名字叫我啊，由于你和凌波小姐的缘故我已经不再是使徒了。我现在和其他幸存者一样都是一个人了。”

“其他人？”真嗣满脸疑惑。

“是的，那些在我被打断以前准备要向你解释的人。”当零这样告诉他时，薰正笑着向她耸了耸肩。“真嗣，这是你的世界，虽然你总是害怕被人群所包围，担心他们讨厌你，但

你仍然需要他们的存在，说是为了你好也罢，又或者说是为了其他人好也可以。”

“嗯。。。我想我开始有点明白了。”真嗣说。

“噢!我完全忘记明日香了。”他从床上跳起来。“她仍然在沙滩上,我们快去带她过来。!”

于是，三人在真嗣的带领下向海滩冲过去。在星星出来前，天空黑得更沉了。奔往海滩的半路上，他们发现了明日香，正趴在地上，已经昏迷过去了，身后是一长串参差的脚印。看来她试图自已站起来，却只蹒跚了不到 15 呎。

“哎…你总是那么的固执。”真嗣暗想，一边跪下来查看明日香。零和薰也在他身后停下来。

零走过去，把明日香的身体翻过来，将手指号在明日香的脖子与手腕处“她还有脉搏，只是很虚弱，我们必须马上把她带回去。”

真嗣正准备把明日香从地上扶起来，薰已经抢先一步了。“你已经做了很多了，让我来带她回去吧。”

真嗣点了点头，他们便一刻也不耽误地赶回小屋。

****

回到小屋后，他们把明日香安置在一间房间中，零继续用她的因为是医院常客而获取回来的救护知识照顾明日香。真嗣与薰在客厅中等着，默不作声。真嗣盯着电视，想，如果所有的电视台都已经消失了，他还要电视来干什么？约 30 分钟后，零出来了，看见薰在椅子上睡着了，脸上仍是安详的微笑。“他这是为什么呢？”

真嗣坐在另一边，低头看，手里握着早先美里挂在她脖子上的十字架。零在他身边坐下来时，真嗣见她出来了，甜蜜地笑望着她。“他又是为什么那样对我呢？”可当她看到真嗣的笑脸时，一种愉快的感觉荡漾在心头。

“她已经没什么大问题了，只是需要一些休息而已。你也是呢。”零把手轻放在真嗣的肩膀上，“那里有一个房间是为你准备的。”

“零，那你呢？”真嗣的声音满是担忧。 “我也会休息的，别担心。”她回应到。

“我还是忍不住要为你担心。”他一边走向他的房间一边说,留下一个倏地红了脸的零，而在真嗣意识到自己刚才说了什么时，他的脸也开始发烫了。***【译注：他们两个再怎么白痴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吧-_-b…】***

进去后，对于那简直是复制于他住在美里公寓时的房间，他一点也不觉得惊奇。入眠前，他恍惚地想起了他年轻的监护人。

****

*作者：我的小连载的第一篇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你象我一样喜欢它吧。Please R & R ^_^ 谢谢****【译注：什么是 R&R 啊，我实在是猜不到的说】***

译者:半年时间没为 EVA 写些什么了，忽然回头才发现，已经丧失了未成年时笔尖的灵气。这次翻译，也只能将就而行。个人的翻译作品处女作，感谢所有看到这里的人。

记得桑桑(就是动漫界超著名那个)说过她不肯亲自翻译<东京巴比伦>同人的原因，“因为太心爱了。”的确，对于 EVA 的同人，我实在无法做到只是简单的直译。所以翻译出来的文章已经有译者的气息了，怕是个败笔。

Chapter 2 *启蒙*

作者无责任声明:所有的法规依然生效，我并不拥有任何一个角色的版权。

真嗣醒来的时候，正躺在床上。他本能的看了一下闹钟，才发现自己根本忘记，闹钟早已停了。他愤懑的叹了口气,很无奈地起床.坐在床沿上,他习惯性地穿上昨天的衣服,却忽然发现:“现在再穿校服也没什么意义了吧，我还是改穿些其他衣服吧。”

他从抽屉里找出了一块手表，希望它还能正常工作。手表告诉他，现在是凌晨 4：50。他探头看了看窗外，黑夜已斜穿过劫后的城市，也许，手表是对的吧。

他打开衣橱，却忍不住笑了起来，连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校服。幸好还是

有其他可以穿出去的衣服，他穿了一件浅蓝色的衬衫，一条兰色的牛仔裤。然后，他把从抽屉里找出了 SDAT 播放器塞进口袋里。真嗣常用它播放的音乐来安慰放松自己。那是这个世界上极少的能令他真正快乐的东西之一，除了零以外。

他轻轻地走到厅里去，免得吵醒其他人。因为他的房间在房子的最里头，于是他开始观察所经过的房间。

第一个经过的房间很小，没什么装饰。在房间左边的书桌上有一套音响，只是已经关了。薰就躺在书桌右边的一张床上。真嗣依然不肯定，在薰背叛他而试图和亚当融合后，他是否还该接受薰的友谊；虽然最后因为薰发现那是利利丝而非亚当所以放弃了他自己，但自始自终，真嗣都无法忘记那次背叛对他的伤害。而在第三次冲击中，薰一直试图给予弥补。他似乎在充当一个引导者，来帮助真嗣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真嗣想等等看，这个白发男孩还会做什么。

真嗣经过第 2 个房间。浅浅的月光从窗外透进来，房间就显得不那么暗了。月华铺洒在床上兰发天使的身上，这完美奇幻的场面就如天堂极乐，没有任何一个画家的笔能将它充分描绘。

“在月华里，她总是那么美……就象天使一样……我一直以来的天使。”他背靠在门上，看着零出神，仿佛这世界已别无它物。

看着零的胸脯随着呼吸一起一伏，真嗣却没意识到自己无意识的在调整呼吸，好和她的呼吸同步。他温柔的笑望着零，熟睡中的零似乎也微笑回应，就在这一刹那，对真嗣来说，已是天旋地转。能见到稀有的零的笑颜实在太好了，即使不是对着我微笑，真嗣暗想。过了好一会而他才下定决心离开这房间。真嗣一离开，零就睁开了一只眼，看着门口。翻了个身，偎依着毛毯，她甜甜的笑了，一鼓暖流达遍全身。***【译注：汗……是不是有点发 X 啊？】***

真嗣走到了另一房间，却很犹豫是否该往里看，害怕再看到什么。他终于把头伸了进去，看着里面那个躺在床上熟睡的人，惣流·兰格雷·明日香。真嗣依然为他之前所做的事感到内疚，虽然她对他总是吝啬又残酷，也很少能好好得和他谈一下，却常用“白痴”和“变态”来叫他。可就在那些极少的时候，明日香会卸下防御，流露出她的本性。实际上，真嗣知道，他们之间可以成为朋友的，他也很为她担心。从他们相识开始，真嗣就没见过明日香受这么重的伤。他出来的时候顺手把门也带上了，免得稍后大家起来的时候把她给吵醒。

真嗣轻轻推开前门，走进这个带有丝丝凉意的清晨。他坐在木门廊的边上，放眼望着眼前的土地。之前他总是被身边的情景所困扰，直到现在他才有机会仔细观察。

这一大片的风景中，最显眼的莫过于在对 15 使徒一役中，零的自爆所产生的芦之湖。由于混合了利利丝的血，湖水仍然泛着浅浅的红色，只是颜色不再象前一天那样深了，也许很快它就会回复正常了吧。第三新东京市的巨厦倒映在芦之湖上。它们的窗户都已残破不堪，整栋大楼仿佛被一个重磅锤子狠狠砸在上面一样。真嗣觉得很遗憾，那些建筑师费尽心血所造的抵御使徒进攻的大楼，却在最后的时刻被破坏了。

不期然的，真嗣回想起那些在日出日落时看着大楼升起降落的奇妙情景。他记得在那极少数的时候，零也曾表现得很喜爱那样的景色，还有那些他们一起观赏这些景色的时光。虽然互相之间不曾说什么，真嗣依然享受与零在一起的感觉，想到这里，他禁不住微笑起来。真嗣沿着湖边漫步。回头望去，那离岸不远的地方有些许道路和一些小型建筑物点缀着市郊的小山。看看表，将要破晓了，他开始向地平线走去。就在此时，身后有轻柔的脚步声向他走来，他迅速转过身去，意外地看见红眸少女站在她面前。

真嗣呆呆的看着零，好一会才回过神来。随风飘逸的兰色无袖长裙，穿在她身上合身极了，就如零在他眼中一直的那样完美。直到零的脸上泛起了绯红，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失礼而有点不好意思了***【译注：这两个人为什么每次都是这么白痴啊……】***

“啊……真是对不起，我想可能我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仍然不太适应，有点神经质了……”他一边靠后坐下来，一边搪塞着，不时回望零。

“没关系，可以理解，你很难接受那些事情。”她低头看着他，然后清除掉真嗣身旁木门廊上的灰尘。“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这是你的房子。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而不必得到我的首肯。”他朝她甜蜜的笑了。零微红着脸，贴着他的身边坐下。“可不是这样的，这间房子属于我们所有人，并不是只是属于我的。”

她向他笑了一下，然后放眼地平线，“时间快到了呢，让我想起那些美好的时光。真高兴我们能再一次象从前一样在这里稍微享受一下。”他看了看表，再向地平线眺望过去，“是时候了。”他微微地笑了。太阳渐渐爬上山头，给山林染上一层金色。阳光洒在湖面上，映照着周围的景色。天空的暗黑被七彩斑斓取代，红、橙、黄、紫、蓝，美不胜收。“真的太

漂亮了!”零边看边赞叹着。

真嗣扭头，看着零的侧影，笑了，轻轻地说:“恩，真的……很美。”太阳慢慢跃出地平线，给这片疲倦的大地带来新的生机，真嗣就在这样的红霞中一直凝视着零，直到他发现他的视线已经落在了零的瞳孔中，才意识自己再一次看着零看到走了神。窘红了脸，他轻轻把头别过去。当他再回过头来看零时，发现她依然凝视着他。真嗣眨了眨眼，在与零的对视中，禁不住地，他脸上再次泛起了红潮。零伸出手，轻触着他的脸，真嗣微笑的闭上了双眼，静静享受这一刻。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零轻轻地问。 真嗣不情愿地睁开眼，唏嘘着这一时刻的流逝。“什么反应？”当他回答时，心里为零的触感远离而叹息。

“为什么你会脸红呢？”她歪着头问。真嗣忍不住笑了起来，不好意思地用手摸摸后脑勺，“这个……不是我自己可以控制。”他笑了，“这只是身体的自然反应，应该叫‘红晕’吧。”

“什么反应？”零追问了。真嗣哭笑不得，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恩……就是……我想是觉得尴尬时的反应吧……”

说完，他不自然地看着地板。零也看着地面，又望回他:“我让你觉得尴尬了吗？”祈祷着不要得到肯定的回答。

“完全不会啊!”他的话以及他直视她的眼神吓了她一跳。

“那很好啊。当你觉得尴尬时，是因为你处于一个很不好受的状态。我觉得你从来没有让我觉得不快啊。”他微笑地看着她。零已经感觉到她的脸怕是又红了***【译注：他们两人快要脑充血了吧？】***

“恩……明白了。”边说着她摸了摸自己的脸:“那应该不是一件讨厌的事情吧……”

“不，怎么会呢？”真嗣回应过零后，站起身来，凝视着残存的山谷……

房子里，薰靠着墙上专心地听着他们的对话，吃吃地笑了:“可爱，真是可爱~”***【原文：cute,very cute!】***

****

在那里呆立了一会,真嗣仍然不时得偷看着零.可就在他回望湖岸的时候,他的眼睛睁大了,几乎无法相信他所看见的事物:“嘿!”真嗣忽然大喊了一声，把零给吓了一跳，连薰也从屋里跑了出来。“那里有人!”他指着山脚下，湖岸边，然后诧异地看着零。

零看着他的眼神变了，仿佛她做了什么错事似的。“……我忘了告诉你。即使这是你的世界，它依然和发生第三次冲击以前是一样的。”

“恩？……那是什么意思？……”真嗣的脸上写满了疑惑。薰看着他，先于零开了口：“基本上……真嗣……也就是说，除了一些极细微的细节，例如我们自己，这所房子，还有一些其他不起眼的东西以外，一切都恢复原样了。所有人都还活着，继续着他们的生活，忽略了曾经发生过第三次冲击这样的事。而记得这件事的只有那些在第三次冲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例如，你。”

真嗣迫不及待地打断他:“你是说美里小姐还活着？!”眼里充满了希望。

“是的，美里和其他 NERV 的人员都还活着。”零回答他。真嗣握起美里挂在他脖子上的十字架，眼里盈满了泪。把泪擦去，他开心地笑了。

“还有一件事,”薰因为不想看到真嗣在听到下一个消息时脸上的表情，而很不情愿得说:“就象零所说的,所有的事情都恢复到了第三次冲击前夕的样子,这就意味着,EVA 机，碇元度，都依然存在。”

真嗣的表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往后趔趄了一步，靠在木门柱上。快乐的泪水转而蕴藏了悲伤，他几乎要崩溃了。那些他发自心底所最憎恨的事情都回来了，那些他一直与之抗争的魔鬼都回来了,他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再去面对它们,晃如窒息。他一直坐在那里发呆，直到一只温柔的手臂环绕着他,才将他带回现实。零在真嗣身旁坐下,拥抱着他,抚慰着他。她闭上双眼，和他一样静享着这一刻。

“太惬意了……”两人心有灵犀。

“我也不想打扰你们这对小情侣的,”薰地打断使零和真嗣很不好意思又很不情愿地分开了,“我们仍有一些急需处理的事情。”

“还有什么事情？”迷迷糊糊的真嗣还没从零的拥抱中醒过来。薰看着零起身回到她自己的房间去了，然后以他一贯地笑容对真嗣说:“我们现在必须深入虎穴，回到 NERV 去面对元度。”

****

part 2 完

译后注：我一边译一边在骂，怎么会把零和真嗣写得那么白痴……脸红了 N 多次，害得我到后来都才尽辞穷，想不到新的表达方式了……

各位做好心理准备吧,这篇小说的结尾才是真正的莫名其妙的 SUDDENLY IT WAS OVER 啊...

Chapter 3 觉醒（完）

作者无责任声明:真是抱歉,这次让大家等了太久.随着学生时代的结束,我开始工作了,因为一个自己的实验,我已没有什么空余时间.还有,我还是一个游戏迷,当所有的游戏都赶在同一时间发行,我当然是忙不过来了.另外,作为一个蹩脚的作者,我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了,我不想只是写短篇.总之,所有的法规依然生效,我并不拥有任何一个角色的版权.现在开始第 3 章,这次还是短篇,真是抱歉^_^;

当薰和零进去为这次行程准备时,真嗣留在外面，坐在门廊上.

他在想,当他直面父亲时,该说什么.这一辈子他都没能理解他父亲,也仍然为他所做的一切感到愤怒.真嗣觉得,他没有象其他孩子一样获得充满母爱的童年,都是父亲的错.

是他导致了所有的不幸.他不惜一切地阻止使徒发动第三次冲击,却为了自己的意图而试图引发它.他不知足地想使唯重回他的身边,可这是多么自私和荒谬.即使真嗣也希望再见到自己的母亲,他也不会要整个世界陪葬.虽然,这个世界已经恢复正常,遗忘了昨夜的噩梦,可这依然无法弥补原度的过错.

真嗣站起来,回到房子里.在屋内环视一周,看着这房子如何第一次被窗口涌进的霞光尽染.而这情景,不得不再次让他想起了美里的公寓.房子的墙壁是微黄色的,除了一张桌子,一些植物,一两张椅子和一张睡椅,就再没有其他装饰.他坐在睡椅上,等着那两个红眸少年回来.随

着精神慢慢放松下来,他的思绪四处游荡,随意游走,而就在此时,一个虚弱的声音在另一房间响起.

“真……嗣…………真…嗣………”真嗣的耳朵可是很少听见那么疲弱的声音。

“明日香？”真嗣觉得难以置信，什么时候听过明日香这样温柔地对他说话。直到这声音再次响起，并稍微地大声了一点点，他才站起来，循着声源而去，快步走进了明日香的房间。

窗帘依然没有打开，好让明日香好好休息，因此屋子里仍然很昏暗。

明日香依然穿着驾驶服，她坐起来，用一只手肘勉强斜靠着，而尚好的一只眼睛低下来看着那只扎着绷带的手。真嗣马上来到床沿，在一张木椅子上坐下来。

“明日香。我在啊，你感觉好点了吗？你应该继续卧床休息的，那么快坐起来可对你的身体不好哦。”

“真嗣!”她悍然道，然后继续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臂。

“怎么了？”他一边问一边看着她的脸，又看了看她的手臂。

“闭嘴！我的头已经很痛了，你不要再那样乱嚷一通。” 她搓着头，用未包扎的眼看着真嗣。

“对不起……”他一边道歉，一边又把目光聚集在地板上。“但你到底觉得怎么样了？请至少回答我这个问题吧”目光始终不离开冷冷的木地板。

“你觉得我现在能有什么感觉呢？”她意味深长地问，然后深深吸一口气，又重重地呼出来。“糟透了***【原文“I feel shit!”excellent!】***,我好象什么都不记得了，我最后的记忆大约就是与量产机战斗到二号机能源告竭。其他的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

“不是那样的，明日香。”她的内心却这样对自己说“你记得在沙滩上，真嗣跨骑在你身上，狠命地掐着你的脖子，仿佛你才是这世界的痛苦源头。你也知道到至少某些时候的确是这样，有时你让他生不如死，可很多时候你却没有自觉到。

也许最后你想示好,让他更坚强,他却不知道。你看着他好看的脸庞,凝视着他的眼睛。而你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举起你的手，抚摩他的脸。

你告诉他,你觉得很难受,可你却没有告诉他,他的表情比任何事情更让你心寒,身体上的痛楚远比不上,他的憎恨和愤怒给你带来的伤害.

当你的肌肤第一次毫无怨恨地触及他时,他却逃开了,只剩下虚弱无助的你,你试图站起来追上他,却无能为力.”

真嗣从明日香的脸上看到了近乎于恐惧的表情,她怕是在想着一些使她受惊吓的事情.他本想告诉她,发生过什么事情,她如何力挽狂澜地与量产机搏斗,却惜败于最后一刻;他们又如何碎尸她的 2 号机,几乎杀死她.

只是,当真嗣再次看着明日香时,他决得现在这样做恐怕不太合适了.

明日香抬起头,醒来后第一次仔细打量着这房间.“真嗣,我们在哪里？”她专注地问道，下意识地把被绷带包扎着的身体往后靠。

“哦，是了。我们在第三新东京市郊的的一所房子里。”“我忘了她并不记得海滩上所发生的事情了。”真嗣一边想一边勉强地笑了

看着窗口，对自己的处境依然不十分肯定，明日香继续着质询:“我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这又是谁的房子？”她依然凝视窗帘，看阳光挣扎着，要从窗帘的缝隙中透进来。

真嗣看着她，犹豫着该怎么回答。他还不想告诉她沙滩上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不擅欺骗的他，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他很不愿意再重新解释一遍，让人竭斯底里近乎崩溃的第三次冲击的细节。最后，真嗣还是一步接一步的描述了第三次冲击的过程，除了与零单独共处的那部分。“这可是我和凌波 2 人之间的回忆。”

当真嗣开始解释沙滩上所发生过的事情时,他并不知道其实明日香深深了解其经过。“我看见你躺在那里，然后我就失去自控了，心中所有的愤怒一下子爆发出来。。。我也无力制止自己，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其实我在伤害你……我只是想去伤害些什么人……”泪水从他的眼里涌了出来，顺着脸颊流下来，感染着明日香几乎也要落泪了。

“然后，当你举起手，轻触我时，我所有的怨恨都消逝了。同时，由于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就因为难以忍受而逃离那里。我不停地跑，一直跑到这个地方，于是就找到了他们。”真嗣擦去泪痕，慢慢恢复了平静。

“找到谁？”她轻轻地问，在看见真嗣恢复镇静了，也感到一点欣慰了。

问题刚出口，凌波悄无声息的走了进来。

“你好，适驾者匆流，很高兴看到你醒来了。”

看见她，明日香似乎想要说什么，却欲言又止，只是简单的回应:“你好啊，一号适格

者。”就把目光再次投向真嗣。“好了，她只是我问题的部分答案而已。可你说“他们”，还有谁呢？你说每个人都还在，难道是美里也在这里？”

真嗣凝视着靠墙而立的零，直到 2 人目光相遇。好一会他才回过来答明日香的问题：“美里也活着，她现在应该在一个离第三新东京市不远的地方。不过，和零一起在这里出现的人可不是她，是渚薰。”

“哦，我听说过他。”她的声音里流露出一点狂傲“他曾代替我成为二号机的驾驶员，虽然我从未见过他，不过他做得再怎么好也不可能真的取代我。”

她的微笑使真嗣仿佛看见了往昔的明日香，就在这时候，明日香却感到仿佛血液忽然都涌到头上，一阵眩晕，支持不住她又倒在床上了。

明日香睁开眼睛，看着真嗣：“行拉，我没事的，只是忽然有点晕而已。”她再次坐起来，只是动作更加小心翼翼，免得事故重演。“勿流，你的行动不能太急躁了。”零依然靠着墙边，平静地说。

“行拉行拉，wondergirl 我知道了”在病弱时得到众人的照顾，明日香的声音里溢出一点点得意。

真嗣回头看了看被明日香称作 wondergirl 的蓝发少女，“当然，她真的很 wonderful。”***【译注，在这里 wondergirl 和 wonderful 应该算是双关，遗憾的是我的中文在这里无法兼顾“信、达、雅”，所以觉得保留原状会比较好。】***

“虽然我也很想先确定明日香的恢复状况，可是，真嗣，那件事也不能再拖了。”

第一次听到零不再称真嗣为驾驶员啶，而直呼其名，明日香微微皱起了眉头。

“等等！你们俩那么赶着去哪里啊？！”明日香支撑着身体，等待着回答。

真嗣看着地板，正要解释，零已经开口了：“我们要到 NERV 去见碇元度，就目前的形势和他讨论一下以后大家该怎么办。”

一个念头同时闪进第二和第三适格者的脑海里：“她不再称呼他为‘啶司令’了？！”

真嗣有点困扰了，就在他疑惑地看着零时，明日香坚定地对真嗣说：“真嗣，你去吧！”她意识到了这件事对真嗣的重要性。

“什么？”真嗣转过头，看见一脸凝重的明日香。

“白痴！你给我听清楚了。这是你非做不可的事情。我还没虚弱到需要专人 24 小时看护，我可以照顾自己的拉。你现在马上给我离开这里，否则我可要亲自踢你出去了！”明日

香气势汹汹地指着门口对真嗣吼道。

“好的好的，我现在就走。”真嗣不情愿地站起来，准备离开。零也立即站到他身边，准备和他一起离开，为了这个小小的动作，真嗣心里微微地笑了。“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多久。”真嗣转过头来，“但我们会尽快回来的。”再次留下红发少女一个人，真嗣和零径直来到大厅。

“真嗣，祝你好运了哦，希望你能找到你所一直追寻的。另外，可要给我完完整整地回来哦。”明日香轻声地自言自语道，然后躺下来，准备再睡一觉。

----------------全文完---------------*【译：好像是吧？……】*

译：这样的结局真是应了这个题目，竟然在一个看起来要大展篇章的地方停了下来。

不过我终于赶在假期的最后一天把结局篇给译出来了，还算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吧：)ok，谢谢阅读！

你所不知道的EVA

原作：Landgren

翻译：cowboyayanami

（注意，译者在此郑重宣告：本文含有的某些内容可能会引起EVA
爱好者的反感，并且有些描写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阅读，读者请慎重。）

**********场景1 ：********

美里与律子惬意地坐在 NERV 总部的餐厅，享受着这一天紧张而繁忙工作之后的片刻轻松。律子无聊地翻看着报纸，丝毫没有在意眼前桌子上那吃了一半的三明治。她那紫色头发的朋友正安静地用一个标着 NERV 字样的杯子喝着咖啡，透过餐厅的窗户望着那巨大的地下都市。

在短暂几分钟平静之后，美里终于打破了沉默："你知道真嗣上哪儿去了么？同步律测试之后我就没有看见他。"

"他去找司令官谈话去了。"律子回答说，眼睛还是没有离开报纸。"真嗣说他必须找他谈谈他们之间的关系。你知道，就是那种'父子关系'啦。"

"真的？"美里茫然地盯着窗外。"那很好。"

在远处，可以看到一个熟悉的巨大紫色身影，正用右手紧紧握着碇元度粗暴地晃来晃去，嘴里不断大喊着："早就告诉过你我不愿意坐上这个大机器人的！"

**********场景2 ：********

第14使徒刚刚冲进NERV总部。墙上被开了个大洞，所到之处一片狼藉。技术人员和保安人员都钻到了控制台底下。只有元度还站着。

使徒盯着元度。

元度盯着使徒。

他的眼镜中闪过一道亮光。

"你真令我失望。"他说，他的语气完全是平时对他那不争气的儿子说话时的口吻。

使徒又盯了元度有一分钟，接着蹲下来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女孩儿似的哭了起来。

**********场景3 ：********

真嗣穿上了作战服，走出了更衣室。

今天又将会是糟糕的一天。今天他们又会让我去开那个机器人去打那些怪物。

今天她又会……

……突然间，他发现了一个全裸的凌波，正在几尺外用一种困惑的眼神盯着自己。

“凌……凌波……？”他结结巴巴地说，同时竭力想控制住那即将喷涌而出的鼻血。

接下来，她冲他露出了一个微笑，刮了刮他的鼻子，之后傻笑着跑开了。

真嗣站在那里，他的嘴巴张得老大，眼睛一直盯着少女离开时的过道。过了一会儿，他的父亲和副司令气喘吁吁地跑过，两人都扛着一个大号的手抄网。元度注意到了真嗣的表情，停了下来。

“她上去哪儿了？”他冲着儿子大吼。真嗣用手指了个大致的方向。元度叹了口气。“现在可好。她们现在跑得到处都是，都是因为某个人（他狠狠瞪了冬月一眼），昨天晚上喂食之后忘记了关上水槽的门。”接着，两位正副司令就匆匆消失在 NERV 总部那错综复杂的走廊之中了。

真嗣从刚才站着的地方离开了。到处都是，他想。“她们跑得到处都是……”，什么都没穿的凌波。他露出了微笑。今天看来将会是令人愉快的一天。

********** 场景：4 **********

时间：使徒幼体捕捉作战之前。

律子正站在锭司令官的桌前，向他报告有关这次作战计划的技术问题。

“……而且我们目前正在为二号机改装耐高压装备，不幸的是目前没有多余的空间放置高振动粒子刀了。我们正计划对它进行一点儿改进以适应这套装备。”她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档案。“报告完毕。”

“很好。”元度点了点头。“这个作战计划非常好。要是遇到什么麻烦的话再通知我。”

“是，长官！”

“哦，对了，赤木博士，这儿还有一套为此次任务开发的特殊作战服。你去领一套给第二适格者送去。”

“是，长官。”

律子转身出了办公室。

就在她要走出自身的听力范围之前，她的耳朵捕捉到了副司令官的声音。“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是你命令设计那套"耐热"作战服的吧？”

元度开心地哼了一声。

“要是我从好的方面来说的话，你对这次的情况早有预料，因此特地准备了这套作战服……”

“呜……嗯！”这是元度有些不情愿的回答。

“否则……”冬月突然故意咳嗽了一声，接着压低了声音说，“……否则，就是那件作战服根本就是你为了拿那可怜的孩子开心而……”

说完这句话之后，屋里沉默了几秒钟，接着，两个男人同时爆发出了会心的笑声。

**********场景：5 **********

明日香和丽正在 NERV 的浴室里享受着放松的一刻。

丽抱膝而坐，眼睛一直盯着那块不断变换着现代艺术画与 NERV 标志的大屏幕。明日香的头枕在靠着池子边儿的胳膊上，身子完全浸入水中，显然她正沉浸在这种日式泡澡所带来的乐趣之中。

“你知道,”她突然开口了,“我简直不能相信他们竟然要我们光着身子作同步率测试。”

丽的回答是一个标准的“丽式眼神” （偶想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吧，呵呵——译者注） 。“这没什么不可能的，你刚刚才进行过试验，就在一个小时之前。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相信。”

“不是，baka，我是说……呃，我只是想找个话题和你聊聊，明白么!”明日香杨起头无奈地叹了口气。“我怎么会想起和你……”

几分钟的沉默之后，明日香又开口了。

“嘿，优等生？”丽把视线从屏幕上移过来，发现明日香正带着一脸奇怪的微笑盯着自己。

“我好无聊……”

……

未完待续…… ***【接下来的场景见场景 10】***

**********场景：7 **********

“……当她……哈哈……当她按了那个按钮之后，整件作战服就开始充气……哈哈哈哈……”冬治笑起来就像个刚得到圣诞礼物的孩子一样。

元度趴在桌子上,头深深地埋在两条手臂之中,由于拼命想压住笑声背部在不停地抖动。

“呵呵……上帝呀，要是物流知道我给她偷偷照了张相，她一定会杀了我的……”副司令的眼泪都笑出来了。

元度缓缓站起身，支起双手，又摆出了他那套招牌的“锭元度姿势”。

“其实你不必这么做。”他的话中透着一丝笑意。

冬月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我已经通过监视系统把她试衣服的过程都录下来了。”

司令在他的桌子上按了几个按钮，对面的大屏幕一下子亮了起来，上面是第二适格者试穿那套“特殊”作战服后的面部特写，以及之后那头红色狗熊躲避加持而跑进更衣室里的录像。

“叫情报部把这段录像复制一份，发到网上，特别是要让加持和她的同学们看到……”,

元度的眼镜闪过一道亮光，“不要让美里知道。”

这时，一个安全警卫恰好从司令官的办公室经过，他听到了门后爆发出的一阵笑声。

司令们也会笑呀，他想。一定是在计划什么对使徒的作战计划了。

**********场景：8 ********

锭元度正坐在他那巨大的办公室里，眼睛盯着 NERV 在 2014 年的财务报告，突然间，黑暗的办公室里的一道亮光引起了他的注意，远处还传来了几声尖厉的警报。

当把目光从眼前的文件移开后，他发现在前方地板大约 2 英尺上空有一个奇怪的物体漂浮着。它套着一身白色的宽松睡衣，有一双翅膀，头顶还有一个巨大的光环。

该死的畜牲。元度轻轻按动了镶在桌子底下的一个按钮，在 NERV 总部远处的一个地方立即响起了警报。

“不要作无谓的举动，愚昧的凡人，吾乃神之使者！”那个“东西”开口了，它的声音听上去很刺耳。

“吾受神之命有话传达与你！天上……！”

“别唧唧歪歪的，得了吧。我知道你们总是这副腔调。”元度用轻蔑的眼光瞧着那个“天使”。“你想要干什么？”

“天使”似乎退了几步，但在短暂的沉默之后，它又开口了。“统辖天堂与地狱，主宰世间万物的全能的神祇遣吾而来，望汝这卑微的凡人聆听教诲……”

元度不以为然地挥了挥手，表示不想再听下去。

“神祇通晓汝之心中所想，汝内心最深处的秘密在全能的神祇面前也将无所遁形！”

“我知道，他当然能办得到。”元度瞅了眼表。不应该这么长时间呀，现在已经……

“汝这卑微的凡人！全能的神祇已经知晓汝那妄图毁灭世界的计划，还有汝试图染指神圣不可侵犯的神之领域……”

一只巨大的眼睛突然出现在“天使”身后的一扇窗户上。

“……汝应知道，全能的神祇已经……？啊！”

一只足有小型公交车大小的巨手突然伸进办公室，抓住了“天使”并把它拽了出去。在几声微弱的尖叫之后，两片洁白的羽毛通过零号机拳头造成的大洞飘进了元度的办公室。

一个卑贱的凡人——锭元度在思考。现在零号机的 S2 机关也有了，二号机的该找谁要去呢？

**********场景：9 ********

一间漆黑的屋子里，基路。罗兰兹正坐在排成一圈的墓碑一样的黑色长方形显示器中央。11 台巨大的显示器屏幕上各有从 1 到 11 的一个数字，每个数字则代表着世界上最为神秘的组织中的一个人。

“就是这样，先生们。”基路说。“我们终于筹集到了生产 EVA 量产机所需要的资金。全部共计 10 架，正好符合补完计划所需的数目。”

“这可真是非常大的一笔钱呀。”这是 SEELE4 号的声音。“能保证完全不会有人追查到么？”

“没问题。”基路在键盘上敲了几下，接着屏幕上显示出了几张图表。“我们非常小心，每个欧元几乎都是从不同渠道筹集来的。”

“能准确地告诉我们这笔钱到底有多少么？”SEELE11 号问。

“总计，大约 1220 亿欧元。”基路又调出了一张图表。

“的确是非常大的一笔钱。”SEELE6 号发言了，他的语气中显然带着某种暗示。

“是呀……”

在沉默了片刻之后，SEELE5 号清了清嗓子。

“这么说制造一台量产机就要花 120 亿左右？”

基路点点头。“是的。”

又是一阵沉默。接着：“呃……要完成人类补完计划到底需要多少量产机？”

“十台，当然是十台！为什么问这个？”

“其实……”SEELE5 号的声音听上去有些不好意思，“……是这样……你们知道，120 亿欧元……我们可以用这来办个大 Party ……”

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要不是 SEELE 成员只能以“SOUND ONLY”的形式出现，他们现在一定会紧张地交头接耳。

“呃……其实，他说的不错……”

“是呀，既然我们知道补完计划意味着人类文明的终结……要是不庆祝一下，实在是……太可惜了……”

“没错，这个理由很正当，对吧？”

“这种事确实应该搞个庆祝仪式，真的。”

“要有很多好酒……”

“……别忘了带起子。”

“是呀，带上起子。”

“让丽和熏的克隆来当服务生！”

“说得对，有 120 亿做到这些不成问题。”

“……最好准备一些上面插着牙签的小甜点。”

“是呀，多来点儿。”

基路。罗兰兹紧咬着嘴唇，样子看起来很严肃。

“其实……我看……没人……会注意到……量产机是 9 架还是 10 架？”

“谁也不会看那东西超过 1 秒钟的！”

“就是！”

“其实，我原先就‘恰好’计算过 12 个丽和 12 个熏的克隆体需要花多少钱……”

“是么？要多少？”

“呃……千万别忘了准备醒酒药，万一像上次第二次冲击那样，你们知道……”

“……一定要有好酒。”

**********　场景：10 **********

（就在场景 5 的 38 秒钟之后）

冬月匆忙来到司令官的办公室，他看上去一副焦虑的样子，手里紧紧攥着一张揉得皱巴巴的纸。听到那急匆匆地脚步声，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元度抬起了头。

“什么事？”他问。

“看起来有人已经入侵了我们的安全系统。”冬月拿起那张纸给元度看。“你看，这是负责处理 NERV 总部所有监控摄像机信号的电脑记录。我发现有人从内部侵入了系统，并把摄像机的信号接到了外面。也就是说现在有人正在收看 NERV 内所有监控摄像机的图像！”

元度听了这个消息并不吃惊，反而用意味深长的目光盯着他的副手看了几秒钟。

“我的朋友，”他开口了，“看来有些事情我必须告诉你了。”他打开了桌子上的电脑，输入了几个命令。“你我都知道为了组建和维持 NERV 花了多少钱。在地球上只有一个方法才能搞到这么多资金。”

元度转过身，腾出位置让副司令来看显示器上的图像。冬月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他被那上面的图像被惊呆了。

“Porn.***【色情文学；色情书刊；色情画；色情电影——译者注】***”，他不由自主地吐出这个字。

“正解。”

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网页，网页中央是一幅基路·罗兰兹穿着一件非常暴露的连衣裙的照片，下面粉红色的字写的是‘罗莉控罗兰兹大叔的休闲时间“。左下方有一个标着”实况 SHOW“的小窗口，里面有两个很熟悉的身影正在进行……某种身体上的接触。 ***【请读者根据场景 5 进行适当的想象——译者注】***

“这……这么做是合法的么？”冬月终于从刚才的震惊中恢复了过来。

“其实，对于恰巧出现在监视器前的驾驶员，以及她们做出的任何行为我们是不用负责的，因此……”

“我喜欢基路的这件衣服。”

“哦，是这样呀，”几分钟之后，元度找出一个包裹递给了冬月。“你拿去吧，加持那里还有一件。”

********* 场景 11：*********

元度和丽跪坐在榻榻米上，中间隔着一张小桌子，他们相互看着对方。和平时一样，两人的脸上都没有任何表情。

“准备好了么，丽？”元度问。

“是的，司令。”

桌子上摆着两个玻璃杯和一个瓶子，瓶子里装满了清澈的液体外面还标着俄文字母。元度拿起瓶子倒满了两个杯子。接着，两人拿起杯子，将里面的液体一饮而尽。

放下杯子后，丽又拿起瓶子将杯子倒满，开始了新的一轮“战斗”，很快杯子里的液体又消失了。

“战斗”继续进行着，丽和元度轮流斟满杯子，接着一饮而尽，可是两人的面部表情仍然没有丝毫变化。

这是元度第 19 次倒满杯子了。丽去够杯子，可中途手臂滑了一下；她失去了平衡，倒下去消失在了桌子底下，一只手还在挥舞着。一开始可以听到她喃喃自语的声音，接着就被酒醉后的那种傻笑取代了。

元度似乎对丽这边发生的情况无动于衷，他若无其事地喝完了杯子里的液体。接着他也傻笑起来，身子慢慢向后倒了下去。

美里和律子正通过监控摄像机注视着所发生的这一切。

“他们这是今年的第四次了？”美里问。

“是的。”

“为什么？”

“为了争夺"NERV 最酷的人" 的称号呗。这次是沃特加，上次是看谁往脚趾甲里钉的钉子多。”

“噢。”

********* 场景 12：*********

真嗣站在副司令冬月的办公室里。这是近些天来他第二次从 NERV 逃跑并被送回来了。他看上去非常沮丧，因为过一会儿他还要对自己的行为对父亲做出解释。

冬月苦笑地看着他，终于，他开口问到：

“司令让你难受了么？”

真嗣摇了摇头。

冬月叹了口气。

“我肯定他会的。可是他这么做是有原因的。无论如何，你不应该放弃你的责任而选择逃避。你明白，对么？”

真嗣点了点头。

副司令又叹了口气，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来到桌子旁的真嗣身边。

“真嗣，”冬月说，接着把手放到了孩子的肩上。“你听我说……”

——————

半小时之后。冬月坐在 NERV 总部的一条长椅上抽着烟，在他身旁的是律子。她听着冬月的陈述，脸上一副很震惊的样子。

“于是之后你冲着他大声嚷：‘该死的废物，你快去死吧！’接着狠狠踢了他一脚？“

冬月点点头。

“差不多……就是那样。”

一阵意味深长的沉默。

“真酷。”

“说实话，我早就想有一天能这么干了。”

“我也是。”

*********** 场景：13 ***********

美里来到了指挥台，她环顾四周。

显然她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于是她转身朝冬月走去，后者正在和玛亚讨论一些技术问题。

“对不起，长官？”她问道。“你看到司令了么？”

“唔……”副司令正盯着一个电脑屏幕，他的回答显然有些心不在焉。

“他现在正忙着。”

“忙什么呢？”

冬月看来还是没有集中注意力在美里的问题上，他说：“又在和丽一起‘玩’吧，我想。”

美里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脑海中一下涌入了一连串不堪入目的图像。

“什么！？”她的声音非常激动。“她今年 14 岁呀，看在上帝的份儿上！”

冬月显然觉得美里有些大惊小怪，“你意思是……对于这种事，她年纪太大了？”他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

——————

就在他们所在的几层下面，NERV 总部的核心地区，锭元度在黑暗的走廊里缓慢潜行着。突然间，他似乎感到了什么，于是他站住了，静静地听着。接着一下子跳出了拐角，大叫一声：“哈！”

出现在他眼前的只是几张正在傻笑的脸，一群丽的克隆体懒散地漂浮在水槽里。元度看上去很失望。

“这，这……”他说话的声音很大，“这太不公平了。”

躲在水槽后面的丽看着他的样子轻轻笑了。

隐藏与搜索是她最喜爱的游戏。

********** 场景：14 **********

真嗣躺在自己的地铺 ***【就是指日本人睡觉时铺在地上的褥子，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来翻译，就用“地铺”吧——译者注】*** 上醒了过来。他和明日香这几天一直在为打败那个双体使徒 ***【注：指第七使徒】*** 进行同步率训练。

当听到明日香从隔壁的房间起来的声音时，他选择了闭上眼睛装睡。女孩儿去了趟浴室然后又出来了。接下来，真嗣突然感觉有东西一下子倒在了自己的地铺上。睁开眼睛，他发现明日香正躺在离自己只有几尺远的地方。

他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似乎被她的美貌所迷惑了，他朝着那两片薄薄的樱唇凑过去。

接着，明日香的朱唇微启，仿佛要迎合他似的也凑了过来。

“妈妈。”她呢喃着。

————————————

早晨，美里一脸倦意地来到客厅。她立刻就发现有些事不对劲儿。仔细看了看两位 EVA 驾驶员的脸之后，她问道：“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两个孩子看上去很尴尬，尤其是明日香。

“那是个意外!”她突然大声说。“我昨晚起来去浴室，结果进错了真嗣的房间，然后……”她咬着自己的嘴唇。

“接着说。”

“我做了个关于***梦。我梦到我……”明日香又停了下来，她的脸颊涨得通红。

“你梦到了什么？”

“嗫奶。”真嗣嘟囔着说，他的声音由于鼻子上缠着的绷带听上去显得闷声闷气的。

********** 场景 15：**********

真嗣在送安全卡给丽时摔了一跤。他现在正趴在那个全裸少女身上，她的内衣撒在两人周围，那是当真嗣摔倒时把抽屉拉出来造成的。

难熬的几秒钟在两人盯着对方的时候过去了，丽的表情仍然一如既往的冷漠，而真嗣看上去比平时更紧张。终于，丽带着一丝愠怒开口了：“能起来么？”

当真嗣突然间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体位时，尤其是右手所在的位置时，他一下睁大了眼睛。他盯着自己的手，轻轻揉了揉丽的胸部。真嗣还在继续，因为他的意识已经无法分辨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了。

丽终于失去了耐心，她觉得应该到此为止了，于是张开了自己的绝对领域。真嗣忽然吃惊地发现自己的手臂一下子没入了丽的胸部。

接着他的手臂干脆利落地断了。

这能给他一点儿教训，丽想，下次他就知道该把自己的手放在哪儿了。

——

—毫无疑问，作者是位搞笑的高手，遗憾的是某些西方式的幽默我们接受起来可能有些困难，因此我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希望大家喜欢。而且细心的读者可能还注意到了：没有场景6 出现，这是因为我实在无法理解作者的意图，译出来也没有意思，所以就偷懒了，请见谅。

译者：cowboyayanami January ，16th，2003

开始一个结局

原作：Rhionae

翻译：suezou

每一个故事都一个开始，每一个生命都有一个故事：

在一个除了可能性外什么都不存在的宇宙，一切开始于一个开始。若问这个时期到底有多长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因为时间本身还没有超越可能性。总之，当孩子们游荡着远离故乡时，除了根据自身所创造出的无限标准以外，时间还会是什么？

真的是非常奇怪孩子们为何会迷失得如此偏离本性，而且甚至还希望有一个标准来确定自己从未迷失在另一个标准中。有一天他们必须回头，看看那个给了他们生命的人，然后问出那个唯一但却让我们永远为之苦恼的问题：我们为了什么而来到这个世界上？

这个问题有许多种不同的问法，但大多数的答案却来自那些并不确定自身存在原因的人们。这是个很奇特现象，这种想要阐述那些他们并不是真的理解的东西的渴望残忍地驱使着孩子们。

它同样也驱使着我。

我和其他的适格者不同。这是我一直清醒认识到的现实，我的创造者用手深深地将此铭刻在我的灵魂中——尽管这并不完全是故意的。他们其实也并不比小孩子强多少，和他们的家人玩着游戏——生命的游戏，死亡的游戏。

我们的父母产下了十八个孩子：十七个在同一阵营，另一个则是对立的。我们在给予我们肉体与灵魂的人面前争宠以取悦他们。

十六个已经不在了。

十六个已经不在了，因为三个适格者的努力——像我又不像我的适格者。

我为父母最后的孩子而感到惊讶，破碎的灵魂有时看起来那么脆弱无力——但那三个人的却很坚强。至少——他们曾经坚强。现在他们犹豫着，比别的人更犹豫。我也为此而惊讶。

我会犹豫吗，在那个时候？

我想我必须那样做。不向宇宙中的其他事物低头而继续活下去就等于是要一个没有我的地方。我对我的幼小的同胞来说不是一个靠得住的支撑——当然我是，但是却混杂着相互影响的他人的面容。他们是一群人，但是表现得却像一个人。

当然我是，但只是一个。我不是唯一的。我是我身体上每一部分的总和：古老的灵魂，孩子们用稚嫩的手不熟练地建造的身体。我是崩溃在海中的沙堡，随波逐流直到在一个不熟悉的海滩上建起一道新的风景。但是我也是海洋的支柱，它是属于我自己毁灭又再生的东西。

我发现我年幼兄弟们的活动十分迷人——他们的行为总是会伤害他们自己，但他们也顺着知识的小路一步一步地再造自己。他们再造自己或者出生，就像曾经我们都从那个保护着我们的子宫里出生，在这个伟大的世界里寻找着一直躲避着我们的知识一样。

我们父母的爱——这就是我们为之而战的东西，他们希望的东西吗？当我们用相同的爱拥抱的时候，眼睁睁地将我们分开来，直到现在都保持着疏远？

那么疏远？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我们曾经了解的愉悦中分开来？

为什么？

我想问你，妈妈，为什么？

你会回答吗？

很快我就会知道答案了。

时间快到了，我会跟着我兄弟的步伐前进，踩着那条最小的孩子努力守卫着的路——那条路会带我到开始的地方，或许也是结束的地方。

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开始——也有一个结局。

在适格者们的游乐场深处等待着我的是哪一种结局？玩家就是演员，哪一首歌应该为我的命运而响？

孩子们唱着许多歌，他们在感情中升华的声音藐视一切。

我最喜欢的被称作“欢乐”。

我为自己唱这首歌，让它也触动我周围的人。或许他们的声音也会加入我一起合唱。或许他们的声音会盖过我。但只有一个孩子能听到我的声音。

或许他会与我一起唱，当结局就要来的时候。

也可能我会和他一起唱，在故事的结尾，当生命不再的时候。

只有讲故事的人知道答案.

December '99

EVA外传人物系列——律子篇

作者：D伯爵

“啪!”

律子揿开了房间的壁灯。

“呼……”

今天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吗？律子下意识地眨了眨眼。太亮了。

“啪!”

律子关掉了房间的壁灯。

黑暗立刻侵占了整个空间。

律子躺倒在床上，闭上了眼。今天松代实验的场面在脑海中开始回放。

暴走，混乱，难以理解，血腥……这种末世神话……圣经，心理学，机械 ……人类的内心揭示充满悲观印象色彩的命运……人类毁灭性的未来令人不寒而栗 ……

她睁开眼，呵，真是可悲。

走到窗前，掀开厚厚的窗帘，远处闪烁的是第三新东京市的灯光。

因为有火的存在，人类才摆脱了野蛮的原始生活。

可是火会伤人呢。律子想。

但是人类惧怕黑暗，所以即便会受伤，人类还是离不开火。

飞蛾扑火？律子的唇角浮上一层浅笑。

不知怎么的，那个有灯光的地方却让人觉得不踏实。

所以当初才会住到这个离总部那么远的地方来。律子摸摸头上的绷带。差点没命了呢。

“丁冬，丁冬。”

律子慢慢挪到门口，这么晚，真让人讨厌。

“兹——”自动门滑开。

“真嗣？”律子疑惑地看着眼前这位深夜访客。

“律，律子小姐……”真嗣低着头，额发遮住了脸的上半部分，看不清他的表情。

“进来吧。”律子转过身回房间。

真嗣却没有跟进去。楼道里昏黄的灯光在他的脸上打出暧昧不清的阴影。

“律子小姐，我，我今天杀了东治……”他依然没有抬起头，声音阴沉。

“真嗣，你听好。我不是你的监护人，这种事你最好去找监护人开导你，我也不是一个母亲，无法用那样的心境去安慰你。天很晚了，你还是回去吧。”

“这个我知道,律子小姐怎么会体会得到呢？律子小姐只要照爸爸说得做就可以了吧？

哪怕那会毁掉东治，只要是爸爸说的，律子小姐就会做是吧！只要是爸爸说的，只要是爸爸说的…………”真嗣低沉的吼声回荡在黑暗中。

死寂………………

门里，律子面无表情地杵着。

门外，真嗣大口大口地喘气，背部因为激动大幅度地起伏。

死寂………………

“兹——”自动门合上。

律子转身回到窗前。屋外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小雨。雨珠打在玻璃窗上，映着明亮的路灯光，象漂在黑色海洋中的浮游生物，象悬在空中的萤火虫，象爬在黑色天鹅绒上的珍珠。

真是讨厌啊，又下雨了。

律子盲目地扫着窗外的雨景。晴天就开心，下雨天就悲伤，人类从来就被灌输了这样一种思想，又怎么会有进步呢？要知道，下雨天也有很多值得高兴的事情啊。

律子躺倒在床上，闭上眼睛…………

“律子，律子!”

“美里？”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你一连消失了几个星期，我还以为你从地球上蒸发了呢。”

“对不起，对不起。这是我的男朋友，这几个星期我住在他那里。”

“男朋友？”

“加持良治。请多指教。”

“赤木律子。请多指教。”

“律子，还没有喜欢的人吗？凭你的身世、相貌，一定有很多人追吧，还是说你比较喜欢工作？”

“我才不会向妈妈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里去呢，我还是想找个喜欢的人，有一份适合我的工作，安安稳稳地生活。美里，那样的生活比较好。”

“你就是赤木律子吗？”

“是的。请多指教，院长。”

“啊，我们这里的工作会很辛苦，你最好有心理准备。”

“是的，我会和孩子们好好相处的。”

“你还是忘不了她吗？不过没关系，我和她是不一样的。”

那是妈妈？妈妈怎么会…………

“哦，律子，你还在和这群讨厌的小鬼打交道啊。”

“我现在觉得越来越喜欢我的工作了，美里，虽然说只是在幼儿园当保姆，但这些孩子很可爱。”

“真是受不了你，你为什么不来 NERV？和你妈妈，和我们一起工作？”

“我……我还是喜欢平静的生活……”

我？这是我吗？我为什么在这里？

咦？那里来的小姑娘？该不会是迷路了吧？

“小妹妹，你从哪儿来？”

“……”

“不可以乱跑哦，会迷路的。”

“才不会。老奶奶。”

“恩？谁教你这么说的？”

“是院长说的，律子是老奶奶，律子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律子是老奶奶，律子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律子是老奶奶，律子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律子是老奶奶，律子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怎么了我？杀死了那个孩子？

那女孩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我知道这点，所以我会选择“结束”。我对你的利用价值已经完全没有了，那么两败俱伤吧，一切，都结束吧…………

我听到有人尖叫，我听到嘈杂的人群中忙乱的声音，我看到有人抬着担架进来，我看到自己的血从身体中流出来……很多血……染红了我身旁的 MAGI……都是我的心血……

我……竟然……输给了一个死人………………

“轰！”一声闷雷滚过天边。

律子猛地睁开眼。床头放着一黑一白两只瓷猫，那边还有塞满烟蒂的烟灰缸和咖啡机，写字台上堆着记事纸，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信号线。

一切还是那么熟悉。呵，原来刚才都是梦啊。

律子拾起黑色的那只瓷猫。

原来那就是你的梦想吗？

如果一切能够重来的话，要找个安稳的工作，避开争执，不伤到任何人，过恬静的生活，还有，在当时能代妈妈死掉的话就好了…………

这就是你的梦想吗？

律子冷笑。

这种，愚不可及的幻想！

瓷猫在对面的墙上变成碎片。

Dead End——死无

作者：D 伯爵

“唉，真难以想象，你可以把饭煮到这么难吃的地步。”

“有得吃就吃，那么罗嗦。”

“你这样会嫁不出去的哦。”

“…………”

“请问，是葛城美里小姐吗？”

“是。”

“有包裹。请签收。”

“啊？！有人寄包裹给你啊，哟，是个音乐盒，还有一封信，美里啊，我还不知道你有个秘密情人啊。”律子狡黠地眨眨眼。

我捧起木盒。粗糙、厚实，散播淡淡的木香。精巧的机械不可思议地唱着不知名的曲调，盒里有一张折起的信纸，似乎还有些许灰尘。

字体力透纸背，隐约可以辨别出是一种熟悉的笔体，对我来说，那种独一无二的散漫和不拘。

木盒的翻盖上有刀刻的凹痕，是个 M 字。

…………

美里：

…… ……

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

你要的东西，我已经其它 256 种方法交到你手里，但惟恐你收不到，唯一确定收到的，是我在最后一吻时给你的。

…………

美里，几年前你离开了我，留给我一个残碎的梦境，就走掉了。我知道，我的放荡不羁让你烦恼了，我伤了你的心，你很恨我吧。

别说我这样的人不值得你烦恼，从我们重逢时你的表情中我已经读出了。

周围的世界在变得模糊，过去的世界也在变得模糊。一种越来越清晰的恐怖紧紧地攫住了我。令我恐惧的不是死亡，而是，美里，我怕死亡会使我忘掉你！

有时候，你想一个人想得入了梦，而那个人的记忆库里可能早就没有你的位置了。

离开我的这么多年来，你一定也认识了不少别的男人，但是，不会像我这样，彻彻底底

地，把一生都输给了你吧？

假如还有来世，我宁愿不认识你。

如果来生还是今世的重复，我宁愿留住那个怨恨我的你。

然而今生我已彻底失败。

我知道，我这肮脏的躯壳是再也无法拥抱你了。那么，就让这只盒子能盛着我尚未完全染黑的灵魂去见你吧。

…………

如果还能见面，我会对你说出几年前我没说出口的话。

再见，美里。

加持良治

我松开手，盒子哐啷一声跌倒。背过身，不让律子看到我的表情。

“咦？不看信吗？”律子诧异地问。

我轻轻地摇摇头。

“是吗？奇怪呀，这音乐盒还装着土呢……哎？！美里……”

我可以听到水珠砸在地上的声音，两颊早已冰冷透湿。

律子，那个，是骨灰啊……

Disappearance——逝

作者：D 伯爵

Chapter:1

加持，如果我死了，你会不会流泪？

我想想，大概会，不过至多一天

那么，难过伤心？

会。两天吧。

睡不着觉？

三天吧。

不再对别得女人花心？

四天。

………………
………………

想我？

会。

几天？

每一天。

一、人逝

“加持良治！从今天起，你就是这里的学生了！”

2000 年我就读于新东京大学学德文，没什么大理想，能安稳度日就是我全部的乞求。对于将来我不奢望，只要小小的满足便能让我感到幸福。我是如此单纯的一个人啊。可事实上，天往往不遂人愿。就是倒霉了。

父亲的公司倒闭了，本来这在经济不景气的日本没什么大不了，老头子退休也了也蛮不错，可是母亲愤恨之下一走了之，然后缈无音讯。电话中老头子的声音听来那么有气无力。后来，父亲被人发现在一个桥洞底下，已经死了好几天了。

那天我所记得的也只不过是一片的灰蒙蒙，独自站在桥头，把父亲的骨灰撒完，风很大，萧萧瑟瑟的吹着。灰散，尘散，人散，扬手之际，刹那的满天满地，烬余随水。

记忆中，潇洒的父亲，成功的男人，活着时多少女人追从的他，死了，也不过是如此罢，那些女人连个影都没有了，仿佛风花雪月不过一场云烟，现在，大概也只有鬼才知道他漂到哪里去。他这一生，呵，好象一杯咖啡，很苦，很苦，再来就成了甘，到最后却只剩下酸酸的味道，变成这种似是而非，不尴不尬，叫人苦笑不得的结局。

那天我很平静，平静中，时间也无力。我到现在还有一丝悔恨，再怎么说他也曾经是我的父亲，不过说这些也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的父亲，死在天桥底下，被一把火烧了，洒在不知名的小河里。把他的骨灰洒到河里的人是我。我没有流下一滴眼泪。

过了丧期，已经入冬，这才惊觉现在已是孤身一人。于是，我一生，到现在，便是再也没有回去过了。但是，生者就是要代替死者继续迎接明日的朝阳。我把教哲学的老头的话当作借口，努力忘记这场不幸。

也罢。

我是个混混似的人物，对生活还没有固定的概念，对行将接踵而至的所有灾难与幸运还似懂非懂，那似乎是一个迷，只要找到迷底，就可以知道那个答案，那个足以让我思索一生

的问题。天空有纯白的飞鸟划过，翅膀在蓝天上画下痕迹，那时我不知道，就算只是那样的一瞬而过，也会在天空划上一抹不可抹杀的刻痕。

Chapter:2

二、事逝

再次回到学校，我知道我已经不同了，连说话的语气都变了，变得越来越不象样。

天非常得热，从马路的这边看去，那边正在燃烧。我忿忿地点着一支烟。根据人类行为学家的研究，人在一定的时候会作下意识地一些习惯性动作，比如有些女人紧张地时候不停地喝水等等。那么男人不知所措地时候是不是就会点烟？我一抬头就不小心望到了火烧的夕阳。唉，又是个无聊的傍晚。车灯来来往往，繁华如梭。人在这种繁忙的都市，容易迷失目标，呵，就象我，现在都不知道该干什么。

城里有个小广场，附近都是些无照经营的酒吧，是暴发户与专业人员的窝巢与色情行业的滋生床，酒吧被喧哗挤得水泄不通，有人随便站着，手里拿着劣质啤酒，随着音乐晃动身体，穿得极少，线条优美的女人扭动着淫荡的身体，表演煽情的舞步，到处充斥的都是高浓度的酒精，低质的衣料，劣等的女人和肮脏的蛋白质。但总比没处收留好啊。我这么想。我经常去那里，广场上常有鸽子来来去去，企求人们手上的粮食。一个把另一个当作玩物欣赏，另一个却把那个当作是这世上不可或缺，有如救命般的神。

我就是在那里，那时，那地，遇到了她。我揶揄着甩开黏上我的两个女人，她们的肥胖和刺鼻的香水味倒腾的我只想吐。从那个混合着男人女人荷尔蒙气味的地方逃出来，呼吸一口外面的空气，才发觉其实那里都一样。我点着烟，羸弱的红光在小巷中孤独的散发微小的热量。呼——，我一边想象着烟圈是如何在黑暗中盘旋，一边满意地闭上眼睛。我讨厌这个地方，但是，明天，后天，我还是会来。冥冥中，眼角掠过一丝银光，我诧异地朝那个地方投去目光。看到一个人，那人，那人，当时蜷缩了身子，躺到在酒吧后的小巷里，颈上的十字架在反光。估计是喝醉了，脸色有点不正常，酒吧后门的顶灯摇过来曳过去，从间歇昏暗的灯光中看到，她两颊泛出血红，其余部分却惨白地可怕，衣衫有些凌乱，明亮褐色色泽的长发不自觉的落了几缕在胸前。我走过去，使劲摇摇她，一点反应都没有。这种事情见多了，酒精和女人能搞出这样的结果还算不错，总比歇斯底里来得强。

走了几步，拿开正抽着的烟，我木然地回头。一个瘦小的身影，躺倒在暗淡的光晕里，

身边是一堆堆装垃圾的纸箱，颈上的十字架挂饰冷冷地放出寒光。她睡得安详，我却怕她快死了，我不愿意她死掉，在好像天桥底那样的场所，人人都可以看着父亲的死亡而且同时冷漠地走开。

我扔掉烟头，走回去。“喂，喂，小姐。”我嚷到，一边抓起她得手。这一下似乎吵醒了他，一双漆黑的深不可测的瞳孔迷迷糊糊地望向我，似是搞不清楚状况。她的特异的漆黑眸子再次望向我，还有被我抓在手里的他的手，冷的像冰一般，却滑腻异常。她的淡色的唇优雅的扬起，头发从肩上轻轻慢慢地滑了下来，发出细细碎碎的窸窸簌簌声响，下一瞬间，她向着我的怀里倒了下去，长及腰部的黑色长发在在空中留下了一个轨迹——在空间中的痕迹——安安静静地再次睡在我的怀里。

“紫荆花……”我喃喃道。她身上的香气不同于那个场合。酒吧的霓虹灯还在不知廉耻地放肆着。

新世纪的这种城市已经疲惫地只剩下这点糟粕了，我绝望地认为这里的风花雪月没有一点兴味，例如说，你可以在街上捡到个美女，而这个美女不会和你出走，只会用她的纤纤玉手从你的口袋里掏钱。几次想把她丢在马路上不再管她，只是突然觉得被抱在怀里熟睡的人还有点温度，紧抓着我的脖子的手却冷得像快冰塞进衣领里甩也甩不开。于是我捡到了她。她醒来后的第一件事是对我打量，然后问她可不可以和我起住。简直是神经病，女人就是喜欢异想天开，难道我从街上捡来的每一个女人都要和她们一起住？

她说她希望每天回到家时看到有人在家里等他，于是她每天都会很开心。她说她没有别的亲人了。说话时的表情很落寞，但提到“家人”这个词，她眼里分明放射出温柔的光芒。她说她很想她的父亲，此时此刻。

我沉默了。也许有个人在身边的感觉真的会与众不同？

我们真的开始同居了。

Chapter:3

三、物逝

和她同住已经将近一个星期了，天还是一样的热，太阳像在喷火，喷完了再喷，有使不

完的劲。

我该怎样向你描述我们之间的事呢？是的，你是不可能料想到的，如果我不说。我该怎样告诉你，怎样向你说呢？

一个星期了，我们哪里都不去，就躲在我那个小小的窝圈里。她仿佛有说不完的话。她说过去她曾得过失语症，所以现在常常喋喋不休，为了把过去失去得补回来。我们可以在床上躺上一整天，再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吵上半天，呵，那时的日子。她是那样明亮的一个人，怎样也不象醉倒在酒吧的风尘女。

她作得饭真是世界上最难下咽的，她在各种各样的菜里加上咖喱，是搀上了呛人胡椒粉的咖喱。为了不打击她下厨的积极性，我勉强吃完了饭，接着就狂吐了一阵，那时我真以为我的胃不在了，可她却在背后嘀咕："真是的，吃个饭也嫌东嫌西的。"从那天后，我们只吃便利食品。我的胃就是那个时候搞坏的。她不分时间地灌啤酒，早上，中午，晚上甚至半夜。她几乎不喝水。她是这样糟糕的一个人，呵，可我也是吧。很糟糕的速配。当时我是这么想的。我常常着迷的看她灌啤酒的样子，那样的引颈直灌，会不会伤了喉咙？她的酒量很好，一般不会醉倒，往往先倒下的都是我。

可是，为什么她会醉在那个地方？是为了等我把她捡回去吗？呵，谁知道呢？一星期了，那么久以前的事情我怎么会记得？

南极毁灭后的地球气候不正常，上帝是在开玩笑，我才说太阳象喷火，就下起了雪。多久没有过冬了，我不知道。那天商店里积了十几年的寒衣一下子脱销，医院挤满了冻伤的病人，据说，冻死的人不计其数。

那天是我生日，我只给她说了一次，连自己都忘了，没想到她还记得，于是说是为我庆生。其实庆不庆祝都没什么关系，只要有她在。你的生日有人给你庆祝了。怎么说，这种感觉真的十分的好，他妈的好得出奇。她笨手笨脚地擦着火柴，点燃了油炉，屋子里的光又亮了一些。她走到我身边坐下，大概是因为冷的关系，她有点哆唆起来，一摸她的脸，有点冷冰冰的，我觅了她的肩连推带拉的坐到火炉旁，空气里有了一点点暖意，火光照在她本来苍白的脸上，好似不经意地添上一抹浅红，更添艳色。两个人一起呆坐在火炉旁，过一会儿我转过脸去看她，她竟竟自靠在我肩上睡着了。

她睡着了，我抱起她，走进她的房间，把她轻在床上，盖好被子。窗外的风呼呼的撕喊，

房间里却有昏昏的光，有着点暖意。突然，她冰冷的手伸了出来，放进我的手掌心里，那双手，冷冷的，滑腻腻的，她的皮肤很白，甚至比石膏还白。然而那时她的左手放在我的右手里，我有点犹豫地慢慢把手合握起来，把她的冰冷异常的手包在里面，她的手指微微地动了一下，似是想要挣扎，眼睛半睁着，目光是混浊的，好像一只幼小的猫儿，迷迷糊糊地看着我。她一个人冷得在被窝里哆唆，我想上前去抱着她，然而她的声音却是冷冰冰的，她说，我不是那种处处要人照顾的人。她不是我想象中的善感而柔弱。一种异样的感觉从我的手里一直流动到全身，说不出的舒坦，对，像温过的清酒一样，让人一刹间神清气爽，温润过后却带着沁进心肺的清凉。于是，我知道，我只知道，在那个时刻，我知道，是的，他与我是有关的，我一生一世也会注视着这个人。

幸福通常是来得不可思议的，更加不可思议的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来得快的幸福通常不会长久。我会突然的表现出不安，甚至连她也会和我一起不安。我失去了母亲、父亲，那些不知道什么时候曾经出现过的“亲戚”，还有不知道未来会失去的什么。我是一只迷途猫。所以突如其来的幸福让我不安。惶惶的过去像是一场梦，睁开眼，枕边空留梦时泪痕。只要期待，就会失望；只要信任，就会被背叛。多少次满怀爱恋的期待，醒来却发现自己被愚蠢地利用了。很多时候，还是觉得像是一场梦，不敢确定你是真正存在的，不敢肯定你眼前的人也是存在的，你就会觉得，一睁开眼，所有的一切都会消失至无形，似乎总是有一种莽莽中的威胁，一种机缘。于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失去了流露感情的语言。

是的，是幸福，它让流水般的日子隐隐有一丝阴霾，冥冥中露出可怕的嘴脸，不断地威胁着，张牙舞爪着。

Chapter:4

四、情逝

我开始整夜整夜地不回去，泡在酒吧里，和那些女人厮混。

她开始变了，是我的影响罢。很有一段时间她一直任由自己沉溺在忧郁与恐惧中，无缘无故的发脾气，然后便一次又一次的后悔，再一次又一次地身不由己。这曾经令我沮丧。那段时间里她的形象又再次飘忽起来，但她现在在这里，在我面前，呼吸着，笑着，我可以感觉到她的微弱的心跳，这就足够了。我矛盾地自责，看到她反复无常地神态，我恍惚地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对她的背叛。她有一种魔力，吸引我一步步地走进陷阱。

然而，一切都翻天覆地的不同了。她病了。是疲惫的。一直的不堪重负。一冷一热的气候和她最近参加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活动搞坏了她的身体，我没有问那是什么，以致我后悔至今。她的弦一直是紧紧地绷着的，一旦放开，对弦本身是最为危险的，所以，她大病了一场。差一点我就永远失去了她。她半倚在背向太阳的床上，黑发随便扎了一条粗粗的辫子放在胸前，阳光为她加了边框。看起来有一轮淡淡的金，却很柔和。我亲自下厨做饭给她吃，很快地我便觉得苦恼，病人的胃口出人意料的刁钻，仿佛是为了报复我。幸好的是，她眼里常有的凌厉的神情与锐气，忽在这段其间减少了许多，笑容里甚至有点纯真的意味。

她的病快好了的时候很想去吹风，而且坚决地要做在新买的自行车后座上。我由着她。一路上清风白云。出冬后的阳光通常是明媚的，没有一丝忧虑的气息，洒在草尖上，被露水反射出万簇金光，晒在身上也是暖洋洋的，让人困得睁不开眼睛。是好天气，风不大却柔和，空气里有股清爽的味道。拐弯的时候，她紧紧地抱着我的腰，让我不自觉的恍惚了一下，那种清酒的滋味又绕回了心头。

她坐在半山的草地上，头顶是没有一片白云的蓝天。就连头发也被风吹得散了，有了一些零乱，但还是很美丽的。那就是我的故事，很美丽的故事，像是童话，就差那么一个幸福的结局了。她的手中不知何时抓了一片叶子，很小心很小心地撕着，顺着叶脉，撕成一小片，一小片，然后再一片片撕得更小。我走过去，从她身后环住了她的肩，把她整个人揽进宽阔的怀中。她也就顺势倒了下来，头枕在我的肩上，几缕黑发扫上了我的脖子，痒痒的遐意。两个人就势在草地上滚了几下，她咯咯地笑了起来，手松开了，被禁锢得紧紧的碎叶片一下子全部乘风飞了开去，直向远方，天边。就仿佛是千只青色蝴蝶，呼拉拉，一大片，飞走了，奔向最自由的圣地。

那一刻，阳光灿烂，我只想，只想就这样一直和她在一起，一直到老。

我们去了海边，呵，女人总是认为看海是最浪漫的事情。我由着她。她站在那里，在一个浪与另一个浪之间。天空被夕阳照的通红透亮，，隐隐带着点金，带点橙，也带着点紫，温暖的环抱着整和海岸。海的蓝有点变了，成了那种在水色里加入墨水后的蓝，就连白色的浪看上去也添上了点嫣红。我在岩潭上烤着鱼，全然没有注意到潮开始涨了——即使涨，也涨不到这里来。——待回过神来，天已经全黑，墨蓝的海水夹着大浪向海边冲刺，哪里还有她的身影？我急起来，疯狂的不安霸占了全部的神经，我是不能失去她的，是的，不能，绝对不可以。在我把整个岸滩找遍，准备跳下海寻找之际，却被躲在近岸处海水中的她拉住了衣尾，咯咯地笑。我一把抱住了她，也不管会不会吓到了她，我只是一把紧紧地抱着她。很久很久，两只纤细的手，犹豫着慢慢环住了我的腰。

那一刻，世界仿佛只剩下两人的安静。我甚至感到眼前的一切都是梦幻，转过脸去看，她的表情被黑夜掩护住了，我的左手覆盖上她的右手，轻轻包进掌心。一瞬间一切都坚定起来。

Chapter:5

五、逝

一星期后，她的病好了。只是她看上去更为衰弱——本就不是可以经受得了的身体呢。窗前看到儿童公园里的几棵越南无忧树，她说就好像很多年前她在孤儿院的园子一样。藤做的摇椅，千秋似的一荡一荡。——和她在一起的这段日子，应该算是我生命里最美好的时光。

从父亲死后，我的生活就浸入了沉默的森林，她的出现，从密密厚厚的树阴间透过缕缕阳光。幸福啊，我真的可以抓住它吗？它不再是我恐惧的阴霾吗？

经过几个月的风雪，天放晴了，她说。是的，阳光回来了。晚上，她站在床前，把窗帘刷的一声拉开，回过头来，却是欣喜的样子。

在都市住久了的人都忘了还有月光，以及群星闪烁，连漂浮在青空中的冷冷的月影，都忘了其实她原来是如此的明亮，披着银白光洁的衣衫，宛如虚实莫测的贵妇人的微笑般的明亮的月光。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啊，我一直沉浸在失去父亲的悲痛中。

“月亮的脸晴了，和太阳一样，加持。”

那夜，一室清辉。

我终于决定试着看定她。真的，只差这样一个结局，幸福就是唾手可得的。过去的那些错误，可笑的傻事，在一瞬间，我以为她原谅了我。心中满扑扑地盛了对未来的期望。

……………………………………

……………………………………

“哦？你是说她呀，她到德国去了，你不知道吗？”猛地，一阵心惊。为什么去那个国家，你不是喜欢这里吗？

“你不打算告诉我她的地址或者电话什么吗？”她的朋友中我只认识眼前这一个，我点

着一支烟，极力不让目光和眼前的这个女人对撞。

“你打算要吗？”她转身摆弄那些个烧瓶，视我如无物。我却感到她的目光在上下扫视着我。我猛地吸了一口烟，一大口，屏住气，把烟全部吞了下去。一次一次。竟然，竟然都没有说过。

“她几个月前参加了 NERV 的特殊培训，为的就是要去德国。”冷冷的声音从实验台边传来。“你不难过吗？”这次是凌厉的视线，从铁架台后射过来。

“我？无所谓。”我扔掉烟头。已经太多次，是的，我早久已经无所谓了。今天也好，明天也好，在地球的某个地方总有分离的存在，只是我感觉不到罢了，就算是在这一瞬间，说不定也有人象我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谓的“永恒”，几乎可以算是一种奇迹了吧，是无数的偶然重叠的结果，是不是？

“那么，明天会是谁住进你的小屋？”镜片上反出冷光。

“暂时不想考虑这个问题。”我踩灭余烬，“再见。”

妈的!!!一拳打在走廊的墙上，顿时半边手麻痹了，隐隐的，疼感传来了，在什么地方，愈来愈烈，愈来愈如刀刚刚割过一般。在哪里？那个比手更痛的地方？ 一瞬间，我想哭。酸酸麻麻的刺痛从心口爬上来，像虫子，像毒蛇，从心口，到头顶，再到四肢，灌进了水银一样的沉重。走出研究所的大门，头顶的阳光刺得两眼发胀。

我靠倒在对面的电线杆上，酸软的四肢站不稳也抓不住，我下意识地抬手遮住眼镜。

“你还是难过了。”高跟鞋的声音由远及近。

我沉默了。我已经无心再还嘴了。

“随你的便吧。人有时候不说谎就是活不下去。这是她的地址和电话。真不明白你怎么会和她这种人住在一起。”

律子，不光是你，就连我，甚至是她，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的理由，是谁也不会懂的……

我伸手掏烟，从口袋里滑出一张便条纸，落在地上，隐约可以看到上面有数字，然后，疾疾地被风吹走了……

后记：Disappearance

——逝 by：次零·核

可能，我写这篇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曾经想过，这世界上还有没有那个东西存在。

虽然很迷茫，但是我也一直在搜索，没有放弃过。

看到了村山庆太郎的[三个EVA的孩子]后，我感觉到了，[或许就在那里吧……]

毫不迟疑的寻找 EVA

后来，总算找到了。

看到零说要保护真嗣时，开始有了一个预感……

果然，那个东西出现了。

零的微笑

纯洁的微笑

[是纯洁的呀……]后来我意识了到这点，竟然高兴了一整天。

因为我是一个阴谋论的支持者，不相信有单纯的东西。

这次让我看到了零纯洁的微笑。

从此以后，我尽力想把这种纯洁的东西一次又一次的发掘出来。因为我已经相信有这种东西存在了。

这里，[Disappearance——逝]又让我感受到了那种纯的东西（虽然是我不怎么深入过的美里和加持的故事，但相信感觉的事是可以相通的）。

我们不必为了故事的突然终止而觉得意尤未尽。这个结局本身是完美的。这里加持的理想和美里的完全不同，从本质上，两人的最后结局被认为是悲剧，是完全符合个性的设定（原谅使用"设定"这个词，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加持幼年失去双亲，饱尝了孤独的滋味，在潜意识中极度渴望安定的生活。而美里对幸福的理解与加持不同，她不想任何人对她造成羁绊之类的吧。这里我也猜不透美里真正的想法。她就像一个不可琢磨的天使突然降临在加持的生命中，给他希望，让他迷失，然后，残酷的走开。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难以理解的天使。不过这样一来，这个故事就符合了浪漫主义的法规，制造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梦想，就是那朵人人梦中那朵可望而不可及的蓝色的花。那就是我一直在搜索的东西。

加上作者让人目眩的华丽文字，将人物的心理通过动作细腻地描写出来，一切都趋近于唯美的风格，终于让这篇中篇成了这类风格同人小说中的极品（个人意见）。

这就给了一个问题：同人小说该怎么写？是完全遵照原著中的设定，还是要有自己的创

新？两方面目前看起来都有很大的潜力可挖。遵照原著的，最近I SHINJI 君转贴的那篇就是一个极品中的上品（强烈推荐）；创新的，又有两方面的创新。心理和剧情。心理的创新，在下研究甚少，不敢胡言。私下认为，适当的改动一点就好了。太多，会让人不知是在看什么的同人小说。剧情的创新，又是一个头痛的问题，而且，到目前为止，主要人物的同人已经有很多了，再重复下去，会和垃圾划上等号（还好，目前还没有听到这个说法），所以同人的范围是不是要求向非主要人物过渡呢？在下实在很不愿意出现这个现象。因为，这就是代表EVA 的生命力已经开始消失了。一个EVA 的忠实FANS 怎么会忍心看到这种结果？！所以，我提出一个观点：EVA 的第二次冲击！即，完成一部伟大的同人小说，以此将EVA 的生命延续下去！！

但是，这有很大的阻力在内。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致命的。写同人的当中，是职业作家的太少（我看就是没有），各方面都不能和职业的作家相比，所以，一个人完成一部高水准的同人小说可以说是不可能的。